

848  
119.0  
2

書叢及普

# 黃土泥

老向著

人間書屋



3 2168 0583 2

## 孫序

王向辰兄是一位老作家，近十年來在各刊物上發表許多文藝作品，是讀者的熟人，不用我來特別介紹，不過有些話，也應當在此地說一說。

他是河北省東鹿縣人。東鹿雖然久已被人稱作「金東鹿」，似乎這一縣在河北全省中，可以算是一個較為富足的縣。但是可惜東鹿之所謂金，並不被描寫於老百姓，而專是描寫作官階級的人。因為東鹿人喜訟而不健訟，作官於此邑者，就藉此吮吸民脂民膏。於是東鹿之金，遂盡被作官者搜括而去。這是老話，現在想未必如此了吧。向辰兄是東鹿縣的鄉下人，從小時候，就住在鄉間，所以對於民間的疾苦，知道的清清楚楚。這可以在他早年發表的作品中看出來的。

最近三年，他又加入平民教育會，作深入民間的工作。他的工作地點，就是定縣西平朱谷村。這個村子是平教會許多村工作中之一個村。向辰兄本是鄉下人，恰巧又來鄉間工作，當然要有許多可以寫作的材料，波動了他的靈感。

河北省近年來隨着全國農村破產的潮流，同樣的破產，他住在這個小村子中，天天與許多老鄉民接觸，所感甚多，所以在工作之暇，又寫了許多刻畫民間生活的作品，在那風行一時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上，隨時有他的作品，十分受讀者的歡迎。

最近許多朋友勸他把這些作品彙印成單行本，與已發表的庶務日記先後獻給愛好他的作品的同志。於是他從許多篇中選出這些篇來，印成一個小冊子，名爲「黃土泥」。在量的方面並不算怎麼多；可是，在質的方面，卻極爲精純。讀者看了黃土泥這三個字，似乎可以不必開卷，即可想到書中的內容，是描寫的土房土地與土人物。

「谷風」與幾篇末尾所記的「谷中」之「谷」字，就指的西平朱谷。這個村子在定縣城南，出城約八里地。據父老的傳說，從南門到西平朱谷的途中，有一個地方，就是當年作陋室銘的劉禹錫先生的住家，這個古蹟今已不易搜尋，但是陋室，則到處都有。西平朱谷村西口外有一座古墓，據說是北魏時代拓拔氏之墓，究竟屬於拓拔氏甚麼人，或是否屬於拓拔氏，今亦皆不可考，不過是一座荒荒涼涼的古墓，算是本村之一景，隨時供村人的登臨遠眺而已。

黃土泥中的各篇文章，大半是寫於西平朱谷村中的，所以他要說谷風和谷中。讀者乍一

看到谷字，就可以聯想到三百篇詩中出於幽谷遷於喬木的幽谷；同時更可以聯想到最好是出幽谷遷喬木，切不可下喬木入幽谷。這兩種想法，不能說是沒有片面的理由。不過中華民國到了今日，最好還是有許多人去下幽谷，作那深入民間的工作，不必想遷喬木，到大都市中去享受現代文明的一切物質。因此向辰兄之入西平朱谷而多寫谷中的生活情形，確是值得贊許的盛事。盼望尚未入幽谷的人，看了黃土泥，最好也下一下幽谷，看一看民間的實際情形是怎麼樣。佛經上所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耐人尋味的一句名言，何況所謂谷中，還不是地獄呢！

「谷風」這一篇，就是向辰兄第一日入谷的素描，試讀文中所記途中人與車三次顛覆，可知道路之崎嶇。既到村中的工作處，口渴求茶水不可得，只好等吃飯時先一口氣喝兩大碗小米粥；所謂吃飯，可以一連五天只有一碟拌豆腐，可知深入民間生活之艱難。他入谷之日，是九月十九，正在仲秋；而住室之中蒼蠅仍大肆猖獗；入夜除蒼蠅外，面前還可以有一隊小蜘蛛五六十頭，源源而來，可知村工作居處情形之一斑。

「村聲」是描寫村中的聲音，這裏所說的，不在於描寫其熱鬧情形，如描寫都市中汽車電車人力車；乃是描寫村中過於清冷，過於寂寞了，隨時盼望有一些聲音來打破了村中的清

冷與寂寞，好比莊子所說，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的意思。因此在夜間雄雞隨時的叫；梟鳥偶然的長嘯，與羣犬的狂吠，都可以打破「打夜作」的人們深夜的無聊。至於早晨除去雞鳴而外，首先就有「蓬蓬蓬」打破皮鼓賣豆腐的人。而賣燒餅麻糖者之打小銅鑼，可以整天的打著。甚而至於村婦罵街，或小孩子在街上偶然的大喊一聲，都可以惹許多人跑到門外去看。寂寞而求安慰，至此算是登峯造極了。

「掃帚」描寫農村秋後的掃帚草，滿田滿野，紅紫萬千。據向辰兄說，其景色不比紅葉差多少。他更說，在秋高氣爽之日，喜歡到山裏欣賞霜葉的人們，大可以到農村看一看掃帚的奇景。這種寫法又幽默又尖酸。

「糶米」描寫村婦糶米的小氣與貧氣。在城內糧市上整日徘徊，受盡米經紀的挪揄，才糶了二升帶砂子的粗小米回了家。但這並不算是可憐，因為在她的歸途中，還有許多挾着空口袋回家的人呢！

「柳芽兒和榆錢兒」描寫春天村女三五成羣，上樹採取柳芽兒與榆葉以便賣錢的情形。據向辰兄說，很想到北平或南京去對那些貴人們宣傳一下柳芽兒與榆葉之富於生命素，他們要是肯把這兩種野味代替了海參和魚翅去宴客，客人也許以無此野味為憾了。但是也幸而他

們沒把這兩種東西看成和鱒魚葷羹一樣，不然這兩種東西怎能留在鄉下，使我們還有一嘗的福氣呢！他這類的話，雖尖酸，卻不刻薄。

「鄉下人的春天」描寫鄉間的春天，春風陣陣從四鄰吹來，但是無花香，只有糞味。鄉下人用糞施肥，認為糞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用手捧它，用腳踏它的親近糞味。在鄉間偶然有一樹桃花擺在古墓蒼柏間也很值得游人的欣賞；但是鄉下人精疲力盡，竟至於對桃花熟視而無覩。

「村兒轅學記」這一篇看起來好像是一篇幽默的文字，讓人隨看隨笑，以致於看完還可以笑不可仰。其實這一篇在表面上是幽默，其內容則實實在在的包含着一個絕大的問題，即在大城市裏住洋房，坐沙發，手執自來水筆編的教科書，並不能在鄉間小學來應用。恰巧我們中國又特別是農村多於都市的國家。編小學教科書的人，若是忘掉了鄉村而專顧到都市，固然不對；可是根本就不懂民間，偏要編全國各地通用的教科書，也是不對。因為這種教科書除大都市外，便不能通用於各地了。鄉間那有穿皮鞋，旗袍兒，剪了頭髮的媽媽？那有戴眼鏡兒，分着頭髮的爸爸？更那有用左手搖紡車紡線的人，與拿着鞭子站在外手兒的趕車的人呢？

向辰兄最近有一篇「語文教學」的論文，登在民間半月刊二卷二十期上，其第四項論到「國語選材之標準」，也曾說到教科書中，要是擺上些「吃茶吃糖」喝牛奶「豬肉水果」分髮皮鞋「翻領西服」……類的材料，是不合於農村實際情形的。

「換一換年頭兒吧！」描寫鄉間白菜遭了蟲災的時候；麥子起了黃疸病的時候；趙家二十七歲大姑娘嫁了一個十四歲的啞吧，等過了兩年啞吧病死，趙家姑娘要尋短見的時候；老村長被官兵無理的刺死的時候，大家都這樣的說「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

又描寫七十多歲的老公母倆，無兒無女，專靠着老頭子賣燒餅度日，姪女婿看着太可憐了，給了老頭子一角錢，老頭子換了五十個銅元，放在炕蓆底下，預備天熱時纔一條單褲。不料過了三天一檢查，少了三大枚，老頭子疑心老婆子偷去了，就打了她兩個嘴巴，她跑到十字街去痛哭，訴委屈，等了一會兒老頭子也嗚嗚的哭來說，那三大枚又找着了，於是在這雙老夫婦的鬧爭裏，勸解的人都說「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

向辰兄的這一篇，簡直是對於民衆痛苦的一種大聲疾呼，對於秉國鈞者垂泣涕而道！

「吾民其爲毛人乎？」描寫因爲改新秤，鹽的量減了一兩有六；而每斤的售價，卻漲至銅元五十四枚。村夫一天的工資，不過八枚；村婦賣一雞之價，也不過一角錢。因此農民遂



不得不刮取硝鹽；但是私鹽有罰；若不食鹽，據說全身可以生毛。向辰兄遂想到既不吃鹽，又可生毛，如此既可免鹽官之剝，又有寒衣之備，二利兼收，於是「吾民其爲毛人乎？」的呼聲，遂脫口而出。

這本黃土泥付印之前，向辰兄曾把全稿送給我看，並且要我替寫一篇序。我與向辰兄彼此都是作民間工作的人，因此我對於他所說的更特別感到親切。於是在看「黃土泥」的全稿時，對於前述的這幾篇，心中便有了這些要說的話。現在寫了出來，只能算是對於讀者的一點紹介；並不能算是序。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孫伏園於定縣



## 自序

「滿身的黃土泥，滿頭的螞蚱籽兒。」這是城市人挖苦鄉下人的話。

記得剛到北京去上學，有一天立在操場，呆呆的看着別的同學們打球。忽然間學監要責弄他的眼力，指着我向大家說。「一瞧就曉得他是從鄉下來的，你們看他布鞋，布襪子。」

一位同學立刻俏皮了一句「滿身的黃土泥……」

「黃土泥」這是多麼難堪的字樣啊！經過師長和同學們這樣嘲笑以後，我着實的「自慚形穢」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極力的設法洗刷自己的黃土泥。布鞋布襪當然早已脫掉，頭髮也漸次的由短而長了。先前是，不愛說的話就不說，不愛理的人就不理，慢慢變得強說着不愛說的話，強理着不愛理的人；從前脫口而出的率真語，反而必須在喉嚨裏濾過一遍才肯吐出來。

然而野性難馴，偶一不慎，還不免露出鄉下人的本色來，惹人恥笑。有一次，我當着許多城市中的同學們說，我還不曾聽過梅蘭芳的戲，被一位朋友正心誠意的忠告我說：「你即

使真沒有聽過名角的戲，在大庭廣衆之中也不應該說出來。那，顯着多麼土氣！」這真使我覺得自己太不行了。我怎麼就不會「啥大說啥，見了駱駝不說馬大」呢？我要努力學習着不土氣，努力洗脫着黃土泥。真是練啥有啥，未及三年，多少也算有所成就。例如在飯堂裏擦筷子，罵廚子，城市的同學們慣會這一手兒，我也學會了這一手兒。總之，脾氣日以大，身手日以懶。不如此，怎樣可以表示「不土氣」？

自己身上的黃土泥越來越少，自然覺着別人身上的黃土泥太多了。一遇到假期，我慢慢的不情願再回到故鄉去。那些土頭土腦的街坊，土汗土臭，令人不可嚮邇；談起話來，土音土調，土字土詞，實在土得不堪。相見之下，不論早晚，總先問你一句「吃了？」此外便也別無他語。實在必須扳談的時候，他便一定會問你幾時可以畢業，那年可以出官。有一次，我又偶一不慎，老實告訴他們說，我念書爲得明理，並不爲作官。恰巧這話被一位長輩聽了，叫到我一邊兒去，拉長了面孔訓戒我說：「對鄉下人說話，總不妨是『雷聲大雨點兒小』啊。京腔不可不撇，架子不能不擺，不然，人家會說你土氣，說你村俗，說你白上了學。」我本來不情願接近那些滿身黃土泥的鄉下人，而況又有「土氣」問題夾在裏邊，自然就更不情願了。

剪斷截說吧，城市人既以黃土泥爲愚蠢的象徵，鄉下人也以不土氣爲無上的光榮。師長的教導，社會的陶冶，都在使我不能不以洗刷黃土泥爲人生第一大事。於是爲了表示不會沾着黃土泥而賞月，而看花，而登山，而喝酒，而打牌，而酬應，而說謊，而贊嘆，而議論，而愛國，而憤慨，而說現成話，而是己非人，而裝扮鬼臉，而違心所欲，而將無作有，而以虛爲實；甚至於投考大學，參加革命，也無非以「免於土氣，洗掉黃泥」爲基本哲學。這樣精心圖治了十幾年，總該不土氣了吧？誰知而竟不然。

莫非真是天定勝人，天生的美，再也不會醜；天生的俗，再也不能雅？我是天生的鄉下人，彷彿連靈魂都包着一層黃土泥，任憑怎樣洗，再也不會洗去根兒。白天不土氣了，夜裏作夢也還是土氣的。坐着不土氣了，立着也還是土氣的。甚而至於同一觀感，土氣與不土氣糅在一起，同時各佔一半。例如在公園裏，在遊戲場，總以爲因風縱香的是那些紅紅綠綠的衣服，衣服以內還不免是糞臭一般的軀殼。眼裏看見對門兒軍長公館的汽車，一排幾十輛；同時也看見東鄰家瞎三拄着明杖在汽車夾縫裏閃躲着。聽見堂皇富麗的大禮堂中的音樂，同時也聽見乞兒的打磚叫街。看了馬路上綁赴刑場的囚犯，總以爲也許是自己的五親六眷，鄰里街坊。這樣近於看花揮淚的殺風景的土氣思想，偏偏是源源而來。多年的努力洗脫黃土

泥，最初也未嘗不是有樂無苦，自鳴得意；繼而便苦樂參半了，終而至於有苦無樂。例如每逢於酬應場中歸來，沒有一次不是深覺無味，嘆爲不值的。漸次覺悟到以前所努力的，無非是喪失故我，更趨庸俗。「土氣」只是不文罷了，庸俗則令人難堪。於是，身上不會洗掉的黃土泥根，又潛長滋蔓起來了。

自服務於定縣平教會，再回民間，日日在黃土泥中求生活。大風一起，塵沙蔽天，耳目口鼻盡被黃土泥封鎖起來。照道理講，應該更痛恨「黃土泥」了，誰知又竟不然，偏偏是日漸發見黃土泥的高貴。沒有黃土泥燒成磚瓦，城市的高樓大廈怎能造得起？沒有黃土泥生長百穀，城市中那些官吏，學者，以及專說俏皮話的人們將怎樣生活？給官家修路的是誰？納稅的是誰？作衛士的又是誰？還不都是那些滿身黃土泥的百姓？「黃土泥」又何負於城市中人？想到這裏，覺得十幾年中努力的洗脫「黃土泥」，真真是白費力氣，誤入歧途。和那些土頭土腦的鄉下人比起來，才真真的「自慚形穢」，自悔太不土氣呢！

在定縣不覺已有三年了。工作之餘，喜歡弄弄筆墨，寫寫短文。然而三年之久，也不過寫成三五十篇，其收穫之可憐，也就算到了家。其中多半都是從黃土泥中發掘出來的東西。有的是貢獻人們一些褻褻，有的也好像是向大家撒一把痰。人間書屋主人陶公，似乎不嫌

藜藿，偏愛蒺藜，於是黃土泥這本雜集便印成功了。皇天見憐，如能多得一些空閒，也許還能貢獻一些稻粱黍麥，少撓一些秕糠，以答謝不嫌土氣的讀者。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老向於定縣景慧中學

848  
119.0

# 黃土泥目錄

村兒輟學記	.....	一
吾民其爲毛人乎	.....	一〇
糴米	.....	三
換一換年頭吧	.....	六
斗行	.....	三
柳芽兒和榆錢兒	.....	三
鄉下人的春天	.....	六
村聲	.....	三
論官令打井	.....	三
谷風	.....	完
抽水機	.....	畢



3 0526 6970 6

黃土泥目錄



吾不如老農	五六
偷龍王	六一
糖瓜祭灶	六六
掃帚	七三
定縣的平民教育	七六
孫伏園先生	九一
荷包裏	一〇〇
逮走	一〇三
郊外窺井記	一〇七
故都黎明的一條胡同兒裏	一一三
女房東	一二九
一日之內	一三四
背運的連鎖	一三三
尊僞論	一四一

村婦罵街賦	一四七
鼠竊橫行	一五三
理髮救國論	一六一
國故考證拾遺	一六六
聊復爾爾序	一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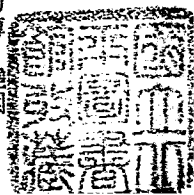
## 村兒輟學記

本來一個鄉下孩子，要長到八九歲，春天會拔苗兒，夏季能耨草，蓋房搬得動磚，澆園開得了畦，做活已經頂大半個人了，誰家還願意讓他去上學？可是城裏的告示，六歲的孩子要不入學讀書，他的大人就不得不去坐監獄。村兒就是被這種罰規逼到學校裏去的一個。

村兒第一天上學，帶回家去了八種書。他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都圍上來，看那書上的插圖。他們一邊看，一邊不住的贊歎。他祖父說：『以前的四書五經，哪有這麼多的五彩畫兒？』

『這上邊畫的人們，都不是中國的。』村兒的父親忽然驚訝了，他說：『你們細看，書上的大人孩子，服裝都不跟咱們這裏人一樣兒。這是皮鞋，這是洋服，這叫打狗棍兒，倒很像城裏十字街上那位佈道的老洋鬼子那一套。』

『這個紡線的，也是個外國人。』村兒的祖母說，『咱們搖紡車用右手，她這是用左手。』



『要是那麼說，這個趕車的也不是中國人。你們看，中國趕車的，幾時拿着鞭子站在外手兒呢？』村兒的祖父這樣說。

『先生說，這八種書統共要一塊二毛錢。』村兒看見他們都高興了，才鼓着勇氣說了這麼一句。可是這一句話很像一個霹靂，把大家嚇得都愣住了。

他的祖母首先發話：『咱們給他們去上學，還要咱們買書？剛上學不到一天就花一塊多，這個書誰家念得起？我們就是半年不點燈，也省不出這麼些錢；要糶老玉米，至少得糶八斗。』

『按理說，一個初上學的孩子，有一本書念着，也就可以了。念完一本再買一本，不是正合適嗎？』村兒的祖父說。

『再說，這一張紙上，寫這麼三四個大字，怎麼能值這些錢？』村兒的祖母還接着她斷了的話頭兒說：『一本皇曆上有大字有小字，那麼密，才賣五個大銅板了。這怎麼能值一塊多？』

他們適才贊歎的那八種教科書，忽然都變成『苦悶的象徵』了，由喫晚飯那時候兒討論起，直到雞叫了兩遍，才決定這一次算是認了頭疼，把這筆書價，如數拿出；其中一部分，

是村兒的母親把賣了兩付耳環子的錢，拿出來湊足的。村兒的父親莊嚴的訓教村兒說：『你今年九歲，可不算小了。家裏不要你做莊稼活，要你去念書。可是憑咱這個家境，哪裏供給得起？你要不用心學出點兒能耐來，你對得起誰？』

別看村兒是個農家孩子，還是真有心眼兒，把他父親的話，一字不漏，都記在心裏了。第二天早晨，天剛一亮，村兒就去上學。校役輕輕的說：『九點鐘才上課，現在還不到五點半，你來得太早。先生正睡黎明覺，教室門也不開，你快回去吧！』村兒在院裏一看，同學們一個還沒有來；再隔着窗子一聽，果然聽得先生正打鼾聲。他圍着教室繞了一匝，看見無門可入，只得又跑回家去。

村兒的祖父正在打掃院子，忽然看見村兒跑回來，把掃帚一摔，罵起來：『天生的拉鋸把子的材料兒，剛上學第二天就逃學！』村兒正要分辯，他母親過來批了他個大嘴巴，立逼着他去抱柴燒火，幫着作飯。不用說，大人們的憤怒，都關聯着那一塊多錢的書價。

早餐喫過了，村兒又去上學。先生已經立在講台上訓話，題目是『好學生不遲到』。訓話之後，接着講了一段故事：一個小仙人，拿着一口袋金子，在路上等着那上學最早的孩子。村兒聽了，覺得『小仙人』，『金子』都怪好聽的；可是他怎麼也想不明白『最早』是什麼

意思。

下午三點半鐘，村兒的父親剛睡醒午覺，要到地裏去工作，村兒的學校已經放了學。幸而他父親看見別的孩子們也回了家，又看見先生也提着打狗棍兒出來散步，才沒有疑惑村兒又逃學。不過，心裏一勁兒的念叨：『洋學堂，洋辦法。』

村兒上學六天了。依着預定的程序，先生已經教完了國語第一課，課文是『這是媽媽』。村兒可不能說不用功，每天下午放了學，自己在家裏溫課，一遍接一遍的念『這是媽媽』。一直念到天黑。他用左手按着書，右手指着字，認真的念誦，好像一不留神，書上的字就會飛了。

可是每逢他念一遍『這是媽媽』，他母親心裏就受一次震動。這一天，他母親再也忍不住了，把書一下子奪過去，說：『我看，哪是你的媽媽？』村兒還以為母親是誠意的請教，趕緊指着書說：『這穿着皮鞋，旗袍兒，剪了頭髮的是媽媽。』他母親一看，哇的一聲，號啕大哭，村兒的祖父，祖母，和父親都吃了一驚，以為她中了什麼邪症。可是問她，她又說，只是哭。後來逼急了她，她才說：『村兒哪裏來的這麼一位妖精媽媽？』

現在大家知道了，知道她是懷疑那句國語。村兒的父親趕緊說：『這到底是誰的媽媽，

明天讓村兒去問問先生，也許是先生的媽媽。」

第二天早晨，天還不亮，村兒的母親就叫起村兒來，讓他到學校去，把她思索了一夜也沒有解決的問題去問先生。村兒走到學校裏，才知道這一天是星期日，不上課，先生在頭天晚上喝醉了酒，現在正睡得香甜呢。村兒只得把實情告訴母親，他母親狠狠的咒罵了一句：

『該死的星期日！』

到了星期一，在週會的時間，先生和顏悅色的說：『求學必須好問。誰有不明白的問題，都要隨時提出來問，在學校，問先生；在家裏，問父母。』他的話剛說完，村兒站起來說：『國語上「這是媽媽」，到底是誰的媽媽呀？』先生一聽，態度更和藹了，說：『誰念這本書，就是誰的媽媽。明白了嗎？』

『不明白。』村兒說。這句話使先生的臉微微的紅了。然而先生還是很和氣，說：『你怎麼不明白？』

『二禿子也念了這一句；他媽就不是這個樣兒。』村兒說。

『二禿子他媽是個癢胳膊，獨眼兒龍。』小林說。

『那，你媽早死了。』二禿子反駁小林說。

『不許亂嚷！』先生用教鞭一敲黑板，『今天教第二課：「這是爸爸。」你們看，這戴眼鏡兒的，分着頭髮，這是爸爸。』

到了下午放學以後，村兒的母親還惦記着問那妖精女人是誰；一聽村兒正念『這是爸爸』，深怕丈夫也懷疑自己另給村兒找了爸爸，沒有敢再認真的追問。她只是不明白：『憑空的給人家添許多爸爸媽媽，這叫什麼書？』

過了幾天，村兒又學了新句子：『老牛燒火，大馬喫麵。』他半天念了六千多遍，但是總覺得這種事情有點兒奇怪。他想，自己家裏有牛也有馬，自己常牽着牠們到山上去喫草，一次也沒見過大馬喫麵，又華知道老牛也不會燒火。那麼，書上的話，還會錯誤麼？他不能解答。他謹遵師命，去問他的父親。他父親說：『我在城裏看過一次外國馬戲，馬會敲鐘，也會放槍。書上說的也許是馬戲班子裏的牛馬。』

但是村兒的祖母反對他父親的說法。她說：『這牛，一定是牛魔王；馬，一定是大馬精。你們看，這不是都穿上人的衣服了？就是頭面還沒有改變成人形。單是要改變這一顆頭，至少也得修行五百年呢。』緊接着，這位老太太演說了一段呼風喚雨，使鬼役神的故事。結果是，村兒睡到半夜裏，被一隻有翅膀的狼怪抓到半天空去，嚇得哭起來。



到了第二天，村兒問先生：『這會燒火的老牛，穿着洋服，是不是外國牛？』  
先生聽了，笑了笑，說：『你是個實心的孩子！這書上說的是假話，不是真有老牛老馬會燒火喫麵。』

村兒對於先生這個答覆，感到無窮的快樂。他對於書上的『喫麵包，喝牛奶，逛公園，拍皮球』，種種從來不曾看見過的事情，老早就很懷疑；現在，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書上說的都是『假話』。

這一天，村兒他們要表演國語課本上的『茶話會』，大家說好了，一人攤兩毛錢，好到城裏去買橘子蘋果和可可糖。村兒平常要買一張寫字紙，就得惹得他祖母嘆半天『念書是傾家破產』。所以他知道要錢買零食，一定要挨打。可是書上所說的茶話會的熱鬧，對村兒有一種特別的引誘力。他不得不另出奇計去籌集會款。於是，他母親新折賣了兩件首飾，預備買白菜籽兒的錢，被村兒襲取了。

村兒的祖父，早就有慢性的肺癆病，整天家不是咳嗽，就是喘。他不曉得聽誰說，橘皮可以治痰喘，回到家裏直念叨：『橘皮什麼樣兒？在哪兒去找橘皮呢？』村兒覺得這是個討好祖父的機會，趕緊說：『我們去買橘子去了。』

『你們買橘子？』他的祖父問，『你們買橘子幹什麼？』

『我們要開茶話會。』村兒說。

『什麼叫茶話會？』村兒的祖母說。

『這是書上學來的，就是大家湊到一塊兒喫東西，喝茶。』村兒說。

『這也不知道算是什麼書，不是說狗話，就是講喫的，再不就是講玩兒。怪不得孩子們一上學，就又饑又懶呢。』村兒的祖母說。

『可是講喫，也是講外國的。上邊光景沒有「棒子麵窩窩」，也沒有「小葱兒拌豆腐」。』

村兒的祖父說。

『村兒想着，給你爺爺帶幾塊橘子皮回來。』村兒的母親說。

『你們買橘子，哪兒來的錢呢？』村兒的父親說。

『錢是，是先生……』村兒這句謊話還沒編成，忽然他的東鄰家二禿子哭起來了，二禿子的父親大聲的罵他：『我們一家七八口，連點兒鹽都買不起，你倒有錢買什麼糖……』

緊接着西鄰家，小林的叔叔也嚷起來：『我從肋條上脫下來的錢，給你買書，爲的你學好；我沒有錢供給你買零嘴喫。誰要你們開會，你就問誰去要錢。』

事情是完全揭穿了。村兒的父親，照着村兒一脚踢去，幸而被一張桌子隔住了，僅止把桌子踢翻，摔碎了六隻飯碗。依他祖父的意思，覺得不要村兒再上學，也許好些。不過他祖母怕兒子真個要去坐監獄，好說歹說，說了半天，大家才同意，准他再去試幾天。

受了這次嚴重的屈辱，村兒發誓要努力求學，發誓要恢復個人在家庭中的名譽。他每天下午三點鐘回了家，一聲不懈的直念到天黑。然而他沒想到自己的念書命運，被他念的教科書支配着。

村兒的祖母，總覺得兒子自從娶妻生子以來，慢慢的和自己不一氣了。由這失掉兒子的一點悲哀推演下去，她明白的看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低落得可憐了。可巧她又聽村兒這幾天念的句子是：『我家裏有爸爸，有媽媽，有弟弟，有妹妹。』而並沒有提到『有祖父，有祖母。』這位老太太可真急了，大喊着：『這家是你們的了，沒有我的份兒！』她幾乎要氣瘋了。她拾起一塊半截磚來，把一隻鐵鍋砸了個稀胡腦兒爛。

『媽媽不必生氣！』村兒的父親說，『這樣兒的書，我們決計不再讓村兒念了。我情願到城裏去打官司！』

果然，在第二天，村兒的父親辭退了一個短工；學校裏，先生給村兒記上缺席。

## 吾民其爲毛人乎

村中老頭兒們嘗談：『斤鹽如超過京錢百文之價，則官逼民反，天下大亂！』尋釋斯言，意義有二：蓋一則以懼，懼其反時生靈塗炭；一則以喜，喜其亂後鹽價得平也。夫京錢百文，合孔方銅錢五十之數，當十銅元僅五枚也。今則鹽官巧思，『藉改用新衡之名，行增加鹽稅之實』，以量減一兩有六之新秤，每斤且漲至銅元五十四枚，合京錢千文而有奇。村夫一日之工資，銅元不過八枚；猶是有行無市，閉入成羣。村婦一雞之價格，銀元僅值一角；尚須輸入城市，售諸朱門。村民購買之力究餘幾何，鹽官未暇計及也。哎噫！欲期天下之不亂，恐似緣木而求魚。然而吾民實未嘗有謀反之心，因吾民已煉就避鹽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甘於食淡。』

商人之格言：一則曰『和爲貴』，再則曰『和氣生財』；惟鹽店夥友，不足以語此，以其權操專賣，無所待於謙抑之態度，和婉之語言也。姑捨其慷慨之神色與夫價昂而秤低不具論；只就其潑穢水於鹽包之上，混泥沙於鹽包之中，亦足徵其爲天之驕商；令人於豔羨之

餘，不禁喟然歎曰：『富國利民之豪商，固當如是也！』原夫鹽商之意識，與鹽官同，皆以爲鹽乃人人日用所必需，我不求賣，而彼且不能不求買。但以今日村民之情況察之，則實行減鹽政策者，比戶皆然；三月不知鹽味者，亦已十之五六。準斯以論，鹽店之門可羅雀，指日可期！

吾村之北，濱河地帶，號稱鹹地。風吹日蒸，硝鹽上浮；刮去硝鹽，始堪種植。然硝鹽，私鹽也。鹽務緝私，網羅密布。村民難得半斗紅粟，被誣私鹽偷運，因而毒打之後繼以苛罰者，數見不鮮。倘有敢至鹹地掬一掬之土者，勢必被罪鹽梟，死無葬所。是以村民寧甘淡食半載，未肯輕嘗澀苦之滷汁。貨任其棄於地也，而寸草又不能穫；然田賦不減，捐差如故。吾民何所怨？『不怨天，不尤人』，惟歎一己之命運不濟耳！

夫酸甜苦辣鹹，將以調味也；而必也待乎有味可調。今則家無瓶粟之儲，野絕蔬菜之根，空口食鹽，又豈能堪？且也，五味並稱，而鹽獨有稅；無已，吾血盡髓乾之村民，其將捨鹹而取辣乎！古有無鹽之邑，疑卽邑民嗜淡，盧相遇生不食鹽，載在簡冊；安在鹽之爲人日用所必需耶？獨懼食辣以後，鹽官從而改置辣官，徵索辣稅，設辣椒關卡，編練辣椒緝私隊，私種辣椒與私種鴉片者同罰。然則吾民其五味減二，易辣以苦可也。村中之苦水井，

恐有水涸之患矣？

淮南子曰：『鹽汗交流，喘息薄喉。』注云『汗鹹如鹽，故曰鹽汗。』吾民其願爲軍隊之伙子，官吏之僕廝，日夜奔走，往來供應，以期汗流浹背，藉給吸吮乎！當『鋤禾日當午』之時，須慎防『汗滴禾下土』也。鹽官倘能置大鍋爐，蒸民其中，則不難揮汗成雨，藉煮爲鹽；是亦涓涓歸公，制止私汗之一法也。或曰，淚稱辛酸，亦堪調味，吾民其和淚以食！

據聞古時驛制，明駝傳郵。遇有十萬火急之軍情大事，則刺駝之腹，納鹽其中，駝觸奇痛，勢必狂奔，千里之遙，一日可至。然吾民卽幸而爲駝，今日之軍情大事已廢駝而用電報矣。納鹽於腹，終不可得！又聞樹鹽生於木，蓬鹽生於草。然樹鹽之秧，天上有種；鹽草之籽，塵世不生；望梅終難止渴，畫餅不能充饑，吾民亦徒有聞名垂涎而已！

村中老太太們又說？『碩鼠食鹽，則纖毛盡脫，化而爲蝙蝠；人則適得其反，如不食鹽，則遍體生毛，狀如西藏之犛牛。』若然，則既免鹽官之剝，又有寒衣之備，二利得兼，吾民其爲毛人乎！

二十三年三月三日於定縣

## 糶米

農忙時期，鄉下婦女進城糶米來了；糶了米未必吃得飽，糶不了米就非得挨餓不可！

武士無時不表示着蠻氣，財主無處不表示着粗氣，至於糶米的鄉婦，卻無時無處不表示着小氣或貧氣。不必檢查她的腰包（她也沒有腰包可言），單是她的黃臉，灰唇，蓬髮，鶉衣和一雙凹下去的眼睛，不是已經充分的表現了她的購買力嗎？她一手拿着個粗布口袋，一手緊握着幾拾個銅板，在糧市上徘徊，觀望，好像一步走錯就會掉下深淵的神氣。那筐糶中的黃玉米，紅高粱，城市人們認爲只配作豬與牛的飼料的，在她這鄉婦的心目中，卻變成了不敢輕於嘗試的珍品！

也許想到家中老少正在專候自己糶了米下鍋吧，她仗着膽子走到一個糧攤子上去，到了米管籮那兒，抓起一把米來仔細看了看，又毫不經意的放下去，作出不甚中意的樣子，然後乘勢問一問價兒。那米經紀倒是真爽快，並不答覆她的問題，乾脆告訴她說：『不零賣！』她抬頭瞧了那米經紀一眼，想說什麼並不會說出來，悄悄的走了。

她走到另一個糧攤子附近去，同樣的先是徘徊與觀望。她決定前去問價之前，重新估計了一下自己的經濟狀況，真使她氣短；銅板上除了一層熱汗，數目還是那麼少！百無聊賴，她翻弄那『空空如也』的布口袋。空口袋裏她能翻出什麼來？在口袋底兒上她翻出一個不知何時被窮老鼠咬成的小洞來，立刻急了她滿頭冷汗；如果她適才要糴二升米裝進去，提到家，從這小洞裏得走漏多少！幸而她頭髻上有現成的針線，把小洞縫好了，才又去看米，問價兒。這一次，米經紀倒很和藹，規規矩矩的告訴她，上好的小米賣六角五分錢一斗；可是當米經紀立逼着問她要量幾斗幾石的時候兒，她仍舊不能不悄悄的離開那兒。

她知道在米經紀們正忙着伺候大買主的時間，喪謗自己這樣兒的顧客，並不是不合理；她只有坐在路旁樹蔭裏等待機會。許多來趕集的鄉民，大概也是因為買賣不順利吧，也都坐在路旁那兒閒拉刮兒。有一個忽然慨歎着說，他情願把一萬二千棵白薯秧兒賣一元錢，轉了半天也沒人要買，難道說大家就空着地不種什麼了？另一個說，這個年頭兒誰也不再情願種地，無論收多收少，反正必得賠本兒；去年總算是十成年景，可是被債主逼的，誰家不是把糧米賤賤的就賣出去了？及至青黃不接，米價漲了，人們又不能不再來糴米；糴米並不是什麼大丟臉的事，只是買米的錢太不易尋了！鄉婦聽了這些話，一聲也不響；一則她沒有說



話的氣力，二則她多方面的嘗試着謀掙錢而失敗了的事實，例如由棉花而紡成紗而織成一匹布也未必盈餘一角錢之類，她以爲人所共知的，無須乎再絮煩。她對於自己丈夫作着澆園那麼吃力的活兒，大包乾，給錢不管飯，一天四十個銅板那麼低的工價，還輕易尋不到僱主的苦處，也正不知道應該向什麼人申訴！

這時候兒，路上幢幢往來的人很多：有橫衝直撞的官兵，有衣冠楚楚的官吏，有裝模作樣的豪紳，有眼望天空的學子，還有腦滿腸肥的富商之流。他們面部的表情雖然不一樣，而對於路旁糴米的鄉婦卻都是『視而不見』的。在那焦急着的鄉婦看起來，這些人的肌肉那麼豐潤，鞋襪那麼整潔，神情那麼清閒，只有認爲那都是十世行善的果報，暗自欣羨。在這個飢飽分明的情況之下，如果要說鄉婦已經感悟到這些人都是吸吮自己的臭蟲而發生怨恨的話，那絕對的不正確！她決不會妄想過有一天可以度着『不勞而食』的日子；她只祈求着怎麼能湊夠一斗米的價錢就滿足了。糧攤子上那『一呀！二啦！……』的聲聲唱斗，使她的心情是那麼不得味兒，彷彿是正聽得她自己的孩子們張着黃口哭飢！

路旁許多叫賣零碎食物的小販，用鐵勺敲着鍋沿兒，用木杖打着案板，或用各種的聲調引誘顧客。那飢腸如焚的糴米鄉婦，卻耳無聞，目無睹，寂然無動於中，彷彿已經成佛作

祖。偶爾她的凡心一展，對那些黑燒餅、熱豆腐一類的東西瞅一眼，但是手中的銅板比老僧的念珠靈驗的多，只要一觸到它，她立刻便氣斂神凝，嚥一口唾沫了事。

好容易日落平西，糧攤子上那些大買主都散了，米經紀也坐在賬桌那兒去喫茶。鄉婦又一步一步的挨上來。餓是不容人使什麼志氣的，她還得用各種動人聽聞的說辭去哀告那米經紀！這一次，米經紀大發慈悲了，指着小米管籬說：『這一種便宜一分錢，算你六分四釐一升。量幾升？』其實所謂便宜一分錢的小米，熬稀粥不亂鍋，也不出數兒，又有砂子，並不合算；然而到底是可以少付一分錢呢，她有什麼力量拒絕採用低價的貨物？

爭多論少，費了好大的工夫，她終於把米量到口袋裏了。而偏偏在付價的時候兒，她又短一個大銅板。那米經紀氣憤憤的罵着：『你不是討飯的，我們也不是放糧的；講好了價錢又少給！要不怎麼不願意答理你們呢！』說着就要往回裏奪她的米口袋。她看着大勢不好，才又把死握在手心的一個大銅板拿出來。米經紀接過這一個銅板去，狠命的向錢管籬裏一擲，緊跟着猙獰的一笑。那鄉婦計劃了一天，要買一星星兒的鹹鹽帶回去，至此算是完全失望了。

然而無論如何，二升小米是糴到口袋裏了。在她的歸途上，那些紡賣線的同伴們，不是

都挾着空口袋回去嗎？

二十三年，七月，於定縣城集之日。

糧

米

## 換一換年頭吧

不是神人也該是聖人吧，對我們鄉下人傳授了這麼一句萬應真言：『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

故鄉一帶，在前年，梨樹掛的很少，白菜遭了蟲災，大家於震驚之餘，只好歸罪於『年頭兒』。食粗嚙糲，好容易掙扎到去年，大家真喜歡，五穀瓜果，沒有那一樣不是十成收。但是『以物易物』的時代到底是過去了，許多日用品，還得用『錢』買；地稅，也不許納兩擔西瓜；兵差，又不容繳幾筐白薯。他們把整車的農產物送到市上去，敢情發現了什麼東西都是賤的，獨有錢貴。他們不得不把一年的血汗所得，就那麼廉價的推出去。但是他們並沒有絲毫的灰心，因為他們憧憬着所謂來年，該怎樣努力的照舊怎樣努力。好，盼到今年了怎麼樣？剛吐穗兒的麥子都起了黃疸病。那三遍澆水四遍耨的工力，不用說，又是白費。他們瞪圓了眼睛瞧着那憔悴的麥田，仰天無語，俛首自嘆，終乃互相慰藉曰：『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這個神祕的觀念，在他們的腦袋裏彷彿是生了根。

前街裏趙家姑娘，在二十七歲上嫁給了一個十四歲的啞吧。她爲了反抗這件痛心的事，哭出來的眼淚有兩缸。在常識的判斷，這總不該怪罪『年頭兒』吧！而勸她的人們卻不肯放鬆這句最有力量的真言：『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在她自己，也真不會再追尋這句真言的意義，而是安心的等着。可是等了兩年，還沒有來得及生個孩子，不知怎麼那個啞吧就『不幸短命死矣。』嚇！這一下子趙姑娘的公婆可捉住理了，不說她命硬，便罵她誨淫，編着法兒的折磨她，使她活不成。可是每逢她要尋一回短見，她必定得到那句格言的安慰：『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在這句格言的領導之下；趙家姑娘忍受公婆的虐待，已經是三十多年。

上月，我們的南隣家，差一點兒出一條人命。事實是這樣：有七十多歲的公母倆，無兒無女，是個乾巴絕後，房只半間，地無一隴，單靠那老頭子賣燒餅賺幾個銅板糊口。他們的姪女婿，可憐他們太艱難了，周濟了他們一角錢，折合銅元五十個。老頭子歡喜極了，計劃着再湊上幾個，天熱了好縫一條單褲。過了三天，他掀開炕上的蘆蓆角兒一檢查，可了不得了，銅元竟少了三大枚。他以爲這一定是自己的老婆又偷錢去買香敬菩薩，氣得要炸肺，二話不說，批了她兩個嘴巴子；還覺得不解氣，又抄起一把菜刀來投過去，幸而沒有命中。要說那老婆子信奉菩薩，是事實；有時偷偷幾個錢買香燒，也是事實。不過這一次，老頭子却

屈說了她。她因爲十五這天沒有錢買香，整在佛前跪了有兩個時辰，祈求着『心到神知』。可是心裏不無惱喪，恰巧又有這樣不白之冤，她不能不到十字路口上去申訴了。她正在搥地號啕，老頭子也嗚嗚的哭着出來，說是那三大枚銅元又發現了。在那雙老夫婦的鬥爭裏，解圍的，也可以說在他們眼前閃着光明的，還是那句真言：『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這一雙『老貧無告』的可憐蟲，只有在這種希望之下才能生活着。

村中的首富高村長，因爲替街坊們報了兩次搶案，被號稱勦匪的官兵逼得上了房。在房上，那官兵問他家裏藏着多少錢，他以為是問他歲數呢，答了一句『今年八十三。』那官兵認爲他是有意裝呆，誠心打岔，怒目擰眉的罵道：『已經長成了人就得，再活着恐怕要成精！』說完，一刺刀把他挑下房去。事後，高村長的兒女們哭得死去活來。而村人們卻又點出這一句老話頭來：『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這類的事也讓『年頭兒』負責，誰能想得到？然而高村長的全家得救了，這句不可思議的咒語，給了他們莫大的活下去的力量。

『狗急了鬪牙，人急了造反。』這兩句諺語只對了一半。無論多麼老實的狗，被逼得『走投無路』了，也會鬪着牙作要抵抗狀，甚至至於真去咬一口；若夫人，尤其我們鄉下人，就是整年家上着『大刑』過日子，他們也不會『造反』。因爲他們以為所有的罪惡，會被時間

遺棄了；他們堅強的相信：『換一換年頭兒就好了』這句真言，是一盞引路的明燈，是永遠不滅的真理。在人們不能活而想要活的情況中，也只有在『換一換年頭兒』這個希望之中苦掙扎。

要不是他們把『改朝換帝』一類的政治上的事兒們也包含在這個『換年頭兒』上，略嫌胡塗外，阿彌陀佛，我也要叫一句：

『快快的換一換年頭兒吧！』

一九三四，五，十五，於定縣。

## 斗行

斗行，也可以稱做糧食經紀，在七十二行裏當屬於牙行。他們不工不農，非官非兵，而是縣府立案，納稅設攤，明出大擺的剝削階級；一個莊農人家，不論貧富，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然而貴出賤入，買大賣小，以至於攪糠使潮的種種技術，雲山霧罩的各種話法，都有他們家傳的祕方，外行人很難盡知他們鬧些什麼鬼。

糧食經紀，眼慧心狠，意苦言甘，賽過闖蕩江湖的任何種術士們。如果瞧透了你是『磨扇壓着手』，急於要出脫些糧米方能解圍的話，他們會裝出同情的面孔來忠告你：『不巧！這兩天賣不出價錢去，頂好攔幾天再看！可是這幾天剛到了很多的外路米，恐怕一時還不能漲價兒。』在這不能不說是善意的勸誘之下，不怕你不甘心上當。反過來，他們要看你是個買主兒，無論如何，他會使你相信這恰巧是糧價最賤的時候，明天就得飛漲。

要說這吃斗行的是不勞而獲，那也未免冤枉他們。他們不僅用盡心機使別人的買賣成交，從中取利；他們自己也又買又賣的經營着自己的事業。假如遇見粒圓色潤，物美價廉的



便宜貨，反正不會落在別人手裏。他們買了好的，撿上些壞的，一樣當做好的賣；買了壞的，撿上些好的，也還是當作好的賣。在他們把自己的貨物搬到市上去以前，他們真肯費心思，用氣力，去裝飾它。如同小麥之類，除了撿上些糠稗，還得用溼麻布把麥粒巧妙的搓一遍，使麥粒顯着格外圓潤，而還得讓買主兒覺察不出使潮來。要是高粱玉米一類皮兒太厚不容易使潮的東西，他們會把準備着的秫秫帽兒和碾碎了的棒子核兒攪和上，擺在筐籠裏或是裝在口袋裏，也能使買主兒看不出毛病。他們極善於把貨物最好的一小部分來掩飾那大部分壞的。鄉下人要到糧攤子上去的時候，那一個不是提心吊膽的敵防他們？可是不經他們的手，又糴不到米；一經他們的手，就沒法兒不吃虧。

把米梁糴給你的時候，他們把米袋口緊對着量斗，慢慢的注入，恨不得讓一個一個的米粒誰也不要挨着誰。如果你要是賣主兒，瞧吧，他們用死力的舀上多半斗，提起來在筐籠裏一頓，彷彿蓋房打夯的一樣，惟恐不實着。這樣裏折外扣，一斗裏準能差二升。

最使窮人們莫可奈何的，就是提斗的不情願吃二分價錢而偏要『酒合兒』。顧名思義，好像他給你排一斗米，要從裏邊逸酒出一合兒來作為酬佣。可是當他們用手從裏面向外一扒拉，要扒出多少來就能扒出多少來。飽貓也不肯放過瘦耗子去，他們的手真稱得起黑而且

穩！

在民間，斗行雖然沒有領得米梁專賣的憑照，實際上，他們不但專賣而且專買。你一個鄉下人，要希圖省些佣錢，暗地裏有了二斗小米交易，如果被他們發現了，那罪過也並不輕於買賣私鹽。可是你要從家裏把二斗米送到他們的糧攤子上，你就得完全聽他的。你要略示倔強，不情願賤價出售，那你就等着吧，他們會使你由早等到晚，也沒有一個人問價兒；給你個顯驗受一受，包準使你一輩子不敢再得罪他們這些坐地虎。你去糴米，他們要安心叫你空着口袋回去，你準得連一個米粒也糴不到。

『車船店脚牙，無罪也該殺！』在農民的心目中，恐怕以牙行之糧食經紀爲最該殺。要不是恨極了，誰肯那麼破口咒罵人？不過，咒罵，活該你咒罵，你當着他們的面兒要不強作笑容，才算你有骨頭！

二三，八，八，於定縣。

## 柳芽兒和榆錢兒

今年春天在定縣城裏住着，沒有見過一樹桃花，街上已經有賣柳芽兒和榆錢兒的了。

叫賣這兩樣東西的，多半都是鄉間的婦女。她們提着荆籃，或是擔着柳筐，怯生生的站

在街頭呼喚：

『買榆錢兒來！』

『買柳芽兒來！』

那半羞的顫動着的音調，在大清早晨，一聲尖似一聲，應是生活疲勞的哀訴吧。男人們，都不很情願作這樣小器的生意，滿籃滿筐的貨品，再搭上多半天的工夫，還未必賣得了十幾個銅板，實在有些不好意思；不過，他們也不是完全不幫忙，爬上樹去攀枝落葉，他們也費了一分兒力氣。

直到今天，賣榆錢兒和柳芽兒還是一種不納稅的生意，雖然期間只有五七天，對於鄉下的貧苦人家，總算也是一個有收入的季節。她們老早的就徘徊在榆柳行中，眼巴巴的瞅着那

些嫩芽兒的露頭和展開。有一天，真個盼到榆錢，柳葉，都成串的掛在枝上了，她們真是興奮的了不得，她們不一定得到樹主人的允許，就三五成羣，匆忙的去實行采集，又匆忙的把這新鮮的野味，親自送到城裏來叫賣。

這兩種東西，都還算不了珍品；賣剩下的一部分，她們便留下來自己用，不過，烹調的方法和城裏不同。

城裏人的吃榆錢兒和柳芽兒，跟他們在端午喝雄黃酒，中秋吃月餅一樣，目的在應一應節景，並不是『知味』。他們把一撮撮的榆錢兒當引子，拌上大部分的白麵，切上蔥花薑絲，灑上花椒鹽末，擺在籠屉裏蒸成『疙疸』；蒸熟了，還得加上醬油醋蒜之類的作料；幾時把那一點的野味鼓搗完了，纔肯動筷子。那些賣榆錢兒的鄉下貧人，大概不會那樣繞着彎兒的作東西吃。他們一采下榆錢兒來，就能夠大捧着生嚼。用一碗玉米糝兒和上半盆榆錢兒，蒸成『苦累』，再能加上點鹽，便是使他們食之忘飽的盛饌。

我個人的經驗，在榆錢嫩的時候兒，最好是生食，清脆香甜，比西餐館裏的『生菜』好吃的多。榆錢老了，風吹落地，掃起來儲存着，等到年節，再把它上乾鍋一炮，單嗑中間的小核仁，實在比黑白瓜籽的味道還美。

柳芽兒，是指嫩的柳絮和柳葉這兩種東西說的。鄉下人采了柳芽兒，先在開水裏一抄，浸在冷水裏泡了，再捏成一團團的，才出去賣。燒開水的柴火，那是下的本錢。城裏人買了這柳芽團，不憚煩的再用冷水浸一兩天，把苦味去淨了，用它炒肉，拌豆腐，以至於作餃子餡兒，味道彷彿乾菠菜，沒有一點兒新鮮。那些鄉下人家，沒有那樣浪費的吃法；他們也不肯把那點苦味道淘汰完了，因為『苦』，仍不失為『味』；有時他們也拌上辣椒吃。

很想到北平去，或是到南京去對那些貴人們宣傳一下柳芽兒和榆錢兒的富於生命素。他們要是肯把這兩種野味代替了海參和魚翅去宴客，客人也以無此野味為憾事了，那該是什麼景象？但是又一想，也幸而那些貴人們沒把這兩樣東西和『鱒魚蓴羹』一樣看待；不然，這兩種東西怎能留在鄉下，使我們還有一嘗的福氣？好，等於沒有想。

叫賣榆錢兒和柳芽兒的聲音，漸漸的稀少了，應是『春光已老！』她們該是忙着去剝蕨菜芽兒了吧！

一九三四，四，廿四，於定縣

## 鄉下人的春天

北方的鄉下，不能說沒有春天；而鄉下人卻不能說有春天。

誠然，寒冰解開了，積雪也化了，嫩楊綠柳，青草池塘，春天的確是來了，但是那與鄉下人的關係是什麼？那只是鞭策他們說：『天暖了，快去下種！』警告他們說：『天長了，又得忍餓！』太陽再溫暖些，也不會解除鄉下人的肚飢；下種現是一種辛苦，離着收穫還遠得很！

春風陣陣，從四鄰吹來的並無花香，只有糞味。鄉下人到了下種施肥，就得變成鼻盲。他們不知道糞裏會藏着多量的傳染病菌，僅知道遵守古代留傳的格言，『種地不使糞，一年瞎胡混。』而去用手捧它，用腳踏它，把那頂惡臭的東西當作生命的一部分。

都市中的春天，紅杏白梨，次第繁鬧，總會惹起許多閑雅士女去流連徘徊，抒發柔情萬種。在鄉下，偶爾也有一樹桃花，襯在古墓蒼柏間而且格外顯得嫵媚動人；可惜那些正在代替牛馬拉犁的鄉農，精疲力竭，竟是熟視而無睹。彷彿只要有城市裏的士女能夠提槓偕伴，

在花下低吟慢唱，姿意笑謔一回，也就不算辜負春光了；要是鄉下人也去遊春看花，那還成什麼世界！

鳥兒，那春天的使者，也算知機；美麗而能鳴的，曉得那些汗流浹背的鄉下人真缺少知音，都飛到別處去了。遍田野布滿了保護種子的草人，有的搖鞭，有的執扇，雖然意思是專在對付那些不得人緣兒的老鴉，可是『打着騾子馬也驚』，那些散布春之福音的小鳥兒自然也就不敢在鄉下停留。好在鄉農整日裏急煎煎的，並沒有一點閒情，枝頭沒有好鳥，也無所謂感到寂寞。有了母雞產卵後的咯咯亂叫一陣也就夠了，何必一定要鶯啼燕語！

畫家們待到春睡已足，到郊外去踏青閒行，遠遠望見農夫戴笠，叱牛耕田，立刻靈感交集，覺得那真可以入畫；於是設座鋪紙，調色勾線，不大的工夫便成了一幅『春耕』傑作。然而他們準看不見牛毛裏含着的熱汗，更畫不出農夫們那一顆忍耐着的心。

秋收的時候，田野間還有歌聲倡和；在春耕時，大家只剩下一付愁眉苦臉兒。那平均三秒鐘邁一步的瘦驢餓馬，就足夠人焦心的了，再加以水旱蟲災的顧慮，官逼匪劫的戒心；最現實的問題是，去年收穫的糧食，已經消耗了十之八九，囤底眼看就要望見天。北方雖然也會盛行過秧歌，不過現在大家一付朝不保夕的心情之下，沒有誰能夠強迫他們唱歌！然而他

們那種『但事耕耘，不計收穫』的偉大精神，終於戰勝了一切；很少有人貪春睡而躲懶，因灰心而怠工。

鄉下的婦女，一到春天彷彿就關不住了。他們逃出閨門，到田間去挖野菜，拾豆芽兒；或者成羣結隊去刮取官家禁止的硝鹽土。村里靜悄悄的，只有滿街的太陽白糟塌着。連那照例每晨來賣豆腐的小販，都被春隔絕了，不再來打他的破皮鼓。本來嗎，大家到了艱難的春天，有點兒榆錢和上白薯麵兒吃，也就算敷衍得過去了；不年不節的誰家敢吃豆腐？

孩子們爬到榆樹上去落榆錢兒，成了春天的最大點綴。他們都是應該穿着漂亮的春服，由先生率領着去遊山的年齡，可是綠幹攀枝，竟是野人一般的靈巧。有時他們貪圖樹上搆成鳥窠的一把枯枝，不惜犧牲老鴉的滿門家眷，惹得老鴉圍繞他們的頭亂撲亂叫。爲了仁慈，爲了在樹枝上搖曳的危險，都足以證明他們需要相當的教育。然而他們竟自虛度春光！

蝴蝶在北方來得很遲，過了清明還不多見她們的蹤影，蜜蜂兒是早就出來了。當鄉下人一開始工作，蜜蜂就忙忙碌碌的飛，在曠野里，她尋不到一棵菜花，疲弱的跌在地上；但是休息一刻，又扎掙着飛去。這正與鄉下人不知什麼是疲勞的勁兒相同，他們都是以工作爲生命的。



在這乍寒乍暖的春天，在這風多雨少的季候，無論那個村莊里總有不少的瘟疫流行。自然，這不能說是春之苛待，而只能怪鄉下人自己愚蠢，不知道講求衛生。假使每個鄉下人都他自己的那一隻飯碗，死亡率無疑的就會減低。然而談何容易！

『春風』是多麼和善的一個詞兒，然而北方的春風未免太激烈了些。他從遠遠的蒙古，挾有大量的黃沙，越山過嶺，忽然達到一片平原，立刻施展狂威。看吧，搖天撼地，晝夜不停。那青青苗麥，埋在沙土裏只露着一個尖兒。農民的希望，隨着這歷次的春風而減低，以至於絕滅。

『可愛的春天！』這是何等含有詩意的句子，可是一到了北方的鄉下，也不知怎麼變得那麼枯燥而可愁！

二十四年四月四日於定縣谷中。

## 村 聲

沒有聲響，不足以表現寂靜；沒有寂靜，也不足以顯示聲響。這種情理，在居住鄉下的人們很容易悟出來。

從太陽沒了說起吧：愛吵愛叫的孩子們，都像小麻雀似的各自回家去了。所有的街巷，一齊入了睡眠狀態。完全黑夜自不待言，就是有月光的日子，那路旁的樹影兒，也不會把孩子們喊出來再玩玩不是？偶爾，純乎是偶爾，有個小販在晚餐以後會來吆喝一聲『老豆腐開鍋！』那聲調又高又顫，好像一隻帶傷的秋雁，飛到東西，飛到南北，終於又飛回來；因爲四圍都讓寂靜給塞滿了，沒有牠的去路。

『雄雞司晨』，彷彿是雞祖宗留下的老例。然而定縣的雄雞，很有一些『祖宗不足法』的創造精神，牠愛幾時叫了就叫。牠的鳴聲很草率，大概牠並不指望着震動天下！也不管那些『打夜作』的人們聽了發生什麼感想。牠彷彿是對於這黑夜的寂靜有些膽怯了，所以要試着叫一叫。

俗諺說：『夜貓進宅，無事不來。』夜貓，俗名叫做禿梟。許多人家都把禿梟當作凶鳥，很厭惡牠在深夜間大呼小叫的。本來夜裏靜得就有點死氣。牠的嘯聲彷彿使死氣顫動起來，自然不免有些鬼氣森森，無怪乎人們聽了覺得有點毛骨悚然。我個人並不怎樣討厭牠；繞在我的住室前後的枯樹上，時常有一兩隻梟鳥夜鳴。在這無邊寂靜的秋夜，牠的一聲高嘯，到底把寂靜畫了一個輪廓。

在這並不『夜不閉戶』的年頭兒，夜間有比梟鳴更足以使人提心弔膽的聲音，那便是羣狗狂吠。自然，狗有時也會『咬空兒』，所謂爲了要叫而叫的；但是據說大部分是『有所見而叫』，人們怎麼能不驚心？在有許多村狗向着一個目標叫成了一片的時候，留心門戶的人們，會爬到房上去，相應的有一兩聲表示他有戒備的假咳嗽。

夜間的聲音，不知道從那一個時刻起便宣告結束。黎明，首先衝進村街的是一面『蓬蓬蓬』的破皮鼓。敲鼓，在北平是賣零碎木炭的喚頭，在此間卻成了賣豆腐的了。無論多麼困倦的人，聽了這破鼓晨聲，若還賴在炕上，那便是村中加料的懶人，便會失掉許多街坊的同情。像我們這些按照鐘點作息的人們，有時感到這面破鼓驚擾睡夢，心裏很高興。可是既而一想，這只能怪自己起得太晚，怪不着別人。而且這面破鼓，不論冬夏，也不論風雨，比

雞叫還靠得住，天天準是黎明即到；默默之中有着報時鐘的作用。

晨鼓之外，這一個整天兒還有一種經常的聲音，就是賣燒餅麻糖的那面小銅鑼。鄉下人們，要不是去瞧病人或是哄孩子，誰能那麼不知物力艱難，隨便拿起個燒餅來吃吃？好，這樣兒，一時出售不完，那賣燒餅的可有活兒幹了。他好像一個吃着雙工錢的更夫，由早到晚，由東鑼鑼到西，由南鑼鑼到北。最初我們覺得他簡直是發瘋，以為敲一兩下，大家都聽得見就得了，何必那麼不怕麻煩連續着敲？後來明白這道理了：說他深怕鑼聲一住，這個村莊便真個靜得死過去，也許靠不住；說他自己忍不住這寂靜，八成沒有錯兒。

在尋常的日子，村子裏再沒有別的聲音了。遇上城裏大集的日子，有個把賣鴨梨的小販，剩下了貨底兒，在歸途上路過這個村莊，也許順便擺在街上吆喝兩聲。這時，許多人們不論買與不買，總要跑出街門來看看。但是十集八集，這類小販也未必來一回。

村婦罵街，也不失為衝破沈寂的聲音，可惜是也不常有。

另外，在白天，碰巧了有『錢買雜皮』或是『貓皮狗皮換鞭梢』的小販到了，村裏的狗們一定會總動員去歡迎他，遠遠的向他狂吠致敬，也還有相當的熱鬧。

晚飯以後，我們時常翻閱『皇曆』，挑檢『諸事皆宜』的好日子，猜想會有誰家『嬰兒

『嫁女』，會有一班吹鼓手來大鬧一陣。及至到了那一天，並無此事，心裏彷彿失掉些什麼似的。

有時覺得下雨也好，下雨可以聽到簷前的滴水淅瀝；颳風也好，颳風可以聽到屋後的白楊蕭蕭。恰巧在這『春秋多佳日』的季節，又少風無雨。

深山古寺裏的和尙，不肯蒲團靜坐，養性修真，偏要去聽聽鳥叫，聽聽泉鳴；早晚還要輕叩木魚，低誦經文；有了這一切還嫌不夠，不時的還要笙管簫笛鐃鈸鑼鼓的大吹大擂。以前我不懂這是什麼出家人的道理，現在，我明白了。街上一個小孩子隨便大嚷一聲，不是都能把我叫出門去麼？

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於谷中。

## 論官令打井

竊嘗思之：隸屬同一個國家的人，聰明的程度應該差不多。然而在我們中國，這個想法可就錯了，聰明的聰明得上天，愚昧的愚昧得入地。例如打井吧：中國四千年來，可以說都是以農立國，可是直至今日，多數耕田而食的農民似乎還不曉得人力能夠勝天，打井可以澆地；一遇上像今年這樣七八個月不會落雨的旱年頭兒，還得勞煩各級官府發下皇皇告示，逼迫他們打井！夫官府之官，雖然不至於五穀不分，然而也未必就躬親田舍，知稼穡之艱難；他們看見天旱成災，居然想到打井，想到就作，立刻頒布命令；其聰明，其毅力，煞是可敬可欽！

關心民瘼，在若干命令中足以充分的表現出來。江水大漲，命令修堤；飛蝗遍地，命令捕捉；天災人禍造成荒年以後，命令施賑救災；看見各種事業的破壞，趕緊命令全力建設；知道義務教育的重要，急忙命令籌設民校。每一道命令，先要長官的學問，次要祕書的手筆，再要書記的繕寫，終於還要郵局的寄發。哎呀，談何容易！然而那些受命令的百姓，偏

偏都是些了不得的笨伯，多半都不能夠奉命而行。仍以打井來說吧：赤貧之家，隴地皆無，當然不會在旁人田里去打井；就是有三畝五畝，據說也值不得打一口井。設若大家能夠合作，聯合起來打井不是輕而易舉嗎？這恐怕又得需要聰明的官府先命令大家受些合作的教育，產生合作的習慣而后可。

打井並不只是『掘井及泉』而已。——在北方各地，有的單是『及泉』也就不很容易掘。掘得『及泉』之後，要是水淺不足用，還得插下很長的竹筒或鐵管去，使它能夠通到更深的泉。此外井擴要砌磚，擴基要托盤，這套技術，也決非農民自己所能幹得了。即使勞動拔力，打井成功，水又不會自己往上冒，還得購置轆轤或水車那些整套兒的應用工具。凡此等等，可惜命令上都不會說明如何籌措。在愚昧的農民聽說命令打井之後，只能領略官府的厚意，自己若有辦法，恐怕也就不待早極而早已打井。有人說，許多官府命令，要都能夠變成銀行的支票，或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效力，這話很是。

從歷史上看起來，居高位的像晉惠帝一流算是最不聰明的了。說了那麼一句『無米何不食肉糜？』的戲言，竟造成了一個千古第一昏庸的話把兒。假若當時他要吝惜說些冠冕堂皇的話，下一道嚴厲的聖旨，曉諭百姓火速種穀，或是命令百官妥為救濟，勿任流離失所，

黃 土 泥

不也跟命令打井之類的官員一樣聰明得上天嗎？

二十四年六月未日於定縣。



## 谷 風

### 到工作處

由定縣城裏移至西平朱谷村，意在深入民間。

自己生長在鄉村，下鄉不能說『受不了』。然而出發之日，竟也不免有些魂虛膽怯。初擬清晨動身，挨到下午五時才騎車就道；已出南門，仍未意識着此行真個下鄉；直待大路崎嶇不平；人與車三次顛覆之後，如夢方醒，才暗叫一聲，『小心，現在要到民間去！』

西平朱谷與東和朱谷本是一個村莊。從前因為村民不合作，打官司，縣府把它分爲兩部：東曰和而西曰平，取其雙方和平永勿爭訟之意。在西平朱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因有各種實驗，設立工作處。

日落近黃昏，我才走到工作處，車子向牆上一靠，不覺『誠於中』的嘆了一口長氣。羅黎二公聞聲出視，見我狼狽如此，滿頭大汗，混身黃泥，一齊大笑。他們笑，我自然不好再氣惱。

八年未乘腳踏車，技術生疏，汗流得不少，急思補充一些茶水。羅公說：『火爐在天山北路，而且正事晚炊，保險沒熱水。』——原來工作處有房兩所，我住路南，廚房居路北。兩地相隔，雖止五六丈，但若幢幢往來，泡茶提水，耗時費力且不必言，恐惹村人『書生專事吃喝』之譏，不得不隨時警惕；所以在心理上感到兩院如隔天山。既然如此，設若不欲喝冷水，惟有忍着喉乾。

『有錢不住東南房，夏天熱，冬天涼，生下兒子打爹娘。』此係俗諺。分配給我的恰巧是一間東房，回頭得通知太太準備挨兒子的打。窗紙頂棚，破格新裱，漿糊發酵，有濃厚臭味；蒼蠅大肆猖獗，逢人進門，輒烘然而起，作輕佻歡迎狀。不怕！將先我而到的鋪蓋攤開，且讓蒼蠅去睡！

天山北路，廚師傅來信號：『現在開飯。』也好，解餓和解渴似乎差不多。反正我尚無喝冷水的勇氣。

在鄉村，我們堪稱是『鐘鳴鼎食』之家。十二個人圍着一張小圓桌，只能肅立側身。不容穩排大座。桌心一碟拍黃瓜，兩打竹筴來攝取，也只有『點到而已，不能真砍實殺』。思欲蘸黃瓜汁食饅首一枚，因見沒那個饅頭上沒爬過蒼蠅，只得罷手。好在我是渴而不餓。新

收小米熬成粥，尙宜於口乾舌燥；沒有抬頭，我一氣喝完兩大碗。若非顧及胃口容量，隱約米香，仍不失其誘惑性。

羅公幫忙，圍勦住室蒼蠅，苦戰多時，屋下粗定。羅公去後，頗覺困乏，仰息牀上，聽頂棚間羣鼠作田徑賽聲，不甚爲然；門櫃一帶，有蟲作糙布響，俗名棒糙蟲兒，據云聞之主不吉利；然其聲細勻，頗耐靜聽。思欲捕捉，渺不可見。忽然窗外砰砰急闖，大有破紙卽入之勢，恐係毒蟲，掌燈往觀，却是一個棗大黑蟲，頭生三角，作品字形，土名官官兒屎蠅。牠望見燈光，從田野遠處飛來，按理似應請牠進屋坐坐，不過牠想入不由戶，禮數不對，讓我無從跟牠講理。

燈下想給最關心於我的人寫信，報告從此下鄉。墨盒剛一打開，殘餘蒼蠅一齊飛來，筆頭額角，不擇地而棲，一手握管，一手揮蠅，實在不勝其擾，決計停筆，再事征勦。一隊小蜘蛛，有五六十頭，源源而來，不知何所聞見，身子有芝麻粒大小，八條細腿，走得飛快，我用紙片一把把牠們送到牆上去，留作伴侶，似亦不惡；伊等若懂交情，從速結網捕蠅，方稱我心。

夜深，秋風起處，白楊蕭蕭如急雨驟至；鄰犬狂吠若不能已。蟋伏被下，胡思亂想，再

也難以睡着。這多年來，未離都市，使我已經不大習慣鄉下生活。

### 豐收之年

『自庚子鬧義和團那一年以後，還不會有過像今年這樣的豐收！』我一到谷中，首先聞此好消息。

一進村口，就這見大塚小塚的秫稻和稗草；碾子磨子，弄米弄麵，一刻也閒不着；都是豐收的象徵。據說穀子每畝有得三石多的。三石多穀，三六十八，差不多可出兩石米；八口之家有三二畝穀，啜粥可以有餘。玉米，白薯，黍稷，菜蔬，無一不是十成年景。村人們都說：『這是縣長的福氣！』我看未必。

谷村一百四十四戶，共有地二十頃。某姓一家獨擁八頃，更有六家各佔一頃，其餘六頃，分配給一百三十七戶。於是墮地皆無者將近三分之二。如此，秋收就是好過十成，在無地之家也難享樂歲。多數赤貧之民，從前專靠傭工取值，現今則多租地自耕。但是租價以小麥計算。繳納小麥，一斗作一斗，秋糧二斗作一斗。今年小麥生病，收成極微。秋景雖好，佃戶仍覺不便宜。

不過豐收總非罪過。仰見家家屋頂，堆着菸葉，曬着米豆，總是國家瑞氣。回憶兒時，

寒家尚未破產，每逢此際，慶實倉滿，舉家歡騰。不料來到谷村，復睹此樂。明天當買兩擔紅色老倭瓜來，疊置院中，點綴豐年。

村人於自己溫飽之餘，時常贈送我們茄子，大葱，香菜等品。想來他們必定納悶：『這些長褂兒先生既不種地，又不澆園，他們吃什麼，燒什麼？』於是大發慈悲，推食食我。

### 不知所云

陪着村長與其他辦公人等談話，更實證我們不如老農。兒時在鄉間會聞這樣故事：

一新進秀才，前去謁師，侷促特甚，不知如何開口。靜默多時，卒然問曰：『老師！您可看見過老虎？』

師曰：『沒有。』秀才急應曰：『學生也沒有。』於是又靜默許久，又卒然問曰：『老師！您可看見過狗吃猴兒？』師曰：『沒有。』

秀才又急應曰：『學生也沒有。』於是又相對默然。……與村人談話，我們實有新進秀才之窘狀。儘談收成好，年景不錯一類莊稼話使對方認爲敷衍，不甚合適；欲另闢途徑，又苦於難尋適當的含有實際性的談料。幸而由遠方異物，引到本地風光；由葱蜜相反，說到以毒攻毒；最後由中秋節想起五月五，雄黃酒聯着五毒蟲；提出蝎子典故，大家都有話說：

『馬蘭草根藏蝸最多亦最毒。一個人，不留意把鋤頭頓在馬蘭草叢，蝸子一怒，隔着鋤柄把人螫死。木柄傳毒，可謂奇怪。』

『某姓拆炕，炕洞裏發現一條大蝸，單是毒刺就有半尺長。待了幾天，也沒人敢理他。』

『蝸怕花椒。一座古廟，內有蝸怪，斷道吃人。一花椒小販子誤宿其中，翌晨，蝸被薰斃。販子拾馱驢背。頭尾俱能著地。』

『某家小孩患痢疾，醫藥無效，眼看要死。後來生食蝸子二十六條，居然病除。』

『每年祁州（今安國縣）藥王廟，蝸子有無數車，都是鹽漬過的。南方出產蝸子，因為南方熱，毒氣重。』

『山西沒有蝸子，有種蝸草，其毒更甚。』

『都說蒜可以避蝸子，真靠不住。一年，在蒜堆裏我抓住一條青頭蝸子。差點兒疼死。』

『蝸子切忌用火燒。聞到氣味，所有蝸祖蝸孫一齊出來抵抗，人一定敵不過。』

『蝸子最不容人說「過頭話」。誰要誇口說，他沒挨過蝸子螫，瞧吧，不久一定有報應。』

難得，五千年文化，他們都裝在腦袋裏。書生們如何能知道這樣多！

### 生硬廚師

如於萬人中拔選一位皮氣乖張，語言生硬，最難令人瞭解者，天山北路的廚師必不致於落榜。但是在谷村所有工作人員，與村人融化於了無迹象者，他也不會居第二。

廚師面部疤痕縱橫，或非大過，缺欠笑筋，亦可原諒。難得無論對何人，他輕易不開口；若一開口，必得罪人。例如他作菜，一連五天只給一碟拌豆腐吃。如果有誰質問，他準答：『吃好的到北京，天津去！』其實他也許是善意，不過辭氣之間絕人太甚。那麼，他有何德能，讓我們包涵他？有兩點：他一不尅扣一文；二不妄費一粟。

他在近鄰打水，已有半載。井主患病，向他請求些開水以便發汗，他搖頭不理倒好，他罵人家『愛小便宜！』於是他把這個井口塞住，不能不到遠鄰去打水。但是不久，遠鄰也拒絕他了，他不得不到村外去擔水。依此例推，他或有到城裏監獄門口去取水之一日。因為那是官井。

水缸笨重，下鄉攜帶不便。村中本又不難借取，但因廚師過於生硬，已經借給的又討回去。也好，他絕不顧忌這些，他不用水缸，吃罷一桶他再去提一桶。

表面看來，這等樣人不被活埋，也應驅逐，而事實上偏又不然。他不理許多人，許多人偏理他。彷彿他不會認真得罪過誰，所以誰也不能長久忌恨他。他和村人可以杯酒言歡，可以促膝商談，並未著意，已成一片。他有何權，持何術？他不過可以替我們決定把衣服交誰去洗，可以決定買誰的雞蛋；充其量再可以決定把洗鍋的泔水送給誰，如此而已。然而他和村民的關係，決不是單攔浮擺着，他和他們息息相關。他本人是村民，所以能懂得村民；因為能懂得村民，所以知道喪謗的言語和生硬的面孔，不足以真正得罪村民，他真正了解村民吃什麼對口胃。

學者而能研究鄉村，官僚而能洞悉民瘼，除了先向這生硬廚師遞門生帖子，根本上恐怕是個笑話。

二十三年，九一九，於西平朱谷，定縣，河北。



## 抽水機

嶄新的一架抽水機，今春到了我們的鄉下。

去年冬季，縣府的建設員開始向鄉下人宣傳抽水機的功用，左講右講，鄉下人到底把握不住他說的是個什麼物件。一個小學生譯成了『洋唧筒』，大家不但明白了，而且彷彿也都見過：城里商會的大門洞里不是陳列着銅喇叭式的唧筒嗎？洋唧筒也不過大同小異吧。

鄉下人都已瞭解洋唧筒比起轆轤水車之類的笨玩藝兒來，省工省力，實在合算得多。可是由他們了解，到他們去做，這個路程，並不很近。難得終于有田地相鄰的十戶人家，決定給建設員一個足面子，要夥着去買一架抽水機來，作為提倡。不過這個決定，如同老牛拖車上了路，什麼時候能夠達到目的地，只能聽其自然。事實上也是真不簡單；大家賣了拉水車的毛驢湊本錢；毛驢輕易也得賣得出去呀！而且要澆的田的面積，與應攤的股本有關；事前不計算清楚，將來也免不了麻煩。多而至于十家合作，哪就哪兒都合適了呢？而半點兒不合適，也足以成爲這件事情的障礙而有餘。

虧了這位建設員的苦口婆心，亦誠動人，算是把股子攢起來了。趁着正月里還不大忙，大家公推了一位常到城里趕集的幹練人員，隨着建設員去購買洋唧筒。建設員正式說明不要一文報酬，連路費都歸自己墊。饒是這樣，在他們到天津來回的半月期間，十家倒有七家有了悔意，尤其是在聽了四鄰八家的『拐走四五百元』一類意想不到的風涼話之後。

然而事實的證明，洋唧筒是到了鄉下。這一天黃昏時候。一輛三套牲口的大車，載着一部機器和一個洋鬼子，車後面還跟着兩個人，穩穩當當的進了村西口，那後面的兩個，誰也認識，那位洋鬼子據說是機器匠。這時候，村里有許多人對於建設員不會真個拐款這一點，頗感到猜而不中的悵惘。

村里男男女女都來看這洋唧筒，把一所大院子塞得滿滿的。然而天黑了，機器又在木箱子裏封着，誰也說不清這個噴水的怪物是個什麼面目。有幾個用手指頭輕輕的去敲敲木箱，還惹得那十家戶的人們直說閒話。大家既看不見洋唧筒，於是轉過去看洋鬼子。那是活玩藝兒。一人倡，百人和，鄉下客廳的窗子外邊和門口，立刻堆滿了許多男婦老幼。那位洋鬼子是個白俄，說得一口好北平話。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想要同那些鄉下人說話，可是那些鄉下人見他前進，便一齊擁擠着向後退。等他坐下，大家便又擁上去。這樣進進退退，一連表

演三四次，最後是那位白俄有點兒誠心開玩笑，瞧熱鬧了。建設員看着太不成體統，似乎要想對那些同胞施行一種什麼救急教育，急得乾出汗，白瞪眼兒。

第二天，要裝置這個機器了，村裏人們比看耍狗熊的還熱心，幾次擁擠得洋鬼子不能動手，還得建設員說好說歹的替他打場子。那麼，大家看這洋唧筒像個什麼呢？實在講，鄉下人比擬不出來，因為鄉下沒有同這個相似的東西。發動機，是地道的外國玩藝兒且不提，那兩條大鱗似的鐵管子，鄉下也沒有見過。建設員趁便兒對他們說明發動機的構造，哪是活塞，哪是轉軸，怎麼排氣，如何抽水，累得嘴里直吐白沫兒，滿以為那些鄉下人一定明白了，突然一個老者沈着的說：『我什麼都看清了，這道理也不難懂。只是不用牛驢騾馬，它怎麼就能動呢！』

建設員不再講了。大家留心看那洋鬼子，灌煤油，搬動機關，大氣兒都不敢出，靜等着看這五分鐘吸乾一口水井的奇蹟。但是由早上動工，一直到了下午四點，機器還不能轉動。洋鬼子急得上衣只留下一層襯衫，皮袋子里的鉗子，搬錐，大小工具都試用過了，還是不行，瞧熱鬧的立刻認為這是失敗了，七言八語的說些奚落話。不知怎麼，大家一轉臉兒，機器突突的叫起來，把大家嚇了一跳。那位建設員一顆懸着的心，開始放下來了。洋鬼子也有

了笑容。

一連三日，附近村莊的人們，都來看這洋鬼子開動洋唧筒。建設員是真熱心，一得機會便向大家宣傳，勸大家買了笨水車，換買新機器。大家看了這便利到無數倍的怪物，也着實受了些感動，對於那『得風氣之先』的十戶人家，不知不覺的似羨似妒。

爲了洋唧筒和許多零件煤油之類的保管問題，大家很發生了一陣不快的躊躇，有空房子的幾家，偏巧都有許多小孩子，別人怕小孩子把機器弄壞了。沒有孩子碎手的，又沒有合適的閒房。而且彼此對着不放心的是，煤油不僅能用在機器上，點燈也可以。後來還是由建設員說明鎖在一家的空屋里，鑰匙由另一家的人們拿着，才算沒有引起大的爭執。

建設員打發洋鬼子回天津了，自己也回到縣政府去，預備作報告。忽然那十家戶的代表來了，慌慌張張的說，那機器不知怎麼不轉動了。鄉里人都說是洋鬼子鬧的毛病，有的主張快到火車站把他揪回來，建設員恐怕鬧嘍子，立刻又返到鄉下去。可是他剛走到村莊里，那機器經一個心靈手巧的人，膏上了點兒油，又照常轉動了。

到了陰曆二月里，鄉村漸漸的忙起來。然而工作的性質很簡單，只有澆水；麥苗兒發青，需要水；春苗待種，也需要水。有了洋唧筒的這十家卻不慌不忙；只要機器動一動，工

作就比別人家快得多。他們原有的一些轆轤水車之類的土貨，用不着了，也都賤價出賣了。

天氣一天比一天暖，澆水一天比一天忙。有了這部洋唧筒的人家，卻把一部忙勁兒轉移

到村中的一個寡婦人家去，使她家比往年這時候增添了無限的活氣。事情是這樣：那十戶人家可以澆園的壯丁，都改成了看機器。看機器這種最容易的工作，決用不着那十幾條年富力強的大漢一齊來。就是把機器由甲井搬到乙井，也並不怎麼費事。所以，最初，這洋唧筒在鄉下還是個稀罕，別人三三五五的不斷來參觀，自己更覺得有趣，大家天天兒圍着它去打磨旋。但是日子一久，老聽那單調的突突突的機器聲音，就感到遠不如到那個寡婦人家去打打鬧鬧，鬪紙牌，喝燒酒，來的有意思了。那十戶人家中有見識的家長，知道這些小孩子們有點兒『能力過剩』，不讓他們作活兒，就得往邪路里發展，於是去拜訪他們所信賴的建設員。建設員只有在農村副業上着想，不忍埋怨那抽水的機器。但是，這個年頭兒，除了那位寡婦人家所操的副業，農村還有什麼別的副業可以與機器製造去抗爭呢！

鄉下在收麥的時候兒，一方面割，一方面種。可以說是一年最忙的季節。那有了抽水機器的十家，本來可以輕閒些，偏巧這個當兒，機器油用完了，發動機不如以前靈活了。不靈活，只是出活兒少一點就是了，在鄉下人看來算不了什麼大毛病。而且爲了一桶機器油上天

津去買一趟，也太不經濟，於是不得不拖延下去。可是機器到底是鬼子玩藝兒，應如何，便如何，半點交情也不講，正在這一天也晚不得的日子，它停了工，任憑怎樣擺治，它也不再轉動。十幾條大漢眼睜睜的看着這洋唧筒不言不語的爬在井台兒上，打不得，罵不得，只有撅着嘴聽着那鄰地里的田歌與轆轤聲。這個消息一哄動，隣莊上合夥去買洋唧筒的股份，立刻撤回去了多一半。

『偏巧輪到我們家要澆地的班兒，機器油就會用完了！』有人這樣抱怨。幸而大家竭力聲明誰也不會浪費，才算把合作的形式仍舊維持住。

靠了縣政府的情面，這十戶人家向最近的火車站上借來了一桶機器油。然而這洋唧筒彷彿鬧邪祟，膏上機器油了，還是照常不動轉。建設員各方面都想方法，都沒有效驗。最後他想縣城里有一家自行車鋪，那里或許有搬動各種螺旋的工具，『有病亂投醫』，請他們來瞧瞧吧。誰想這一下子碰巧了，修理自行車的工匠來了，把洋唧筒的鐵殼子摘下來，認定幾個螺旋釘，左擰右擰，擰了幾下，行了，這機器又活了，又突突的叫起來。還好，雖然停了三四天，因為機器抽水比驢拉水車快些，又是連夜加工，到下種的時候，總算跟別人家取了個平。好在鄉下人對於使自己少出汗的機器，總是贊美的，至於機器的全部影響，如同十幾

個大漢慢慢的懶惰得連輪流着機器這個工作都厭了之類，他們是另外記賬的。

北方的天氣真怪，半年竟至於沒有落一滴雨。鄉下人近來也並不完全靠天喫飯，也自動的鑿了很多的井；無奈天氣太旱，井水也太淺了。一個人擰一把轆轤，井水還勉強可以供給；若用抽水的機器，那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到一分鐘，抽出來的便不是水而是泥。『抽水機器不管挖泥』，建設員可不會想到呢！這十家的壯丁們，受了旱災的威脅，到那寡婦人家去玩的興趣也降低了，一齊在井台上靜候三小時的井水上升，然後開動一次機器，結果還是泥多於水。等到第二次機器開動，水道中斷了，還不如那一把轆轤澆得細水長流，比較有效。饒是這樣，也沒有支持幾天，這部洋唧筒便被泥塞得不能動轉。他們自以為有了很多關於機器的經驗了，便動手把它拆開。可是不知怎樣丟失了一個螺旋釘，再也裝不上。

在六月里，又是早年頭兒，本來是洋唧筒充分發揮效能的時候兒，它卻完全停止在井台兒上。鄉下人們可抓住說俏皮話的題目了，他們說等候那『破鍋爛鐵換黑棗』的來了，至少不得給個十斤八斤的黑棗？

那合作的十家中，有三戶發着狠不再作那洋唧筒的主人，開始去用手搖轆轤。其餘的人家，因為互相推諉糟塌機器的責任，鬧得誰也不理誰。

黃 土 泥

建設員恰巧這時候到別的村莊去『建設』縫衣機器，還沒有功夫來看這十戶人家的愁眉苦臉兒，和那部狼藉不堪的洋唧筒。

五四

二十四年八月八日於北平。



## 吾不如老農

孔聖逃出陳蔡，直奔歸程，好容易來在魯國地界，方纔查點隨從，衆都無恙，單獨不見了那位好學不倦的顏回。聖人瞭望長空，喟然而嘆曰：『天喪予！天喪予！』衆門徒看見夫子恁般惆悵，一個個相對無言。子貢擅長口辯，首先說道：『顏師弟少年老成，既明且哲，諒無妨事。前面大道綠邊有家客店，吾等只消在那裏相候於他，不出三日，想必來也！』聖人沈吟半晌，只得點頭說『好！』樊遲聽罷，鞭梢一搖，駟馬如飛，一霎時來至店中。大家選定上房，揩面，洗脚，先茶，後飯，一切瑣些，姑不細表。且說聖人因爲胸中塞梗，心情惡劣，略飲了幾杯水酒，便覺頭昏腦漲，幾乎暈倒，只得躺在炕頭，破格晝寢。

看見這般光景，衆門徒無心求飽，推開飯碗，走到廊下，想起夫子偌大年紀，尙受這多辛苦，攤上這多糟心之事，無不暗自感傷。有的說：當今之世，直道難行；有的說：命途坎坷，時運不濟；也有的嗔怪夫子不該儘把些『仁也，義也』的空論，向那些『不可與言』的人們強聒不休。正在議論紛紜，恰巧樊遲餓了頭口回來，聽他們七言八語，心中甚不謂然，

便插言道：『鳳兮德衰，從政而殆。夫子宰國心切，救民術短，即使富貴雲集，善價得沽，也還不是舍本逐末，無補生民？此路既不通行，今而後其改道求達，走到民間去乎！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然之理也。』

『民間？』再求說：『何謂民間？吾等未之前聞！』

『唯！吾曾來自民間。』樊遲說。『不過廿年從師，一心向學；而夫子所教，又是直上青雲，束帶立朝之方；並無躬耕畎畝，時習卑事之訓。於是民間印象，日淡一日。依稀是間有血淚成渠；有汗臭冲天；有鰥寡孤獨饑饉疾病之羣，奄奄一息；有豪強霸道經紀衙役之流，時時逞兇。但亦有不竭之腦礦待開發，無窮之力量可引用。與其週遊列國，遭諸侯的白眼；何如親臨民間，爲黎庶而工作？』

『是也！早年營商，吾亦似會到過民間。』子貢說。『民間自有顏如玉，民間自有千鐘粟。』子貢回憶着低吟。

『果如所言，苟能至於民間，得平天下易於反掌。』子路作頓悟狀如此說：『容吾探往民間之路！』說罷，佩劍正冠，走出店門去了。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天生急性，這也強勉不得。

子路走出門來，雄赳赳，氣昂昂，恨不得立刻詢問途徑，一步跨進民間。誰知他行行重行行，行盡三街六巷，並無與語者，亦無可與語者。子路心中納悶，不覺已至郊外，瞥見一耘田老丈，急忙上前施禮問道：『借光，吾叟！何處是民間？』那老丈聽了，眼皮微微翻了一翻，佯若不聞，照常鋤草，子路強按心頭怒火，兀自鞠躬如也，靜候回答。那老丈見他禮數不差，然後且鋤且問：『爾欲至民間作甚？』子路說：『爲民間除害！』那老丈一聽，不覺得就笑了，說：『爾執何術，請以語我！』子路率爾而對曰：『三軍爲帥，利劍當先！』那老丈聽了，把鋤頭頓住，挺起腰來，上下打量一下子路，鼻孔中『哼』了一聲，說道：『壯哉斯言，武力是憑！然暴虎之勇，民間何所施之？干將莫邪可取上將之首，又豈能奈民間何？歸休乎君！武力與民間絕緣，幸勿往返徒勞。』

子路聞言，羞愧難當，怫然大怒，正欲拔劍一試，忽見四圍無數鋤頭健兒一湧而出。說來煞是有趣，那子路原是粗中有細之人，一見風頭不順，撒腿就朝回跑，氣急敗壞，逃至店中。大家問了底細，不覺哄堂大笑，幾乎把那位午夢正酣的老夫子吵得醒來。

子路心中自念：『仲由粗質無文，咎由自取。憑我三寸舌，曾說大人無數，而今問路鄉民，有甚大難之處？且也，飢者易食，渴者易飲，當彼財竭力窮，吾示以致富自強之方，必

能動彼之聽聞，使彼推心置腹，告我以民間之路。」遂瞞着大眾，溜出店門。劈頭遇見一位提榼老嫗，貌極清癯，子貢要與之語者久之，老嫗熟視子貢而言曰：『聲音雖好，語調不同，看來爾必非民間人物。』子貢說：『吾正欲往民間去，苦於不識途徑。倘能至於是間，吾將爲民造福。』老嫗說：『吾見面目美好衣服整潔如爾等，並皆健於言談。不過所談者盡是天上神仙異國風物之類，吾人實未嘗見其他技。前者誤入民間者二三人，大言五日，無非經邦治國之術。其終也，因民間食無魚出無車，伊等自行退卻。歸休乎君！民間無暇聽爾放言。亦無多景緻供爾游觀，幸勿再去自苦苦人。』說罷揚長走去，口中兀自念誦：『背幸！憑空遇見能言鳥，使我夫子，枵腹多時矣！』

子貢到底是有點商人素養，聞聽此言，並不生氣。正思回轉店中，忽見再求到來，手中握有八個燒餅，笑嘻嘻的說道：『恐人重實利，賂以食物，或能盡情告我以往民間之路也。』子貢不肯把適才那件不體面的故事道着一字，只含笑說：『試一試罷！』

他們二人一邊走着，一邊說道：『饑餓之人，曷來取食！』說也奇怪，那街上閒人，沒有誰個招惹他們，看他二人來至切近，遂急忙把大門緊閉，從門縫兒裏觀其究竟。有一個門中，忽的探出一個小孩頭來，再求剛要送上一個燒餅，那孩子立刻被一少婦拖進去，很命抽

了兩個嘴巴，罵道：『冤業！此拐匪也。餅中置麻毒之藥，食後被拐，必將磨之成煤油。』子貢一見，暗道：『此顏如玉也！』再求不甘被人誤解，思欲向前解釋，忽然那少婦喚出一隻惡狗來，直向他二人撲去。要非他們腿腳靈便，逃在一個碾台上去躲着，險些兒被那惡狗給收拾了。

他二人正在與狗相持，子貢眼尖，首先指着大道上說：『噫！天助吾等，顏回師兄來也！』再求一見，高興非常，拍手大叫，也顧不得手中那八個燒餅滾在地上了。狗見了燒餅，自然也就不再理會牠的任務。說話之間，顏回來至近前，看見兩位師弟如此受窘，當然要細問所以。那少婦和她的隣居們見有一位儒服儒冠面目慈祥之人與他二人答話，也就都拔關而出，湊上前來。

顏回自忖：『鄉民雖愚昧，然向來看重讀書。吾其以此作問路之方！』於是舉目留神，檢了一位年高德重的村翁，拱手一揖說道：『敢問民間近習何書？』那村翁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說道：『寬袍大袖，爾其教書爲業者乎？』顏回說：『然也。欲往民間設館授業。』那村翁嘆了一口長氣，說。『先生欲作「人之患」最好到通都大邑去！民間已無多子弟堪被汚誤。村男不讀書，尙能放牛，鋤地，打草鞋；村女不入學，還會縫衣，作飯，飼豬狗；自他

們被職業教書匠誘進學堂之後，可就大不如前了！他們的耳無聞，目無視，手足麻木；僅只一張嘴，能說能喫。而今之民不聊生，何莫非念書之罪？先生倘到民間，自信能醫麥類之黃疽乎，抑能除菜蔬之害蟲乎？歸休乎君！民間實不堪再有念書之擔負！」

顏回受此搶白，自覺出師不利，急速和冉求子貢返回店中。大家一見，不禁高呼：『顏師兄來，夫子心安！』顏回說：『躬逢大難，尙覺有術逃生；問路鄉愚，被其窘辱，自愧無法避免！』遂將適才經過，詳細報告出來。大家以爲『民間』實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卽。不想那位粗陋好利的樊遲卻聽出『門道』來了，他想『欲至民間，須先爲民』。於是等到夫子醒來，顏回參見之後，樊遲乘機說道：『宦海波濤險惡，禍福無常。夫子此次歸來，田園息影，弟子願學些菜蔬黍麥之學，親嘗耕作灌溉之苦，以期改良生產，化民成俗。弟子田園息影，有所得，不敢自信，惟夫子教之！』且說孔聖這多年來，八方碰壁，一事無成，聞聽此言，異常興奮，大有『不知老之將至』之概。然聖人返躬自問，俎豆之事，是所素習；樹藝耕作，未嘗學也；只得說道：『選種立苗，吾不如老農；施肥除害，吾不如老圃。』蓋明誨樊遲以就學之方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是聖人所以爲聖人處，後學不可不知！

一九三四，五月末日，於定縣考棚。

## 偷龍王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怎麼辦？人家會用科學的方法，使『天油然作雲』；我們鄉下的老百姓們則會用玄妙的『偷龍王』，以祈『沛然下雨』。

村中喜事青年，看見天久不雨，就向領袖們的耳根底下設法吹風兒：不說東莊不祭蟲王，蝗蝻因之遍地；便說北鎮消災打醮，遠近一齊沾光。這些風言風語，聰明莫過領袖，當然猜得透是什麼意思，不過『有事不如無事』，故意的不理碴兒。青年們知道旁敲側擊碰上老成持重的人們會失效，於是毅然決然的商量着去『偷龍王』。他們選定一個保存着龍王的隣村，悄悄的去送信，說明某夜某時要前往作賊，請他們準備挨偷，如果廟門兒上落着鎖也請他們預先打開。

龍王的保存者，先是『開門揖盜』，等待賊人去遠了，還得揚言去追。若有龍王而不許偷，根本不合善良風俗；明知被盜而不追趕，龍王也就不靈應了；但是，如果真正跑快點兒把賊人追上，把賊物奪回來，那也未免大煞風景。所以，偷者儘可『明人不作暗事』，大喊

着『偷龍王了！偷雨了！』，而追者也儘嚷着『追雨呀！追雨呀！』，而實際上是雙方早有諒解，夥同欺騙那木雕泥塑的龍王。假若龍王『拿着棒槌就紉針』，把雙方的遊戲當作虔誠，不待鋪壇許願，半路途中就命令雷公電母行雲布雨，大家也許就把牠拋在高梁地裏，一哄而散，這個當牠可就上老了。而據說在這追雨的路程中，龍王卻是時常的上當而降雨。

追，意義在追雨，並非是追賊，所以賊人絕用不着急走惶忙。他們一邊走着，一邊商議銷賊的辦法。龍王不止馱來了一個，他們決定每位領袖都得給他栽一份兒；當然，頂大的一尊龍王頭子得靠在村長伍的大門口。他們回到自己村裏，依計而行，都安置妥貼了，然後回家去睡大覺，裝作沒事人兒。

第二天大清早，那些有頭有臉兒的領袖們一開大門，撲通一聲，嚇人一跳，半截樹身似的跌到自己的門閂兒裏邊來，差點兒砸；脚面。仔細一瞧，鼻子裏哼了一聲，心裏也就明白了。沒法子，只得先把泥胎弄到官房裏去再說。有的也許向那些鹵莽的青年人抱怨幾句。但是生米已成熟飯，領袖們反正會承認事實。

在官房裏，領袖們開着重要的求雨會議。青年們在窗子外面擁擠着竊聽。領袖們議事，照例是你言我語，先有一陣不知所云的緒論，次則不好不追認『偷龍王』也還算是當務之



急，終於談到『鋪壇』的時限問題。圖省事的人們主張鋪壇三日夜，三天下了透雨，龍王有靈，領袖有臉，大家有益，可謂三全其美；三天倘若晴天，麻麻胡胡了事，也不能問龍王老爺要什麼賠償。可是還有貪熱鬧的，也可以說是買好青年的，堅持着要鋪壇十日，理由彷彿是，總得容許龍王有往返天庭奏明玉帝的時間，方顯得人們的信心虔誠。有了兩個極端，折中派自然可以佔優勝了，於是定規鋪壇五晝夜。窗外的青年們，這時候要豎起耳朵來聽一件更值得關心的問題了，鋪壇雖已議妥，怎樣『許願』呢？領袖們深知一般人的脾氣是『好了瘡，忘了疼』，求雨容易許願難，有人許願無人還，所以遇上這個節目，便七嘴八舌，久而不決。直到最後一位慷慨的領袖才說：『就是這樣，五天以內，盼禱龍王爺顯聖，清風細雨給個十足，咱們情願奉獻大戲一台仰答神庥！』青年們聽到這兒，彼此相視而笑，心裏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本來嗎，『徹龍王』就爲是給唱大戲造機會，誰不知道求雨是欺騙自己！

這些大領袖們並不知道採取委員制，在實行鋪壇與許願之前，還得推定一位『會頭』，總理這檔子事。這會頭，是個不大容易支持的角色，因爲，他不止是要人佩服，還得要神也信得過才合格。在鋪壇期間，他必須戒酒除葷或者還不算什麼困難，要緊的是絕對不許接近女人；可是同時因爲他得要坐夜，跪香，喫種種辛苦，年老德高的又不能勝任。所以這會頭

之職，不一定是村長們兼辦，而是具有特別信心的精壯善男子。

有了會頭，那些儉龍王的青年們算是有了正式統帥。在神的面前，他們甘心樂意的接受會頭的命令，在炎天烈日之下，往來奔走，取東借西。『人多好作活』，不到半日，神棚搭成了，祭壇鋪好了；龍王老爺堂皇的在供臺上坐着，蠟燭點着，高香燒着，然後『鳴鑼其鏜』，聚集合村人等，由會頭率領着，一齊跪在塵埃，叩頭，焚疏，許願，放爆竹，號彌陀佛，轟轟鬧鬧，求雨的初步儀式，於是告成。

鋪壇求雨，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沒有一個人不受這件事的震蕩。神棚是棚匠們的心結構，處處表現着他們的技巧。神棚前面，陳列着青年們向各家挑選來的出號大缸，缸中滿盛着清水，插着柳枝，赤身裸體的小孩子們，把柳條兒編成帽圈頂在頭上，活像年畫上呂仙的徒弟柳樹精。老太太們是不論早晚，只要有工夫，她就來叩頭，嘴裏還不住的念念叨叨的。她們叩完了頭，還得指手畫腳的給龍王排排輩數：南海龍王的臉兒是紅的，東海龍王的臉兒是青的，中流個兒的是龍子，小孩樣兒的是龍孫，彷彿老龍家裏修譜的時候，她們都是編纂委員。鄰村裏的人們，也都帶着紙碼香鏢前來上供；主人遠接近送，極盡村際間的禮節。最難描畫的是那些血氣方剛的青年，一個個好像瘋狂的駱駝似的，抬出大鑼大鼓來使

着絕勁的敲，敲得震天價響。他們混身的筋肉暴突着，汗流如洗，飯都顧不得喫；就憑這股子蠻勁兒，龍王要是曉事的，真也不好意思令他們失望！

這時期，天空若有片雲悠悠，大家一齊伸長脖子望着，嘴裏不住祈禱着：『瞧吧！這必定是龍王搬來的雨！』如果雲出無心，曇花一現，大家自然是垂頭喪氣，顧左右而言他；倘若雲彩越來越大，一霎時遮過暴烈的太陽，青年們的鑼鼓砸得更起勁兒，鄰村瞧熱鬧的人們都竊竊私語『捉住了！捉住了！捉住了一台大戲！』老太太們又搜出她們的老話頭：『雲彩往西，大水沒雞；雲彩往南，大水漂船！瞧，雲彩是南跑！』恰當此時要再來一道立閃，一聲霹雷，人們的血液立刻沸騰得不可遏止，由會頭率領着，黑鴉鴉跪在地上一大片。爆竹聲，鑼鼓聲，號佛聲，再加上天空的雷聲，構成一部偉大的人神交響樂。萬一適逢其會，真個甘霖沛降，別人不論，會頭跪在那兒，直槪兒似的，一動也不許動；否則雨若下得不充足，人們會責備他不盡職。要不怎麼說會頭不易作呢！

然而龍王雖靈，未必就能違天降雨。鋪壇之後，赤日燒天，萬里無雲也是常事。第一天，大家力持鎮靜；第二天，還是決心忍耐。到了第三天若再無雨意，人們就不免遷怒了，把龍王全家從供桌上提了下來，那兒的太陽毒辣，就把牠們擺在那兒。空晒還嫌不解氣，還

得給牠們的臉上抹些個棉花籽兒油。意思是，向你叩頭，請願，你既不理碴兒，那麼，只好也請你嘗一嘗這太陽光造的炮烙之刑。人神一理，這叫做『先禮而後兵』。青年們這時最爲灰心，鑼歇鼓息，無心再敲，還不時的受領袖的奚落。他們瞧着那油脂模糊的龍王，又可憐又可氣，暗叫一聲：『你若再不下雨，烤熟了你的肉也應該！』

人還得說是萬物之靈，把龍王差點兒晒焦了也沒有長雲彩，人們立刻覺悟到動硬的無效，還須要動軟的。這最末的一着兒，是要爲龍王舉行一個更威風更光榮的出巡大典，要用八人大轎抬着牠老人家到附近村莊裏去散散心。龍王不止一位，坐轎的必須是貌像猙獰，早魃一見就得嚇跑了的才行。出巡之前，會頭再焚黃表，加重許願。青年們也重新打起精神來，準備大轎，借用車馬，分配旗纛傘扇整套兒的執事。所有隨從人等，必須齋戒沐浴，葱蒜絕對禁食。單等時辰一到，擊鑼鳴鐘，放炮擂鼓，浩浩蕩蕩，法駕啓行；鄰村的男女老幼，一見龍王來臨，誰也不肯輕易放棄職守，有人幫着抬轎，有人接替打傘，攀轎焚香，中途上表；街上是清水壓塵，水簾滿布，柳枝倒插，俱都是溝溝壕壕平，萬物復蘇的象徵。在這盛典進行的路途中，據說龍王感到欣悅而下透雨，又是很有把握的事情。

龍王出巡以後，天氣更仍舊是『金石流，土山焦』的樣子，那，牠不止是疲弱無能，簡

直是罪孽深重了。龍王之來，並不是人們在青天白日從大門裏迎進來的，而是半夜裏偷來的。牠若廣施恩澤，有功於人，人們當然不須查牠的來路如何，依例的歌功頌德，奉之若神明啦。倘若墮限已滿，牠除了享豐膳，坐首席，連個雨星兒也沒有，那牠就彷彿卸任的貪官一樣，人們不揪着揍牠一頓就是好，誰還耐煩理牠才怪呢！不過人們也並不是不與龍王爲善，直到墮限的最末一秒鐘要開始下足雨，這件功勞還是記在牠們的名下，一台大戲照樣兒的涮不了牠。

總之，求雨而得雨，人得實益，神享靈名。龍王披紅掛彩，威風煊赫；青年們歡天喜地的準備着搭戲台，也完全是與國現象。反過來說，這些偷來的若儘是些旱龍王，牠們只好關在一間破廟裏，等待明年天旱了再有人來偷；可是青年們惱着臉兒去拆神棚，那神氣才真正是『如喪者妣！』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於北平。

## 糖瓜祭灶

有家必有灶，有灶卽有神，有神斯有祭。祭灶，又名送灶，當灶神登天報本時，家中主婦爲之設筵餞行也。『一盞清茶一縷煙，灶君皇帝上青天。』此唐代羅隱送灶詩，得證此風已久。

時至今日，義主三民，曆定一尊；政令所施，服從無間人神，灶王爺年終登天，亦應尊奉「國曆」才是；然而他們竟不依法啓程，此實因主婦們祭灶，非到「廢曆」臘月二十三，不肯舉行也。我們的營長二嫂便是一例。

二嫂雖係文盲，卻能維新；自離鄉入軍，作了隨營太太以來，剪髮，描眉，改足，易裝，居然是一位「摩登」。她學會了扯月份牌，學會了說「幾號」，「禮拜幾」，凡是營長階級所常用的語詞，她差不多全掛在嘴邊。例如二哥說：「這一仗打得真『兇』！」她必定接一句：「真是『凶多吉少』！」二哥說：「大排長死得真『慘』！」她立刻就接一句：「真是『慚愧』得很！」二嫂的一切的一切都『咸與維新』，何以對於祭灶，要『率由舊曆』呢？

這並非是二嫂膽敢無視黨國曆法，而實在是一個『整個兒的社會問題』。蓋祭灶必得用糖瓜，而糖瓜一物，非到「廢曆」臘月二十以後，街上沒有賣的。

祭灶之所以必須糖瓜，猶之乎見官之必須送禮，關係當事人切身的利害，與那新船下水之必須擲瓶，新路通車之必須剪繩，迹近抄襲，事涉迷信者，不容相提並論。

灶王之爲神，位卑而接近民衆，祿少而權大無朋；天天高據鍋台，時時監察全家。舉凡夫妻反目，婆媳不和，兄弟鬩牆，妯娌吵嘴，以及蒸多煮少，挑肥揀瘦，殘粒妄拋，油鹽浪費，諸種天律所不及，人情所難免的瑣碎雜事，隱微閒情，都在灶神洞鑑之中。年終登天，面奏玉帝；一言褒貶，立判禍福。此家主婦如營長二嫂之類之所以不敢不敬他，畏他，以至於諂媚他，祈禱他『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也。賄之以糖瓜，良以此耳。然糖瓜之妙用，更有出乎『敬，畏，諂』的意義之外者。

夫糖瓜，北平名之曰關東糖，甜味不大而膠性不小。在祭灶的時候，二嫂先把糖瓜擺在鍋台上錫着；然後依次的燃燭焚香，把事前用高粱桿兒紮的一匹馬也拉上來，馬身上還歇着兩個紙糊的口袋。這些都準備齊全了，二嫂親手把平時永不理會的，貼在牆上煙燻了一年的『灶馬』揭下來，先用糖瓜輕輕兒的甜他一下，使他感到相當的快慰；然後『先發制神』，

開始訴苦：『本應多供酒肴，只因一家七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能喫的多，能做的少；又因為水旱蝗災，收成不好；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這是訴苦的公式。

針對着訴苦，緊接着就是請願。這一套『願詞』，才真能表示出營長二嫂的聰明絕頂。最初，她剛嫁給二哥那幾年，五穀豐登，天下太平；二嫂家倉滿庫流，食足衣豐。那時她的『願詞』是：『金馬去，銀馬來，給我們帶下五男二女來！』想不到灶王爺還是真靈驗，八年之間，她一連氣兒生了七胎。這七個挨肩兒的孩子，不要說養育周全，就是把涼水燒成熱水，累死她也未見得能供得上孩子們喝。要是傷了風咳嗽起來，由頂小的到頂大的，一個比一個聲高，誰也不讓誰。最使二嫂着急的是，她自己那一雙迎風流淚的紅眼睛，把七個孩子的十四個眼珠子都宣傳得帶了色彩。這時候兒她的願詞變了：『金馬去，銀馬來，給我們帶下兩筐眼藥來！』隨後，水旱兵蝗，災禍相連，她那七個孩子餓死了五個，剩下的那兩個還是哭着問她要喫的。二哥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這才棄家從戎。由這痛苦的經驗，二嫂知道非向灶神提出一個根本的要求不可，那就是要求一件『萬王之王』，其名爲『錢』的東西。後來，二哥因爲打過幾次敗仗發了財，又因爲打過幾次勝仗升了官；二嫂也就由村婦而太太了。這豈能不說是二嫂的願詞之效力？現在她那兩個兒子也都成家了，而且都學會跳舞與溜



冰。二嫂細心一算，她該請求灶神給帶下一羣孫子來了。然而她卻不知道那兩對小夫婦利用種種科學方法防備灶神顯靈，而只管編她的『願詞』，編得又得體又扼要。

不過人神一理，灶王爺決不能白給人服務。以二嫂之聰明，豈不知此？所以在請願之後，緊接着就許願：『明年先給帶下兩個孫子來，豬頭大供一定少不了你老人家的！』如果灶王還是從前那位灶王，這豬頭大供，可真是未之前『聞！』而現在的營長二嫂，就是天天供整豬整羊，也並不愁沒錢買。

許完願，似乎就應該把『灶馬』焚燒，送他老人家上天了；然而不，還不到時候兒，還有個着數兒沒作呢。

二嫂雖然先給了灶神一點甜頭兒，又甜言蜜語的囉嗦了半天；但是誰能準知道灶神一定滿意呢？誰能擔保他老人家不挑眼？先不要說他老人家有所不滿，故意把家庭內幕呈報給玉帝，就是萬一他說順了嘴，偶然洩漏出一星半點，惹出些是非來，這一家人也得『喫不了，兜着走。』二嫂那樣精明的人，豈能有這樣的失着兒？她向來是『拿穩了再放』的，乾脆使灶王『口欲言而囁嚅』，想說也說不出來！這時候兒，那錫了半天的糖瓜可就用着了。她拿錫軟了的糖瓜，狠狠往灶王的嘴上抹，只怕粘不結實。一邊抹，一邊囑咐他：『二十三，糖

黃 土 泥

七二

瓜粘；喫糖瓜，莫多言！——你看，要是沒有糖瓜，還怎麼能祭灶呢？此祭灶之所以不能不行舊曆也。

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即臘月二十三日記於河北定縣

## 掃帚

掃帚是河北的莊稼名兒，在書本子上叫做地膚，地葵，涎衣，鴨舌，千頭子，千心妓女之類，一時也數不清，道不明。不過農家所以種植牠，並不在乎牠享有那麼些個典雅的名字，而是因為牠生得莖密枝繁，綁成掃帚，可以糞除一切的污穢，可以當作農家重要的工具。至於點綴風景，也只是自然的結果，農家壓根兒就沒有那種意識。

春天一到驚蟄，人們就開始栽蒜，蒜畦裏慢慢的加多小坑兒，那裏邊就埋伏上極細小的掃帚籽兒。本來掃帚不一定要夾雜在蒜畦裏。不過在掃帚還不至於長大，蒜頭兒就可以收穫，並不妨礙牠的發展。這樣一畝蒜至少可以賣到六七元，在農家實在可以說是有效的收入。所以，凡是不過於愛惜人力和地力的人家，多半都是掃帚地裏先種上一季蒜。其先，掃帚苗兒叢生着，漸次的剔拔，最後，一個坑兒裏只留下一棵頂肥頂大的，使牠盡量的生長；剔拔下來的嫩苗兒，用開水煮了拌上蒜，再能加上一點兒鹽，那便是鄉村珍味。

掃帚並不需要多麼好的肥料。施上一點兒槽腳糞就得了。在每一棵掃帚向陽的一面，做

個半圓形的細溝，糞就填在溝裏。這溝的深淺與半圓的大小，都需要相當的考究，一不合適，糞勁兒便不能全部用在根子上。——不過在麥熟以前，得有大量的水去澆牠。現在鄉下澆水的利器是水車，拉水車得要牲口，可是家裏若沒有二十畝好地，連一個比狗略大點兒的小毛驢也養不起；而且就是有了牲口要不餵些糧食，牠也沒有力氣整天的拉水車；到了春天連人喫的都不過是些白薯麵和蘿蔔乾兒，那有糧食給牲口喫！所以，農人們的意思，以為那些建設農村的專員們，先慢着擬他們的紙上計劃，只要能把水車改良到不用牲口而用人力也可以推得動了，其功就不在神農黃帝之下！澆水，真稱得起是第一着兒苦活。以種掃帚而論，除了澆水，預多再耨兩遍也就夠了，並不需要更多的工力。

菊花的被人稱贊，因為她不屑於和那些凡卉俗花爭一日之長，而自有她的凌霜傲枝。其實掃帚草一樣的也有那種氣概。過了麥熟，掃帚不需要澆水了，夏秋兩季一個很長的時間，會被人們完全忘卻。牠沒有美麗的花，也不結香甜的果，只是悄悄的充實自己的筋骨，培養自己掃除一切的能力。等到別的莊稼活到盡頭，牠已經長的像一棵小檜樹似的有兩三圍大，屹立曠野，巍巍獨尊，好像說：『這並不是自己有怎樣的堅實壯大，實在是別的莊稼太纖弱，太早熟了！』

江南的霜葉，不是很能動人遊興嗎？這農村秋後的掃帚草，滿田滿野，紅紫萬千，景色也並不比霜葉差些。在一隻黑漆的瓷瓶上，襯着大朵的紅牡丹；枯樹林中，忽然透出一段古剝紅牆；灰色洗洗的鄉下，有三兩個村姑穿着紅衣裳；秋後穀收草萎，一切缺乏生氣的田間，生着無數深紅淺紫的掃帚：都不能不說是極膽大極藝術的點綴。

由深綠變成淺紅，由淺紅變成深紫，這掃帚便是很正確的氣候測定表。正當要刨白薯，篩花生，削棉花稽，大家忙得腳手不得閒的時候，掃帚趁着這個熱鬧季兒，也就應該往村裏拔。所以在這晚秋的一週間，鄉莊裏又看不到一個閒人來往。不過拔掃帚這個工作，必須有力氣，又得很細心。先把兩手倒背過去，身子略矮一矮，把掃帚輕輕的駝住，然後向起一立，掃帚便拔出土來。倘若遇上粗手笨腳的魯莽漢子，把掃帚的枝莖折斷了，這收穫就得減成色。所以做這類活兒，跟拔麥子一樣。飯食上得有特別的着數兒。

綁掃帚，雖然也算是一種莊稼活兒，可是因為偏於手藝，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在這如果不趕緊綁上，晒得太乾了就容易折斷了的幾天以內，有這種手藝的人們，好像喜神一樣，到處受歡迎。一天掙到銅元一百五十枚的高工價不必說，頓飯還得有酒喝。不過，也真不容易，你見了他們光着膀子還不住的出汗那股子勁兒，你一定會這樣的想：酒菜給這種人

喫了真不冤枉！他們把一棵蓬頭散髮的掃帚拿在手中，端詳一下，順溜一下，擱在桌案上，再壓上一塊木板，然後他們坐在木板上面，用一枝手指粗細的柳條兒，在掃帚柄兒上打上兩道箍。這兩道箍不容易勒得很緊；講究把掃帚使得只剩下一個枯碴兒，兩道箍也不能有絲毫鬆懈，纔算是藝兒。據說一天綁六七十個掃帚並不算什麼，所困難的是樣式得要一律，像是模子裏磕出來的一般。綁好了兩道箍，再拿起鐮刀來把根子削光滑了，以便於把握。那刃上一點鋼也沒有的破鐮刀，到了他們手裏，就彷彿『削鐵如泥』的寶劍似的，用起來毫不費力。

在掃帚打箍的時候，掃帚籽兒會被揉下一大半來，一種極細極多的籽粒，堆在桌案下面。如果有上一畝地的掃帚籽兒，一粒也不浪費的種在地裏，不出三年，準會布滿了全世界。據說最初大家對於這些種籽，找不出它的用處，又不能隨便拋棄；一個不小心，把它混在糞土裏去了，看吧，明年你的地裏便會有拔不勝拔的掃帚苗生出來；如果把它燻了炕，也怕有燒不盡的留在灰裏，一樣的惹禍。近來人們聰明了，知道把它堆在北牆根兒下面，到了來春。潑上些水使它生出細長的芽子來，再墊在豬圈裏去造糞肥田。這真是一舉兩得的法子。也有人說，把掃帚籽兒上鍋炮烙，再調上些香油，治療凍瘡，十分有效。不曉得醫學上是不是承認這一點。

有許多的東西是這樣，只要多了，就是奇觀。以這並不怎樣貴重的掃帚說，綁好了，壓上木板，不論房上，院裏，門外，都一排一排的垛起來，人們只能在牠們的夾縫中來往着，彷彿甘心爲牠們而生活着。因此，可以使人悟到，有些帶兵的人往往覺得多多益善，也許爲的是愉快觀瞻而不是爲着作戰。

掃帚壓到明年春天，用大車拉到集市或是廟會上去發賣。在這個年頭兒，賣一角錢一把，一畝地以四百把計，還可以折賣四十元。比起種穀子棉花來，並不是不合算。有人疑惑牠長的太大了些，一定多耗地力，影響到來年的莊稼；但是據老農們說並不如此，到來春天種大麥或露仁，還是一樣長得好。所差的，要種其他的莊稼，除了糧食還可以落下一把柴草，掃帚是連根兒賣；而且農家要是現錢出貨，纔能堵擋飢荒。掃帚是由種上的日子起，非過一年不能折賣出去，未免遠水不解近渴。所以人們還不肯把全數的地畝都種上掃帚。

立在村口遠望，看到春天撒上的把掃帚籽兒，已經有了紅紫萬千的成果，令人感到無限的美麗與和平景象。在這秋高氣爽的日子，喜歡到山裏去欣賞霜葉的人們，何不來到農村，一觀掃帚的奇景？

二十三年陰歷九月十五日於谷中。

## 定縣的平民教育

如果說定縣的『平民教育』已經聳動了世界的聽聞，決不含有絲毫的誇張。一年到頭，平漢路上不斷有中外人士到定縣去看『平教工作』，在惠風和暢的春假期間，定縣城內的大小旅店，各級飯莊，都塞滿了東西南北的參觀人。定縣沒有山林幽趣，沒有馬路電燈，沒有戲院，沒有洋房，沒有西餐館與洋服店；假若沒有『平教會的實驗工作』，只憑城南平板無奇的田疇，城北一望無涯的沙海，不能吸引那麼多的人來，確係實情。但是，那成千累萬的中西人士看了『平教工作』之後，到底得了些什麼印象，恐怕沒有兩個人的說法會完全相同。原因是『平民教育』，決不像字面兒上所表現的那麼簡單。『平教會』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回顧過去，似出發於識字運動；觀察現在，正努力於縣政建設；瞻望將來，則著眼在民族改造。同時各種工作，連鎖進行；伏根埋線，萬柄齊舉。一鱗一爪，都有過縝密的研究；一點一滴，都曾經多次的實驗。走馬觀花，當然不免盲人摸象只得一偏之弊。就是參加平教隊中，若不追源溯本，細心體察，也不能盡悉其意義。我寫此文，也只是粗枝大葉，老實的



說我個人的所見所知。希望在平教會工作的瞿菊農湯孟若孫伏園彭一湖諸先生能有更完整更有系統的文章，將『平教會』更清晰的公告國人！

### 一·苦力與平教

談到定縣的平民教育，不得不敘述創造平教的晏陽初先生。在歐戰期間，他由美國跑到法國去辦華工教育。一天到晚與五千名目不識丁的華工在一起，教訓他們，組織他們，因而深切的認識了『苦力之苦與苦力之力』。他對於中國一向被人忽視了的平民，發生了一種新信仰，新希望；覺得中國真正的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鐵，而是三萬萬以上不知不覺的農民。要把這些農民的智慧開發出來，培養起來，使他們有力量自動起來改造，改造纔能成功；自動起來建設，建設纔會生根；自動起來運動復興民族，民族纔有真正復興之一日。他從那時起，便決定獻身於平民教育。

民國九年，晏先生歸國，在上海青年協會主持平民教育科的職務，開始平民教育的調查與研究。後來在長沙，煙臺，嘉興，杭州等地作大規模的平教試驗。一時平教空氣，瀰漫全國。

『平教會』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簡稱。成立平教總會於北平帝王廟，是在民國

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省已經有了實際的平教工作之後。先有工作而後有名稱，乃是平教會一個特色。當時總會的董事長是故去的熊朱其慧先生，幹事長就是晏陽初先生。可是晏先生脫離青年會到北平去就職幹事長，卻在民國十三年九月間。換言之，平教會的工作開始，是在十三年。

最初的平民教育，只在城市裏推行。後來傅葆琛先生來參加工作，立刻兼顧到鄉村教育。他們計畫把全國分爲華南，華北，華東，華西，華中，西北及東北，作爲實施平教的七大區域；並決定先由華北入手，選定河北定縣作實驗區。現在『平教會』在定縣的全名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

在沒有遷到定縣的時候兒，平教會有城市，鄉村，士兵，華僑四種教育，與現在的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種教育，名不同而實亦異。在北伐未成功以前。平教會因爲推行士兵教育的結果，很自然的惹起許多有實力者的注意，得到他們的拉攏；又加以本身經濟的壓迫，環境的難窘，似乎是很容易傾向於某黨某派，陷入政爭的漩渦裏去；然而平教會卻始終保持着獨立的學術研究精神。

嗣後許多大學教授，大學校長，如陳筑山，瞿菊農，湯茂如，李景漢，鄭曉裳這些人都

來參加平教工作。『吾道不孤』，誰也猛着勁兒幹。其先本在京兆與保定各選二十縣進行工作。十八年秋爲了縮小範圍加大力量，決定從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遷到定縣去集中實驗。工作人員並約定都帶家眷到定縣，以示下鄉決心。在許多博士教授，打破歷來往城市跑的習慣，而返回頭去到鄉下來喫苦與喫土，把『深入民間』這句口號硬給具體化，我以爲頗值一提！

說了半天，一句頂重要的話幾乎忘了，就是平教會是個『私人的學術研究團體』；搬到定縣以後，集中精力在研究『農村應改的是什麼，應造的是什麼，國家建設的內容與夫民族復興的條件又是什麼。』在這許多『什麼』要解答之前，必須先『作新民』；作新民必須有賴於新教育。平教會所以要深入民間，意在根據一般人的生活需要，創造新教育的內容；根據一般人的生活習慣，制定新教育的方法；並根據社會的演變，民族的進展，創制新教育的方案。構成簡易制度，充實應用的學術，確定推行的方法，然後貢獻政府，以備採擇。

所以，參觀人士若以看模範縣的眼光，到定縣去看平民教育，必定感到若干失望；平教會壓根兒就沒有意思只造成一個模範縣。

## 二·四教與三式

定縣的平民教育

平教會正在與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合作進行縣政建設的實驗。建設與教育，在平教會認為是一非二；『教育的結果是建設，建設的過程是教育。』

所有教育的內容與方法，平教會並不會搬取外國的成方，硬來向自己的頭上扣；只是在實際工作的進行中，慢慢的創造，一點一滴的堆積而成。最初不過要祛除一般人的愚昧而啓發其智慧，所以有『文藝教育』以培養其『知識力』。嗣後感覺到人民的愚昧實與貧窮有關，愚昧尚能苟延殘喘，貧窮則朝不保夕；於是又有『生計教育』以培養其『生產力』。後來又感覺人民的體弱多病而死亡率高，實為民族之憂，乃又有『衛生教育』以培養其『強健力』。同時感到一般人民的自私心重，因之生活散漫，難以團結；於是又有『公民教育』以培養其『團結力』。所謂四種教育，乃是根據實際生活之需要而創造出來的新教育內容之犖犖大端。實施四種教育的方式又有三種：學校式教育以教育青年為主，因為青年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兼顧到教育兒童，因為兒童是民族復興的預備隊。此外有社會式教育及家庭教育，其目的在使整個兒的社會，都變成教育的環境。教育內容的實驗，所以定教材之是否合適；教育方式的實驗，所以定方法之是否合宜，而教育方案之擬定，又都得根據社會調查所得之事實，以免主觀的錯誤。

平教會在定縣的社會調查，是李景漢先生主持的。凡定縣的歷史，地理，風俗習慣，政治，經濟，交通，戶口，土地分配，出生死亡，教育，信仰，物產，賦稅，娛樂，荒災，寺廟，醫藥，水井，磚窯，結婚年齡，文盲數目，一切等等，我數都數不清。可是他們不但都在棋盤上畫成了小蛇，而且大半都已編印成書。這一部分工作人員彷彿穿山甲，沒有社會上的那一處，他們沒有鑽透。

文藝教育這筆賬很難列清單，太複太雜了。先說孫伏園先生主持的平民文學這一部，把製詞表，選簡字這些大節目不提；採集民間文藝，編輯各種教材，也不講；只說那六百種『平民讀物』，得費多少事！每一種讀物編成了，先得拿到平民學校去試讀，然後改訂，然後詞類連書加上注音符號，然後付印。啊呀，不易！其次說到鄭襲裳先生主持的藝術教育，有圖畫，有音樂，有廣播無線電機件製造所。單看那一排由貴而賤，由繁而簡的收音機盒，可以了然他們怎麼樣研求又美觀又經濟。最後談到熊佛西先生主持的農村戲劇，我可以告訴你，定縣已經有好幾處由農民自動建築的露天劇場。

生計教育要訓練農民生計上的現代知識與技能，以增加生產；要創造合作經營組織；要養成國民經濟的意識與控制經濟環境的能力。這一部分工作，在外行只能瞧熱鬧，村裏合作

社不錯，農場小麥長得好，豬跟雞都特別肥大。至於棉花育種必得五七年，還得經過『表證農家』的試驗，才能確定其成績，在沒有耐心的人，當然等不及看。

衛生教育，一方面研究如何教育一般最不講衛生的人民講衛生；一方面在農村的人才與經濟兩極困難之下，已經創造出適合民衆需要的保健組織。每村設保健員一人，訓練平校畢業生充任。一村的報告死生，改造水井，普及種痘，救急治療，都歸保健員負責。這是作農村生命統計最經濟，最可靠，實爲今日國內僅有的最有效的方法。每區設保健所，有醫師，有助理。每縣設保健院，作全縣衛生教育與衛生建設的總機關。這一套組織每年總共用費約三萬五千元。以定縣人口四十萬計，每人每年平均負擔不到一角。

公民教育的工作，有國族精神的研究，農村自治的研究，公民教育材料的研究，公民活動指導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結果，多半都有印刷品出售，誰要詳細知道，誰可以到平教會的售書處去買。

四種教育譬如貨物的製造廠，三種方式才是貨物售賣處。貨物不良，自然銷路不廣；推銷無術，必定也得賠本兒。最先作實施的研究時，原有二種方式。現在感覺到分爲三個鋪面，不如合爲一個櫃台爲便。於是把歷年來這三種方式所求得的種種方法與材料，統歸到村

建設委員會去推行。

村建設委員會是平教會研究實驗的成績之一，現在已經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探擇推行。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小學教師，有村中領袖。假定以村學作教育的中心，則村中的壁報與報時鐘，由小學兒童負責；夜間的平校或公民服務訓練班，則由村學教師擔任。那些不到小學年齡的幼兒，由女平校的學生分任保姆，組織露天幼稚園，農忙時還可以組織托兒所。至於有些因忙因貧沒法到學校受教育的青年成人或兒童們，則由村學兒童之優秀者，分赴各家組織傳習處。所有自衛，修路，作保健員，管理公共圖書及其他一切公共事務，都是公民服務訓練班的學生們去負責。說下去，話就過長了，只好打住。

### 三·平教會與研究院

『研究院』就是上文所談到的『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恰巧也在定縣。他與私人學術團體的平教會在法律上經濟上並沒有關係；而實際工作上卻有很密切的合作。有人說，因為平教運動發展到了需要與政治合作的程度，然後才設立的研究院，事實上也許沒有多大的錯誤。研究院的院長是平教會的幹事長晏陽初先生，副院長是平教會的秘書長陳筑山先生，院中一部分專門人才也是由平教會的人員兼任。自然，他們都是兼職而不兼薪，所以一個個

的只見加忙，不見更闊。

研究院借用平教會的人才，採用平教會一切的設備及研究實驗已經成功的方法與工具，推行全縣。例如除文盲，保健制度，農業表證制度，合作制度等，已經獲得相當的成績。設立不到兩年，月費只有五千的研究院，能夠博得一部分人士的喝彩，不為無因。

平教會所有的研究實驗，決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為實驗而實驗。』而是『為推廣』。在沒有成績不必說，有了成績，真要推廣，那就不是一個私人的學術團體所能為力，所以不能拋開政治。但是政治力量如何運用，運用何等政治力量，都非得從政治本身上一番研究實驗工作不可，這又不是平教會所能為力，所以不能不借重研究院。

研究院與平教會合作，可以說是『政治與學術結合』；平教會與研究院合作，可以說是『學術與政治結合』。兩方面共同的目標是，『政治，學術化；學術，事業化。』

#### 四·經費何自來

由民國十三年算起，平教會也有十一年的歷史，在私人的學術團體能夠維持這麼久的，還有那一個我不知道。最初有一個幹事長，因與湖南賑災會同院的關係，還有半個聽差和半個書記；現在變成將近三百人的大團體。而直接參加過平教工作的至少也有一千人。經費則



由三千六百元的常年費，變成十幾萬了。這其間到底有什麼神祕，可以說一言難盡。先解答這個問題吧，『平教經費何自而來？』

提到平教會的經費來源，可以說令人悲喜交集。政府以及全國人士，今日談農村建設，明日倡民族復興，而對於這拾頭苦幹，真正已有建設成績的平教會，除了空口誇贊算作最惠的禮品以外，並沒有見過一文錢的實力援助。然而也有熊朱其慧其人，肯每年掏出三千六百元；更有愛國僑胞，傾囊相助；還有一部分異國的平教同志，幫着奔走呼號。所以，平教經費雖係晏陽初先生沿門托鉢，募化而來，十幾年中，並沒有因為經費阻礙而減速進展。

民國十四年，可以說是平教會奠基的時期。六月間，晏先生赴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國民會議』，曾經有二十五分鐘的演講『中國的平民教育』，感動了各國代表，興奮了當地華僑。平教運動從此得到了國際的同情。華僑則除了請晏先生講演過三十餘次，會自動的組織募捐隊，在三天之內，募得了兩萬美金。其間一個削賣水菓的華僑親對晏先生說：『我是一個窮人，只能捐助一千美金！』

民國十七年，晏先生因赴美國母校耶魯大學領受榮譽學位之便，在美洲各地講演平民教育，結識了許多外國同志。一年的光景，這些外國同志，幫同晏先生設盡種種方法，募得了

一點五年爲限而附有條件的補助金。在每一次講演之後，晏先生說，總是得到聽衆們熱烈的鼓掌；然而鼓掌是一回事，由口袋裏向外掏錢又是一回事。有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叫費爾德的青年，是某大學的學生，因聽了平教運動的講演而受感動，情願追隨晏先生作些提皮包打電話的工作。許多日子，沒有募到一文錢的晏先生，這一天忽然接到一紙五千元的支票，一看，卻是那位義務工友費爾德開來的。

美國方面的捐款，並不是慈善的施捨，而是衝着你的工作成績而規定。所以在能得到他們的幫助這一點，也足以證明平教工作，是有他的成績與價值。

時常有人這樣疑問：『定縣有平教會許多人，許多錢，當然可以推行平民教育，他縣又怎麼辦？』這是很容易解答的，平教會在定縣所作的是研究實驗的工作，當然，時間，人力，金錢都比較費的多些。在沒有得到使他縣不必增加人力財力也能推行方案之前，這個研究實驗就算沒有成功。

#### 五·平教與平民

『平民教育一心爲平民，但是，平民到底能不能接受平教工作？』這由平教會逐年發展的情形可以解答；不過，工作的進行不是直線的，也可以想像得知。凡是一種新興事業，尤

其是改建事業，決不會一往無阻，平教工作也非例外。

四教三式無論怎麼樣適應國情民情，但是不會容許拜菩薩吞香灰；工作人員無論怎麼樣平民化，也總不會不躲避天花猩紅熱。而所有的阻力與困難，就全在這『不妥協』，全在這『要同化他，而不同化於他。』

爲了要拽着平民前進，不能不先同他結合。有的根本他就不許你結合，有的好容易結合了，及至向前一拽，又拽散了。譬如到一個村莊去辦學校，不得不先同村莊主事的人們接洽。但是主事的常常是怕事的，他見你前街來了，他早由後街溜了。好容易見了面，他見你服裝不順眼，或是鼻子有點兒歪，瞧吧，說話準不投機。有時三個首領，你只拜訪了倆，其餘一個會變成禍根苗。本來並非主事但是他自以爲在村莊裏相當的有頭臉兒，你要一忽略，也是麻煩。如此種種，使你初步接洽就不能成功。

費了移山倒海之力，開學了，能來的學生又寥寥無幾。窮的不能來，忙的不能來，不窮不忙而因爲有仇人先入了學的，也不肯來。本來『官』與『兵』解決這些問題，易如反掌，不過平教會不是官又不是兵。

『平民』是可敬可愛的；『某一個平民』往往是不可敬也不可愛而是可憐的。譬如他有

了病，單勸他不吃仙藥就得使破了嘴。就是他肯把狐仙牌位碰碎了，離着信仰穿着白孝袍的西醫，還有十萬八千里。就算他獨具大勇，肯去住保健院；但是睜眼一看，女兒不在床邊，孫子不在膝前，於是號啕大哭，非得出院不可。醫生知道他出院就得死，急得轉磨沒辦法。

信用合作社成立了，平民出低息可以借到款。而放高利貸的另一部分平民把平教會看成洪水猛獸，也很自然。

總之，平民對於平教發生的一切阻力，並不是平民的過，而是「愚窮弱私」這些東西作怪。平教會想盡了方法，用盡了力氣，也無非是同這些鬼怪作戰。

## 孫伏園先生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天氣正極熱，於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民間社）晤孫伏園先生，他正和瞿菊農黎季純兩先生談得笑容滿面。他們每人搖着一把破芭蕉葉，汗都溼透了重衫。

『老向，聽說你要記孫伏園，記得了沒有？』瞿先生這樣問我。——在三個月以前，有一次大家午餐，我曾經洩漏過這個題目。現在又被他提起來。

『這兩天恰巧陶亢德先生也來信催索這篇文章，使我正在為難。和伏園先生太熟了，認真的記，決不是三五千字的事；在這麼老熟天兒，不是鬧着玩兒的。要是了了草草的寫一篇，又大失欽敬孫先生之道。……』

『此其所以「為難」也。』瞿先生接了一句。

孫先生笑睜睜的，不停的搖他的芭蕉葉。

『唉！』黎季純先生說。『頂好是這樣：你把自己寫這篇文章的計劃，先宣布一下。再』

請瞿公供給材料，保準給你一個生氣活現的孫伏園，而不是一個呆板板的孫伏園。」

『對！』瞿先生說着，把溼透了的袖子往上綰了綰。『要說別人咱不敢多贊一詞，對於伏園先生，我可知道的不少。由他的正史，野史，趣史，遺史，足夠你寫半天的。你先說你的吧，我們先聽聽。』

『我要寫孫先生，一定顧不得說他的紹興籍貫，和北大與留法的學歷。因為他第一個印象給我的，是他一付謙和的態度。我想伏園先生如果發怒了，那麼，他所怒的人與事，一定是大家認為可怒的人與事。』

『你可不要認為孫伏園不會發怒。』瞿先生接過去說。『他遇見不平，也時常氣得鬍子發抖。由他文章裏，隨時可以看出他情緒之緊張來。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人家涵養深，即使發怒，態度也還是謙和的。是不是，伏園？』

孫先生笑瞇瞇的，沒有作聲。不過手中的芭蕉葉卻停止不搖，顯然他被瞿先生的話所感動。

『我下文也打算着說他名滿天下的文章，先被你搶去了。』我又把話頭接回來。『由孫先生的推動新文學運動，主筆晨報副刊，經過參加革命軍北伐，以至於現在的到民間去埋頭

苦幹。可以看出伏園先生一副腳踏實地的精神，一團憂國憂民的熱情。他永遠站在前線上作實事，從不躲在後方裏空喊。」

『這幾句話講得很恰當。』瞿先生的話癢按捺不住了。他從椅子上站起來了。『下文你應該講到他的「平民讀物」了。喊平民文學的早就大有人在，而真正研究平民文學的，也許還是大有人在。不過，真正到民間去，爲平民而文學，而又已編了六百多本讀物的，舍伏園而外，又有何人？在鄉下找一個唱曲的瞎子來，叫他在一邊唱，伏園先生在一邊聽而且記。記得了之後，依照他的形式，修改他的詞句，注意他的內容，一滴一點都求其有教育的價值。然後，加以分詞，加以注音，再去找鄉下人來試讀。有不合適的，再修再改。這一個瞎子完了，再找第二個瞎子來。男瞎子來了，再找女瞎子。——對不起，伏園，我可不敢說你一定找過女瞎子。』

『你說吧！』孫先生笑瞇瞇的說。

『就是找女瞎子，在伏園先生決不會惹人說話。』黎先生說。

『對了！他有這個。』瞿先生摸一摸下巴，『煙幕彈』。大家笑了一陣，瞿先生喝了一口白開水，又開了腔：『我還得接着說下去。由找唱曲兒的瞎子起，到說大鼓的，到唱秧歌

的，他都領教過一遍之後，從中取出一部分平民讀物的模型來，再去編輯適合平民的讀物，着實費了點兒心血。這且不提，最見本領的是他能利用平民所識的有限文字，向他們講解書經，講解易經，灌輸一些「古書常識」。好傢伙，真不是容易事兒！這兒有平民讀物，你們瞧，咱們掀開來看，先看他對一般平民怎樣解釋「經書」的經字。

什麼叫做「經書」呢？「經」是「線」的意思。書都是用線釘成的，所以在最古的時代，一切書都叫做「經」。後來因為古代傳下來的書漸漸的被人尊重，「經」字的意義就漸漸的變成了做人的道理和規則，從此以後的書也就沒有人再敢叫「經」了。

因為以後的書不敢再叫經了，原有的經便更尊重了。中國從漢朝以來，兩千年的功夫，都是尊重孔教的；所以孔教所稱道的經，在中國人思想上，有極大的力量。從前中國人作事，有和經書不合的地方，社會就可以批評，官廳就可以辦罪。我們固然從經書上知道許多古代的事情，這是經書給我們的好處，但是經書也給我們許多害處，牠叫我們思想不自由，行動不自由，處處受了他的管束。

革命以後，中國人的信仰有了自由，佛教的經書，道教的經書，耶教的經書，回教的經書，都一樣的受我們尊重，不像從前那樣尊重孔教的經書了。



因爲不專重孔教的經書了，我們倒可以真正的認識孔教的幾部經書的價值了。

.....

你若要到平常書舖子裏去買一部經書，也許已經不容易買到了。這是極好的現象。因爲幾千年的古書，和我們現代人的生活，關係已經很少很少，只要有幾個專門學者的研究便儘夠了。但在革命以前，我們沒有現代的書可讀，我們思想沒有自由，讀書人的知識大半從經書去求，讀書人的職業也大半從經書中去得。那時的經書固然到處買得着，但是那時人們生活的無意義，你也可以想象得出來了。（註一）

『這一本完了，咱們再看他對於平民怎樣講說這部易經。』

農家有喜事的時候，大門上往往貼着一副紅紙對聯，上面寫道：

「易曰乾坤定矣，

詩云鐘鼓樂之。」

那下聯「詩云鐘鼓樂之」一句，現在暫不詳細講牠；我們只要知道「詩」是一部古書，就是「詩經」；「云」字當「說」字講；「鐘鼓樂之」是「詩經」裏面的一句話；這樣就夠了。

但是那上聯「易曰乾坤定矣」怎麼講呢？「曰」字同「云」字一樣，也當「說」字講。「易」同「詩」一樣，也是一部古書，就是「易經」。「易曰乾坤定矣」便是「易經」上有一句話說：「乾坤定矣」。「矣」字當「了」字講。「定矣」就是「定了」。「乾」和「坤」是兩個記號，古人用來代天地，陰陽，父母，剛柔等等。因為喜事是將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配成夫婦，男的便是「乾」，女的便是「坤」，所以引用「易經」上的「乾坤定矣」一句話，來贊美新郎新娘一對夫婦從此配定了。（註二）

『玩笑話，我雖然愛說，然而人家有真玩藝兒，也不會因為我說笑話玩話而減了價值。是不是，伏園？』

翟先生在這說話略停的中間，孫伏園先生笑瞇瞇的說：『菊農過獎！』

『還有雍正劍俠圖，三俠劍……』黎先生好容易插入了一句。

『別忙，季純，你讓我說。』翟先生說起話來，他要不自行讓位，別人甭打算攻破他一點兒。『伏園肯把三國演義水滸傳介紹到民間去，還不算什麼。最有膽氣，最有見識的是他把雍正劍俠圖三俠劍居然詞類分書，加上注音符號，也介紹到民間去。那是北平天津小茶館兒裏頭的玩藝兒，一般大雅之士，絕不會看出他的教育的意義來。這還不算，他又把紅樓

『夢這部言情小說也編成「平民讀物」，誰能相信他？』

『從他這已經印出的六百多種平民讀物中，可以看出：一，伏園的工力之勤，二，伏園的見解之高。我們不希望他這點兒成績是絕後，然而事實是空前。我所走到的鄉村教育機關，沒有一處沒有他這一套平民讀物。』

『歇會兒罷，菊農，我怎麼敢當你這些話。』伏園笑着說。他總是笑嘻嘻的，而且笑時兩頰現出兩個酒窩兒來。

『伏園先生，五四那一段，大家聞之熟矣。北伐這一段，我知道伏園先生也費了一陣大力氣；而今不在朝而又在野，敢問何故？』孫先生笑了笑說：『行心之所安。沒有什麼。』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連一句牢騷也沒有。

『可是適才說的「烟幕彈」是怎麼回事？』我問。

『你看這兒！』瞿先生說着又用手摸他的下巴。『伏園也不過四十二歲，比我大不了幾歲。然而處處都把他當作老頭兒看待。就因為他有這整齊嚴肅的一團鬚鬚。其實他人不既老，心更不老。』

『定縣平教會有一景。伏園先生的鬚子是一景，你們知道不？』黎先生接着說。『別人』

的鬚子是刮臉的時候兒剃，或是自己用保險刀刮。他永遠是對着鏡子自己剪。剪得圓圓的，彷彿像以前的俄國大使加拉罕。」

『不，有點兒像公園裏的松樹牆，格外有一種人工美。』瞿先生說：『還有一件，孫伏園先生的服裝，我得替他表彰一番。他的大布鞋，布袍上還打着補丁，頂多像鄉下的一個土財主。可是他的布襪子之內，大有秘密。他是「西學爲體，中學爲用。」布襪之中，又有洋襪。還有，他從法國剛回來，曾經買過一頂紅色的土耳其高帽子，戴上了那才神氣呢。』

伏園先生笑了笑說：『你記得真多！』

『伏園剃光頭，也得你表彰。』黎先生說。

『呃！』瞿先生擦了一把汗，先前他只顧說，似乎忘了熟了。『伏園以前並非和尙頭。某年月日，他害了一場癩疹傷寒，住在平教會的保健院裏。——伏老，我可宣佈你的秘密了。——護士給他把週身的毛都要掃光。頭從此和尙矣。但是，』瞿公把聲音放得很低，並且用眼睛輪了一下周圍，看看是不是有別人。『到給他剃某毛之時，伏園有點兒捨不得，也許是有點窘。於是義正詞嚴的撒了一句謊：「跟你們院長說過了，這一部可邀赦免。」不是這樣，伏園？』

伏園笑瞇瞇的，臉上一剎那間似乎紅了一紅。我們都一齊笑起來。瞿非生趕緊說：「老  
向，可不許記這一段！」

註一：見平民讀物第二百號書經

註二：見平民讀物第一百九十九號易經

二十四年七月末日於北平。

## 寄包裹

我先到的郵局。可是櫃台裏邊那位胖小伙子，隔過我去，先接一位女士的包裹，嘴裏還俏皮了我一句：『Ladies first』。我心裏明白他是怎麼回事，我不說。儘他磨磨夠了，我才把自己的包裹遞過去。

『這包裹是什麼？』那位胖小伙子，瞪着眼睛盤詰我。

『包裹單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我這樣回答。

『牛肉用這個盒子不行！』他把包裹毫不經意的向外一推。

『借光！用什麼盒子才行？』我問。

『用鐵盒子，裏邊塞上鋸末。』他不耐煩的說了一句。

『哎喲！昨天我用鐵盒子來寄，你闔下說，得換木盒子，今天我換上木盒子，怎麼，你闔下又說得用鐵盒子？而且，鋸末跟牛肉……』

『木盒子容易漏湯。』他說。

『可是這裏邊並不是清炖牛肉，又在這三九天兒。』

『牛肉乾兒，照章得用鐵盒子。』

『可是昨天的章程，用鐵盒子還不行呢！』

『沒有的話，章程不會改得那麼快。』

『章程是被人使用着，它本身永遠不會自己改。』

『我們是照章行事，沒錯兒！你不要再麻煩。』那位胖小伙子，有點兒欠幽默了。

『你閣下要沒有錯兒，那麼，是這位女士錯了。她不該把一個和我同樣的包裹交給閣下，使閣下這一次違背了章程。』

『什麼？……』那位胖小伙子說話的氣焰，由一千丈驟然間降到不過一尺了。他用着乞求的眼光看那位女士。

『對不起得很，先生！我用木盒子寄牛肉乾兒，這是第十八次。』那位女士說，『你比我們倆綁在一塊兒都聰明些，你應該知道你爲什麼會有這類錯誤。』

『你們倆？』那位胖小伙子重複了一句，顯然的他還驚訝着『綁在一塊兒』。

『是的，我們夫婦倆。』她說。『包裹內外都是一樣的，只是寄出去的地點不同。』

那胖小伙子聽了，未免一怔。他把推出來的木盒子又拿進去，一邊用天秤稱，一邊搭訕着說：『寄到了的時候，東西要壞了，我們可不負責任！』

『不過，你要不是故意把它放壞了再寄，我相信它不會壞。』我找補了這麼一句。

『……………』他低着頭寫收據，沒言語。

爲了平均負擔，兩個包裹，我們每人拿着一個。她因爲和一位朋友在路上打了個招呼，所以落後了半分鐘。不是我們有心測驗那位胖小伙子，是他自己被測驗了。

二十三年十月八日於定縣谷中。



## 逮 走

剛一進南門，小民的腳踏車猛然被一隻大手攔攔，連人帶車，一齊來了個倒栽葱。這股子勁兒來得過兇，小民以為一定是遇上打悶棍的了，正待央告說，自己是請大夫去醫治母親的盲腸炎，身旁並沒有多代銀錢；忽聽一聲怪叫：『車照！』小民爬起來一看，原來是一位守門的警爺，心里不覺放寬了許多。無論如何，警爺總比打悶棍的不更可怕！

『有什麼話請你慢慢講，何必先把人推倒呢？』小民說着去扶起那輛無故被摔的腳踏車，同時發現自己的左手適才墊在車鈴把兒的下面，手背上戳了一個能夠流出血來的小窟窿。

『少費話，拿車照來驗！』那位警爺好像捉住有把兒的燒餅了，兇煞煞的，一口要把人吞下去的神氣。

『借光！請問你要什麼車照？』小民用右手搗着血口說。本來氣得面色焦黃，恨不得抽警爺兩三個嘴巴，然而不敢不把語氣放得特別溫和些。他想到如果再遲一分鐘，大夫也許就

出了門兒，母親也許就沒了命，除了『忍』更無他法。

『裝什麼蒜！』警爺開了罵腔兒，『你騎車子不買車捐執照行嗎？』這時候兒又過來一位掛斜皮帶的巡長，似乎嫌那位警爺勇氣不夠，沈着的發出一道命令，『沒有照，逮走！』街上的閒人很現成，立刻圍成一層厚牆，來瞧熱鬧。

『驗車照當然可以，不過似乎不該先推我一個跟斗。你們瞧！』小民說着把那鮮血淋漓的左手往起一揚。

『這是規矩。誰也得納捐，也不只是你一個人。』有幾個瞧熱鬧的答了腔。他們比誰都知道這是演的什麼戲。

『假定我能拿出車照來，把手摔成這個樣子誰負責任？』小民說着未免有些氣憤了。

『其實這個你不能怪！』一個瞧熱鬧的老頭子說。『他不攔你一下，你騎着車竄過去了，他怎麼好沿街追你。』這時候兒，警爺緊緊的把那輛腳踏車，深怕它飛了。巡長看見有和事老在旁邊，心里明白，只可暫守沈默。

『那是實情！這些日子，那一天也有偷跑漏稅的。叫他停車，他不肯停；越到了關口，他越登上勁兒了。』又一個瞧熱鬧的說，他似乎是公安局的義務律師。

『可是這位先生並沒有預先給我一個停車的手式。』小民說着，掏出一塊手巾來裹那冒血的傷口。

『現在是中華民國，一律平等，不論公子王孫，誰不交車捐也得遠走罰辦！』巡長到底是巡長，這幾句話把奉公守法的精神表現得多麼充足！『罰辦』一詞表現自己的身分，也恰到好處。真值得傳令嘉獎。

『你放明白些吧！誰也不能白走路。』又一位瞧熱鬧的是個歪扛着帽子的小伙子這樣說。『這些警察也不能喝着西北風，立在這里白白的伺候你們。』

『要說伺候我們，就把我們折殺了。我想誰也不情願出錢請人家推在地上，砸破自己的手。』小民本待不開口了，可是實在忍不住。

『少費話，走，到局子里去！』那位警爺，作出就要推走腳踏車的樣子來。

『走就走。』小民說。他的意思是，去見閻王也許比小鬼好說話。

『像你這樣不見世面的人，你家里怎麼就放心叫你出來。』那位旁觀的老頭子說話也挂了火兒。『還不把話頭放和氣點兒，私下里通融通融？把你逮走了，還怕你佔了便宜不成，哼！』他老先生似乎責任已盡，說完扭頭就走。巡長立刻把手一揮，說：『逮走！』

『走！』那位警爺向小民猛叱了一個走字，就要推着車子上道，幸而那些瞧熱鬧的又攔住了。

『你沒有車照快想法子，到了局子里先押禁你三天，看你有什麼主意？』旁觀的這樣善意的勸解小民。

『我有車照。』小民說完，便向襯衣兜里摸出一張納捐的執照來。

那位巡長還是真認得字，接過執照去，左看右看，又照着太陽看，眼瞅着平安無事，就要放小民過去了，忽然又被一位立在旁邊兒瞧熱鬧的指出那張執照不是本縣而是隣縣的。

在巡長的盛怒之下，小民就是辯解說，雖屬隣縣，也不過是偶爾來一次；就是哀告說，母親得了急症，自己是來請大夫，也都不發生效力，是當然的。巡長說了聲：『走！』就逮着走了。瞧熱鬧的們自言自語說：

『慢說病了，就是你母親死了，誰管得着！』

『倒靈鬼！』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 郊外窺井記

冬日可愛；在歇工的時間，我們每天到野外去繞彎兒。這一天晌午，剛一擡下飯碗，田公就嚷：『老向，走了，「走壩」去！』

『多難聽，「走壩」；你說攝取紅紫外線去，顯着多麼科學！』

不拘怎麼說吧，我們一齊向村外走。

到了野坡，天高地闊，不必戰戰兢兢的顧慮車擠馬撞，打着旋風脚走，也不會妨礙着別人；前後左右，除了脚心，可以轉着身子晒太陽；城市里，呸！除了有賣肉的，那一樣還比鄉下好？我們「行不由徑」，踩着麥隴走，或是沿着畦背走，完全隨我們的高興。我們不知道爲什麼走到村南，也不覺得怎麼樣又繞到村西；忘了自己，也忘了大地，我們整個兒的被日光融化了。

我們一邊兒蹣跚，一邊兒閑說話兒。天上一扒子，地下一掃帚，評古論今，罵朝廷也沒人管。因爲東隣家的老太太夜裏怪叫，很自然的就談到鬼；經過井旁，便談到三年一替換

的淹死鬼。田公說：

『別瞎說，我看看這個井里吧！』

我們一齊探着頭看了看，除了我們的影子，任然沒有；當然，不會那麼巧，想什麼就有什麼。可是也別說，『無巧不成書』，剛剛到了另一個井旁，就看見一隻作極端驚駭狀的黑狗，豎着耳朵搜尋什麼。我們站住脚步，細聽，井里邊『忽，忽』的亂響，還有『沈唧沈』的似乎是落水掙扎聲。以能利用攝取紅紫外線那麼科學名詞的我們，也不免有點兒『發毛』。說時遲，那時快，田公立刻斷定『井里有人！』我們一齊又探着頭兒向井里一看，糟，要出蛟，一隻龍頭，兩隻角露在水面正喘氣兒。我剛要說：『快去拉賊東西來填井』。田公又搶着說：『誰家的驢！』我仔細一看，可不是嗎，一匹驢。

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正在葱畦里堆馬糞防備冬凍，扔開鐵鈹，跑到井這兒一探頭，憑了本能，撒鴨子就往村里跑：『掉井了，二叔，驢！』那又尖又脆的童聲兒，震動了許多人的心弦。在恬靜的鄉下大聲求救，那真是吓人的事！

數不清的孩子，老太太，老頭子，一窩蜂似的奔到井旁來。但是他們也只是奔來就是了，他們儘有的能力，是嘆氣，是蹀脚，是號叫，是眼淚漣漣的喊老天爺。他們也同許多穿

長袍子的一樣，在戶口冊子上每人都頂着一名口！一個女人怕她的孩子擠到井里去，從背後給了他一捶，反倒差一點兒把孩子栽下去，那孩子哭起來；老頭子也忙着探個究竟，把那個女人的腳着實踩了一下，惹的那女人直說閑話。那井中之驢，翻着眼兒看見許多人來了，還以為是救星呢，一大意，又沈下去喝了兩口。

『快！你們快點兒吧，老天爺！』一個老太太立在那兒催別人，夠裏喘氣的。

『搬梯子，快！』一位老頭子立在那兒出主意，也是連咳帶嗽的。

在這擾攘的一瞬間，一個青年，二十四五歲的樣子，快步如飛的來了，瞧他手里拿着一條大繩，二話不說，一下子，極巧妙的把驢脖子套住，輕輕的向上提着。這叫做先行救急，免得牠喝水。隨後又有三四個壯小伙子，抬着轆轤的，拿着繩子的，三八九點兒的，就支架在井上。又有一個青頭楞，一瞬間就絕下井去，也顧不得組織一個『救驢委員會』，研究個妥善的辦法。

在那位青頭楞下了井，所有的那些來賓，面部都顯出極度緊張的表情，誰連大氣兒都不敢出。我們這些鄉下的文墨人，得空兒觀察那些人們的動作，想着各類的形容詞兒，加在他們身上；別的，我們乾脆說不會。

『他也沒有脫襪子，就下去了？』一個老太太說，她對這些問題，很不放心。

『沒有。』一個女人答。

『老天爺！那，待會兒上來了，褲子也得溼了，多冷啊！』那位老太太嘆息了。她的滿頭白髮，說不定都是被這些難解決的問題累費的呢！

『那怕什麼！回頭點一把草，用火烤一烤就乾了！』一個老頭子似乎斥責那個老太太。自然這老者的話，比她明白多了。

說着風，風就來了。又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居然夾着一捆乾草，扛着一根楊木棍來了。來的恰巧，兩個小伙子用轆轤把腰橫粗繩的毛驢轉上來，到了井口，正愁沒有法子把牠探到井台上；那根木棍立刻顯示它的槓桿作用，毫不費力的把毛驢起到乾岸兒上。

那隻黑狗，喜歡的先跳起來！

『阿彌陀佛，還活了不？』驢主，一位老太太說；『我知道就要出岔兒了，這兩天右眼皮一勁兒的跳……』

『用草把子給牠往下勒一勒身上的水！』嘴到，手到，當然還是一個青年！青年是有青年的勁兒，他們彷彿什麼都是熟練的！



『用火給牠烤一烤吧！』

『快弄點兒東西去餵餵牠吧！』

『老天爺，牠得吓一下子！』

聽吧，那些袖着手兒的人們，事前有主意，事後主意更多。其實，說烤火，他們不去抱柴，說得餓，他們不去抱草，他們儘有的能力，是胡指使別人。那些壯小伙子不言語，他們永遠是拙于言詞的；可是也沒心去聽別人的閑扯。把驢身上的水勒乾了，他們一個牽着，一個在后鞭打，強迫牠『走壩』。

『多虧人家兩位先生，要不，還有命！』一個老頭子說。

『昨天就說，地凍了，放麥苗兒可以了。我剛才還說，怕牠走到井里去。話沒說完，這不是……』驢主老太太似乎接續着她上邊的話說。這時候大家都注意那一拐一瘸的驢，誰也沒心聽她。幸而老太太們都有一種『契而不舍』的精神，有話就說，絕不顧到有沒有人聽。『你瞧，你這像樣子！』這樣說的似乎是那位下井青年的母親；『你溼褲子溼鞋，還不去換一換！』這句話轉移了所有人們的目標。大家都瞧那位棉褲水淋淋的青年，腳上的黃土粘成一團，頭上直冒熱汗，彷彿蒸饅頭搗了鍋。

『一定遇見什麼邪祟，把牠推下去了。』另一個老太太用着萬分嚴重的口氣向驢主老太太說。

『別瞎說！』霹靂一聲，那位下井的青頭楞說了；『你們給牠戴上搗眼兒，牠還不走到井里去！』

『戴搗眼兒？』又是一個青年問。

『可不是。她們怕驢跑了，給牠把兩眼蒙上。都是你們這些老太太們出的餽主意！』那位青頭楞，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發作了一陣。

幾個老頭子聽着這話不順耳，慢慢的溜了。那『走壩』的驢也一步一步的走回家去。太陽偏西，溫度減了，我和田公齊說：

『救驢一命，勝造半級浮圖。准予延壽一紀，不必再行攝取紅紫外線去了。』

田公說；『得了吧，救驢的是誰？』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定縣谷中。

## 故都黎明的一條胡同兒裏

早上五點多鐘，天剛一亮，老趙家的賭局就散了。老趙家的廚子，骷髏着兩隻眼睛，咳嗽了一聲，要開開大門去喊洋車來送客；門剛一開，一隻黑狗搶着竄出來，飛跑到街上去。本來麼，春天到了，家裏再也關不住牠，胡同口兒上早有四五個狗友等候着牠。牠們在那裏舔脖子，咬耳朵，追逐跳躍，對於旁邊那位拿着短棒的警爺，竟至於完全無視。

老趙家的廚子，立在門前，先仰着頰兒，衝着那邊放射着疲倦光芒的路燈，打了個哈欠，然後曳着嗓子喊了兩聲『洋車！』可是時間究竟還太早，多數的車夫還不會『黎明即起』。這並非是車夫們偷懶，實在因為像老趙家這樣在大清早上就僱洋車的主兒太少了。這時只有一輛洋車在這條胡同兒裏跑着，但是車上已經載着一位滿身油膩的胖子和一個空而大的雞籠。胡同口兒上那羣狗，瘋狂似的衝過來，有一隻只顧注視着牠的朋友，差一點的就要撞在那位車夫的身上，他急忙向旁邊兒一躲，幾乎使車把『打了天秤』。那位坐車的胖子不承認自己太重了，反而不住的罵那條狗是『狗娘養的！』笑得那位正要上胡同口上去喊洋車

的廚子，半天嘴都闔不上。

老趙家斜對過兒，一座紅油漆大門，也還關閉着。門楣上釘着一面『蘇州吳寓』的銅牌子。門前是三磴石階兒，石階兒左邊橫放着一個糞桶，糞夫像個小猴兒似的蹲在桶上面。昨天下午他同吳家老太太打了頓吵子，被那位老太太指手畫腳的罵了半天；他雖然不很懂得蘇白，而察其神色，大概瞭解是嫌他來得太遲了。所以今天他賭氣起了個早兒，來在她家門口兒靜等。然而未免太早了，人家的大門還緊緊的關着。他兩隻手拄着糞杓子，凝視着右邊兒一家燒餅舖裏新炸出來的油條，一羅一羅的擺着。他自言自語的說：『這油條，個兒真不小！就着大葱來它一個，多麼得味兒！』他看得有些眼饞了，然而他終於沒有勇氣跳下桶來真去嘗一個。王陽明謂『知而不行，非真知也。』看起來，這位糞夫未必真知道油條是好喫的呢！

那個炸油條的半大小伙子，因為把掌櫃的所給的剃頭錢賭輸了，所以頭髮養得長長的，蓬鬆着，頗有點兒藝術家風度。他腰裏繫着的那一塊白布圍裙，歷史已經把它變成鐵的顏色。他眼睛瞪的很大，專心一志的用一雙二尺多長的竹筷子，撥弄那翻上翻下的油條，那神氣，好像『任你天塌地陷，油條我自炸之』的樣子。其實他和別的小販子們一樣，都稱得起

是這條胡同裏的總灶王爺，對於每一家的『或長或短』，比戶籍警察還知道的清楚。例如他知道東隣家那位吳老太太是個最『莫名其妙』的婦人。她雖然有個當財政局長的兒子，而對於賒欠半年來的燒餅賬，非得打個八折不肯付錢。至於對門那位老趙家，他更曉得，那是不容零碎得罪的，天天兒有軍，政，黨，學各界的人物來拜訪。每當賭局一散，大批送客的時候兒，他往往只顧瞅着那些男男女女，把油條炸胡了，因而被掌櫃的大罵一頓。這樣的事，已經有過好幾次了。

燒餅舖的西隔壁兒，是一座油鹽店。店門口兒有個綠郵筒，咧着大扁嘴永遠閉不上。一位學徒，正在拆板鬮，挑幌子，散開十來個菜筐子，把剩菜上澆些清水，還掛出一塊『代售郵票』的長牌子來。那種忙碌，瑣碎，非得學徒的辦不了。最有耐心莫過於學徒的，尤其是油鹽店裏的，三蔥兩醋一個大的花椒，他是天天如此！

一輛水車，在油鹽店門前的街心上嘴親着地站着。那位推水的大個兒，從燒餅舖裏借來一把斧子，正要對付一條鬆脫了的輪輻，怒冲冲的罵：『奶奶！夜裏個剛收拾了的！』老趙家的黑狗恰巧這時跑過來，去舔他的水車軸上的黑油；被他飛起腳來一踢，老黑往旁邊一跳，沒有踢中。大個兒還是怒氣不出，隨着就是一斧子投出去；老黑早跑遠了，斧子險些兒

落在炸油條的小伙子的頭上。他拾回斧子來，心裏還是納悶兒：『夜裏個剛收拾了的！』他又重了一句。

這位大個兒水夫，是新從山東鄉下來的。他投靠的水舖，原來有十個伙計，六輛水車。他這第七輛是別人早已不用了的破貨。要不怎麼他每天得收拾幾回呢？可是水車雖破，而送出去的水反而要比別人多一倍。新來的麼！

突然，一輛自行車飛也似的來了，這是給『蘇州吳寓』來送瑞士羊奶的。他一邊敲門，一邊擡着鼻子瞧着台階兒左邊那個糞夫。好像他一給人家送羊奶，就特別能分辨香臭了似的。

又是一輛自行車，一直向東方馳去，那是個送報的。他的騎車術，是值得驚歎的。他對於矗立街心的水車，和向着油條鍋踮踮獨行的一個檢煤核兒的老婆子，和那一羣亂跑的狗，毫不經意的顯示他的躲閃技巧。胡同口兒上的警爺，剛要伸出短棒來替他指揮，他早已跑得很遠了。

油鹽店裏上市的兩個伙計，推着手車回來了，停在那輛水車的旁邊兒。一個提着半空的錢袋進了櫃台，那一個往下卸除辦來的各樣兒菜蔬，口裏一五一十的數着數兒。

『奶奶！夜裏個剛收拾了的！』那位大個兒水夫因爲水車收拾不好，急得直流汗。

吳宅的老媽子開開門來接羊奶，看見掏糞的在門口兒等着，說：『幹嗎半夜裏就來啦！你這可等着吧，十一點兒！』

給吳宅搭涼棚的工人，推着一大車蘆蓆和杉桿，腰裏掖着麻繩，彎針，和藍布包頭之類，也停在那輛破水車的旁邊兒。他們雖然直叫『借光啦，哥兒們！』但是事實上那輛水車不能就挪開，因爲大個兒費了很大的力氣，剛把車輪子卸下來。正在這個當兒裏，一羣挑着灰桶，提着瓦刀的泥水匠，卻從這兩車中間穿過去了。那些棚匠，只好待在那兒等着。

在這一剎那間，西邊兒來了一部汽車，東邊兒一串馱石灰的駱駝，準有二三十，也趕到了。汽車夫是嗚嗚的按喇叭，拉駱駝的是直喊『勞駕咧！』那立在燒餅舖門前看嘴吃的檢煤核兒的老婆子，也指手畫腳的說東道西，好像誰會服從她的指揮似的。同時胡同兩頭兒，又擠上來了幾個挑着担子賣雞蛋的，騎自行車的，推着小車賣菜的，駛着騾車拉煤的，老趙家的廚子叫了五輛洋車，趁熱鬧也頂上來了。其間的空隙，有那些毛色不同的狗們鑽來鑽去的點綴着，倒是靜中有動。炸油條的那個小伙子，瞪着眼睛瞧樂子，幾乎又把油條炸胡了。

胡同口兒上那位警爺，看見這些『黎明即起』的人物，把交通要道堵得鐵桶似的了，他

這纔緩步從容的走來疏通。等他看出毛病在哪兒來了，後邊又擁上來了不少車輛和小販。油鹽店裏的伙計和那位糞夫，念其推水的是同鄉，都來幫助他把水車抬到旁邊兒去。好容易前進進，後退退，把一串駱駝先讓過去了。但是那部汽車剛要開行的時候兒，又有三輛煤車衝上來，一輛煤車上的轆騾，恰巧在這時候犯了處五元以下之罰金的『於道路便溺』罪。那位汽車夫可真急了，直罵街。

汽車開去之後，棚匠把車子推到吳家大門口兒，其餘的就容易辦了。老趙家僱來的洋車，也前三後兩的順在門子前頭。

老趙送出五位大學生似的男女來，一勁兒的說：『要不是你們有功課，真可以多玩一會兒！』語氣之間，似不勝遺憾者。

送走了客人，老趙這纔開始『黎明即睡』。廚子打了個哈欠，把大門一關，也到床上去和衣而臥。只有那隻黑狗，還留在胡同裏活動。



## 女房東

我們的女房東的確不錯，說話和氣，待人很有禮貌，又不時的送我們一盤小菜，如同豬肉煨筍條之類。我們很願意同她談話，可是我不常同她談，因為她有一個大的姑娘，有二十來歲很懂得什麼了，常去談話，怕人家說閑話。可是我們不妨喜歡她的小姑娘。這小姑娘九歲了，愛唱歌，又愛跳舞，每逢自學校裏回來，一進門就喊『媽』，緊接着就唱『可憐的秋香！』我們不大喜歡她的兒子，十四五歲了，還老在院裏撒尿，吃飯淨搶菜，把嗓子鹹得說起話來，聲音笨得像隻烏鴉。常同她母親拌嘴。可是我們的女房東，對她的兒子最寶貝。

女房東的口音像是湖南人，可是不純粹。據說她還不是節婦以前，隨了丈夫到過北京，去過廣東，最後才挑選了南京久居。她的丈夫是作什麼的，她不會說過，好像也很避諱說。清明那天，她把死人穿過的衣服，拿出來晒，我見她掛出幾條軍褲和武裝帶來，又見她同着一位軍官去上墳，據說那軍官是她丈夫的好朋友，這一天特意來看他亡過的同事的永眠之所。那天晚上她上了墳回來就病了，眼睛腫着，見了我們說是頭痛；又說翻了一里多路的

山，勞碌不堪。我想到平時不走遠路的一雙蓮足，忽然去上山，本來也是不方便。而且還這樣想：她雖已四十來歲，而見了自己丈夫的墳墓，總不會一點也不傷心。

她的大女兒很用功，有一天她的母親約了三四個親眷來打牌解悶兒，她始終沒有離開書本來看一眼。在家裏穿着花衣服，很美麗的，上學去就換上一件藍布大褂。有時她同我們點點頭，笑一笑，有時又閃閃躲躲的，怪有趣的。我們喜歡從窗縫兒裏看她刷牙或是晒太陽，她也常悄悄的瞧我們，她的臉紅得可喜，身體很壯，聽說她愛打球。有時她引一羣同學到家裏來玩，在屋裏嚶嚶嚶的，聲音不大。有時簡直似乎無聲。

二小姐那個小姑娘，掉了兩個牙，穿着花紅柳綠的衣裳，見了我們，不論作着什麼都得跑開。有一天，正在大門洞裏咧着嘴哭，大概是同她的姐姐鬧飢荒來，可巧我們由外面回來，嚇得她紅着臉，撒腿就跑；大家都笑了，她自己也笑了。

她的兒子已經上了中學，有着一股中學生的氣概，說起話來，指手畫腳，口裏常帶着 all right 和 yes no. 學的英文單字沒處用，常把他的母親作練習的對象，例如說他母親是個 old rascal 之類是常事。他的母親因為他是個獨子，雖然時常同他的姐姐妹妹和自己吵兩句，或者罵一頓，也就以為可以通融了。

還有一個張老太，頭髮已經有一半是灰色的了。兩個腮吸到口腔裏邊去，鉤僵着腰。早上五點來鐘就爬起來，弄東弄西。作菜，倒馬桶，洗衣服，掃地，樣樣都是這個老婆子。據女房東說張老太的家裏沒有一切的人，所以能毫無牽掛的在這裏作工。每月工錢一元五，喜歡的她了不得。我們月底也貼補她一元，她簡直意外的滿足了。不過她有時也生氣，生了氣在廚房裏自己嘟嘟囔囔的說兩句她自己明白的話，多半是在二小姐要長要短，太繁瑣了的時候兒。

有一天在黃昏的時候，這位張老太跑到我的房裏來，低聲的說，——她向來沒有大聲過，『王先生，你有光緒錢嗎？』

『沒有，張媽，你作什麼用光緒錢？』

『嘻嘻，聽說外面有捉魂的，把光緒錢和乾隆錢用紅繩穿上，帶在身上，就不怕了。』

『真有捉魂的嗎？』我正在說到這兒，女房東走進來，替張老太說：『真的，王先生，警察已經捉到了好幾個捉魂的人，身上帶着小瓶，瓶口上有符。』

『捉魂作什麼用呢？』

『都那麼說，其實我是不信的。我怕有什麼匪人拐帶小孩子，這兩天也沒有敢讓小毛去

上學。』

又有一天，也是黃昏時候，女房東帶了她的二小姐到我們屋裏來，說是市政府又在徵收房租了。要是丈夫活在世上，徵收多少也不要緊。無奈現在成了節婦，帶了這三個孩子，專靠收幾個房錢吃飯。連孩子們的學費，買書，都出在這幾個房錢裏。如今要徵收十分之一去，那還了得。所以要同我們商議一下，把我們租得這一套房錢，十二元，只報五元；如果有人來調查，也請我們說是五元。並且這樣的聲說，並不是說市政府不好，房租我們也應該拿，不過節婦實在困難得很，沒有錢。

房東自己住着第二進的三間房，頭進是我們，第三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臉色憔悴，大概是營養不足。頭髮就是整理過後也還是披散着。不過她卻帶了個似女兒又似使女的十七八歲的姑娘過日子。這姑娘同女房東的大小姐年紀差不多，可是無論那一身油漬了的衣服，比不上大小姐的醬青緞子背心好看，就是那一條乾癟的髮辮也沒有一個兒童式的剪髮美。早起晚上，總見這個姑娘提了白鐵壺去泡茶，臉色鐵青，好像不大見陽光的樣子。這一家沒男子，也許有，我們沒有見過。她們常和房東閑談，口音好像是河南的。我們也喜歡同她們講話，不過機會很少。彷彿聽說他們也早姓王。

有一夜，我聽得打門，我就問：『誰？』問了兩聲，也不見回答。及至把門一開，卻是那個姓王的姑娘，又提了水壺自外面回來。我沒有言語，她說：『謝謝你！』在那慘淡的燈光下，似乎臉上也浮着微笑。

我們常同女房東的二小姐唱歌。我吹簫，她唱且舞，這時女房東一定走過來，臉上得意得很。我們說二小姐跳得真好，唱得更好，她就更高興了，準得又把她在那一處受過什麼誇獎再說一遍。大小姐，是大姑娘了，不肯輕易出頭露面。可是當我們的簫聲歌聲一動，她就再也坐不住她那有花墊的椅子了，第一步她出了房門，倚着門框諦聽，第二步在院裏打旋轉。我就知道她正在找機會也要屋裏來，於是我說：『大小姐請來加入音樂會。』她立刻就笑着進來。先是看，漸漸的用一雙胖胖的手打拍子。再聽下去，在二小姐的細聲之外，還有一個更細的聲音。這時一闌唱罷，我們對於二小姐的獎語，加甚的形容，女房東更高興了。隨後那王姓的姑娘，從第三進院移到第二進，又移到臨街的大門去，終於也被我們請進來。但是她不會打拍子，也不會哼唧着唱，只是在一邊呆呆的看。那年老的張老太，立在窗戶外面，鉤着腰，把那只剩下五個牙的口腔，笑得閉不上，也贊一聲，『二小姐真好，再唱一回。』可是最後女房東的兒子一來，這會便算終止了，無論在多麼熱鬧的階段。

## 一日之內

夜里熬了眼，早晨很需要多睡一刻，可是每一級里總有一兩個特別起的早的學生到學校里來吵你，使你不得不早早兒起床。在穿襪子的時候，發現兩個後跟都磨了窟窿；翻箱倒櫃想找一雙新點兒的，誰知找了半天，一雙比一雙破，不能不將就着穿舊的。不過我決定把四雙破襪子明擺在床頭上，發誓要教工友都拿出去大補一回，以示反抗「襪破無人管」的悲哀。坐在寫字椅上一邊穿襪子，一邊看昨天夜里預擬的一個題目「捨不得出家」。因為這個題目是寫在一封快信的封面上，因而想起快信裏說得是，朋友的太太即日要來定縣生孩子，託我介紹保健院，還得預僱一個奶媽。這封快信下面，有昨天一位朋友從漢口旅館里發來的，那件告急的電報。「怎樣辦？」想到這些問題不覺就呆坐了好一會兒。

洗臉的時候兒，對於『今天是否刮鬍子』這個問題很猶疑了一下。最後就以起得遲了作理由，決定三把兩把的洗一下臉，鬍子是自己的，不妨宕到第二天。可是剛剛把臉上塗了一會肥皂，猛聽得院子裏山吵怪叫『掉下去了，掉井了。』我直覺的開開屋門跑出去看，可不

是嗎，掉下井去了一個孩子的小皮球兒。井上的蓋子錯着一點兒縫，那孩子爬在那兒呼喊。我答應回頭給他撈，教他離開井，立刻回到屋里重新去擦臉，終不成帶着這白色的鬼臉去嚇那些孩子們。

『一沐三握髮』算什麼稀奇？我第二次洗臉還沒完，工友又領着三個抗鋪蓋捲兒的客人進來了，一位遠親，兩個近鄰，都是厭煩在家裏種田了，出來尋找更好的工作。無論如何，先招待吃早點吧。到校外的食堂去，一邊吃一邊談，然後我才知道他們的『志不在小』，三人『不約而同』的都打算幹一點稅務上的差使。其動機是看見鄉鎮的集日，收牲口稅的人員坐在茶館里就把錢掙了去。及至我告訴他們『無能爲力』，他們悻悻的告辭而去。他們一定誤會我是不肯『提拔』了，哎！可憐！

我把三個『不速之客』送出了大門，號房『因利乘便』，遞過一個通知來，上午九時在縣政府開義務教育委員會；另外一個知單是下午六點有人請吃飯，我匆匆的打了兩個『知』字，扭頭便往學校里緊跑。因爲作紀念過的鈴聲已振，我不能不去作『行禮如儀』的主席。正在禮堂里的主席台上對學生們說着話，一看窗子外邊站滿了人。天爺！那來的這些參觀的！一個又窮又破的學校，有什麼可看的！心裏雖然這樣想，話可不能不草草的結束，趕

緊去同那一隊來賓打招呼，問了從何處來，又和領隊的交換了名片，彼此客套了一番，然後請他們巡視全校。

不過，很奇怪，當我帶着參觀的左顧右盼，指東話西的時候兒，專司打鐘的老李悄悄的跟着我，時而近，時而遠，苦喪着倭瓜臉兒，彷彿是受了誰的氣。乘着參觀的走到圖書館，我抽回身來問他『你有什麼事嗎？』他含着兩行熱淚爬下就給我磕了個響頭。然後說：『我媽死了，我要跟校長請假。』

『好，好，你快回去，把打鐘的事交給別人。』我匆匆的這樣吩咐。剛一轉臉兒，就見一位信差遞過一封信來，一看字跡就知道是太太來的；我教他給我放到辦公室去，回來預備焚香靜坐，仔細讀。我得趕緊湊近那一羣參觀的，和他們討論兒童對於圖書的閱覽與保管問題。

還好，因為縣政府的法警來催了三次，把那一羣參觀的催走了。我把腳踏車推出來，要趕着去出席會議。可是一摸前輪的氣，癟了。越忙越扎手，想着打打氣，氣管子卻不知誰人借去了。正待要走而走不出去，工友老張拿着兩個眼條子來請簽字。他恐怕我推托，搶着說明：『這是買的劈柴，賣柴的是鄉下人，支了柴價還得趕着回家。這是修理廁所的工料，昨



天來支，你沒工夫，許他今天這個時候兒再來。』這還說什麼？若大的學校，沒一個庶務，沒有一個會計，不自己動手又怎麼辦？

幸而離縣政府不遠，騎車一跑就到了。雖然十點多了，而到會的人數還不及三分之二。我才後悔不該來的這樣慌張，連太太的來信都沒顧得看一看。我從容的在畫到簿上簽了名。又從容的端起一杯茶來，然後喝着茶細看牆上的兩條拓片，『事緩則圓』與『難得糊塗』。還有一大幅字跡模糊的魏碑，在這等待的時候正好耐人尋味。

開會了，通過簡章，推舉常務委員，好，延長到下午一點半總算散了會。只好到街上一個小飯館子里去吃飯吧。一進飯館門兒，就看見那位要生孩子的朋友太太，氣喘喘的正在雅座裏要菜。她看見我進去了，『如獲至寶』，立刻說：『可碰到你了，我到你們學校去了三次，誰也不知道你到那兒去了。門房要我在會客室里等，誰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呢！』于是接着問我跟醫院講好了沒有，奶媽是不是有了人，又說到她的先生對於她這次生孩子太不負責任！七七八八，一說就是一串。我略微問了她怎麼來的，『狼吞虎嚥』的吃着飯，不住的盤算，得先到醫院去給她問床位。看氣派她頗有『迫不及待』之勢，我直擔心她把飯碗一摔，大叫一聲『痛！』

出了飯館門口，到保健院去，遇上中學的兩個孩子，開口便質問我『上午第四點鐘爲什麼不教我們公民呀？』天爺，我在起床的時候兒還記着有這麼回事，後來就完全忘了。不過他們這句話提醒了我，使我想起下午第二小時我還有功課。到了保健院，醫生都去休息，護士不敢作主，怎麼辦？難道說教那位太太在飯館里坐月子？不能，人命要緊，我得去吵醒醫生的午廳。

見了醫生，三言兩語接洽妥當床位，然後又折回飯館里去接那位太太把她交給保健院，流星似的回到學校，恰巧搖了上課鈴。我拿起粉筆來要去教書，那位死了媽的老李又截住我了。我越急，他說話越吞吐，唧噥了半天，敢情他是要借幾塊錢。惹得等我上課的那班學生都跑出教室來看。

到了講堂上，無論如何，自己總算是有喘喘氣兒的時候了。我先把預擬的幾個問題提出來問學生。說來好像他們誠心氣我，大家一齊不能回答，乾脆的理由就是沒有工夫預備。我並不生氣，因爲『將心來比心，大家是一樣』。我忙，我不能不教學生忙。在講到課文中的『弱小民族』，一個孩子問我『義亞戰爭今天有什麼新消息』，我也乾脆說：『我今天還沒有看報。』

講書而沒有講書的烟士披里純，那個罪過可真不小。在橫跑了一陣，立刻就去上課，烟士披里純不是要來就來的。

好容易挨到下課了，走到預備室裏長出了一口氣，抬頭一看，張校長在那里坐着瞅着我笑，說：『忙呀？』我趕緊去招待，才知道她來了半點多鐘了。爲什麼事呢？她家里爲了地邊上兩棵樹和鄰人打官司，打得下不了台，問我能不能設法到衙門里去說情。自然，她說的只是求衙門里公平判斷。我問她：『貴閣下何以知道我能同衙門里談這一類的話呢？』她說的好極了：『縣長的少爺不是在你這兒讀書嗎？』

保健院的工友來送信，說是替我那位朋友的太太送來的。拆開以後，才知道她說『今天下午請儉空兒來醫院一趟。』說句不受聽的話，有許多人拿着別人的時間同他自己的一樣；不過因爲張校長在座，我沒好意思說出來。

好容易張校長走了，已經是下午四點多。劉先生說：『老李一走可不要緊，今天這一天，搖鈴打鐘「趕前錯後」弄得亂七八糟。』李先生說：『那幾隻力行雞應該圍起來，牠們遊遊蕩蕩的那兒也去，講堂，圖書館，伸腿就進去了，不大好。』郝先生說：『適才匠人來問，我們裝多少火爐，都是多大的，他好去準備。』張先生說：『中學學生問我，不可不看』

『紅樓夢，你以為怎麼樣？』這樣，你一件，我一件，交互錯綜的提出來；結果，我是一件也沒有解決。

下午的功課完了，學生們邀我去打球。我想，終不成就沒有自己的一點兒享受，且去打球。一出屋門，看見衝着我來了一個女人，披頭散髮，滿帶殺氣。我想：糟糕，看風勢，她不定是跟誰來拚命。但是我不能望風而逃，只好迎上前去。

『你找誰？』我問。

『我找你們一個管事的。你管事不？』

『大事我管不了，零零碎碎的也管點兒事。』

『你姓什麼？』

『我姓王。你有什麼事吧？』

『你是校長嗎？』

『是吧！』我真不願意承認。

『這是我們孩子請假的條子，交給你吧。』

她給自己的兒子請假，本來用不着這樣嚴陣以待。然而假定人家夫妻剛打完架，正在氣

頭兒上，也得原諒不是？我只好敷衍她走出去。孩子們看見我有事，早已組成兩隊打起球來，使我插不下腿去。

不打球也好，到自己屋里去沉沉氣吧。草草的把太太的來信念了一遍。然後拿起報來瞧。真巧極了，拿起報來還沒有看見題目，鐘表已經響了六點。赴宴酬酢，雖然不是人生的必需，在社會生活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去吧，怎辦？

晚上回來，已是九點半了。多喫了兩杯酒，頭暈暈的。要躺在床上，才看見那發誓要補的襪子還單擺浮擱在床上。好，明天再說。

睡到十一點，口渴極了，又爬起來去喝涼開水。不知怎麼一想，想起還沒有去看醫院里那位要生產的朋友太太，不知她是否已經『恭喜』了。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子定縣考棚

## 背運的連鎖

我看見別人因爲公事出去，都是乘坐二等車，心裏早就有些憤憤不平。這次在北平把公事辦妥，要返回定縣的那一晚，湯茂如先生請到他家裏去喫飯。酒過三巡，大家都來碰杯。我告訴他們說回頭還得去上火車，不敢奉陪。而他們的回答是「多喝點兒酒，開了車，在舖上一躺，那才舒服呢！」這樣的刺激，繼續來了五六次，我心裏便有些翻騰了。他們既然一致承認我有臥舖，我又何必作三等客呢？

一連又飲了五六杯，似乎有些頭重腳輕。同時下了決心要去買臥舖。

晚飯以前，本來已經告訴我的廚師傅去買三等票。現在生心要坐二等車了，一檢查口袋裏只有八塊錢，不夠再買臥舖。于是在赴車站去的路上，從警察閣子裏，給何容通了一次電話，請他派工友送五元錢到門口；等到我路過那兒，順手一接，裝在夏布褲子的口袋裏。

到了車站，我跳下人力車去買月台票，預備把找回來的銅板打發車錢。可是等我又回去去找那洋車夫，他早已不知去向了。我立在那兒等了五分鐘，也不見他的蹤影。對於他這樣

白出汗的愚蠢，不禁深深的歎息。及至伸手一摸口袋，自以為裝進去的五元錢不見了。于是向着停車地帶，點頭笑了一笑。

認自己是三等命吧，且到車上去找我的廚子，他應當早已來到了。我在那列車上由頭至尾，一邊走，一邊叫廚師傅的大名，找了一遍，居然沒有看見那位怯廚子在于何方。我疑惑時間還太早，他一定是還沒有來。于是重新出了站台，自己反倒先買了一張票，在門口等候他。誰知等來等去，再也不見廚師傅的情影。不得已，又回到車上，誰知劈頭有人喊我一聲，定睛看時，恰是那位廚子。

『你躲在那兒來？』我問的未免聲音大了些。他說：『我一直沒有動，始終是在這輛車上等你來。』我立志不動氣，因為自己喝了酒，眼睛不管事兒，氣死也沒有用。兩張三等票，不是活該坐二等車嗎？于是氣昂昂走到二等車上去。茶房立刻給我提了一大壺熱茶來。

那僅僅可以作六個人的二等坐兒，我是第一個坐下的，當然佔了一個鬆容的地位。後來的七八位都承認我的先佔權，都把兩腿並得很緊的規規矩矩的坐着。有兩個女客要求我把身體縮窄一點兒，我都沒有十分答應她們。心裏想：『這麼老熟天兒，擠在三等車上，夠多麼不衛生。』于是取出一顆不慣吸的紙烟來，很得意很大方的吸着。

車開了，查票的來了。他那一副面孔，垂長冰冷，說話永遠採取叱責式，我實在不大喜歡他。這次我是二等客，當然只有兩個指頭夾着車票遞過去，正眼也不瞧他，誰知查票員簡簡單的說：『你這是三等票！』

『但是，兩張』我說。

『兩張等于一張，只能坐三等車。』

『那麼，我這張三等票怎麼辦！』

『你明日可以回去換，到前門車站去換！』

『但是我不能以坐火車爲業，請你原諒！我在上火車之前，我問了站上警察，說是兩個三等可以乘坐二等。再說去年我同五位朋友也都這樣坐過二等車。』

『那是去年的章程，現在改了。再說警察告訴你的，你可以去質問警察，我們管不着。』

『那麼，我要享受二等車怎麼辦呢？』我覺得事情僵了。

『再補一個二等票！』

『我如果不再補票呢？』

『請你屈坐三等。』



我一看查票員的臉上，始終沒有一點活動的縐紋兒，背後還有兩三個帶盒子的，臉色更難看；又伸手摸了一摸錢口袋，心中暗想：『到底是三等命，得，認命，到三等上去吧。』我立起來還沒有邁步，又過來一位似乎比查票員大一輩兒的路員，說：『得，這次你就坐二等罷，反正你是花了二等票的錢。』我覺得這位先生大概是新進後生，因為他說話不蠻橫，而又那麼通人情。可是我剛想又坐下去，一看坐兒，早被旁邊那位女客侵佔了多半。適才她對我請求，我沒有答應？現在，怎麼辦？只好決定儘量縮小自己了。

車一邊走着，我一邊這樣想，看今天這個來頭，前途火車不遭匪，便得出軌，再不然個人就得橫遇飛災。於是決定要小心，要忍耐，無論如何不動氣。覺得口喝了，伸手端起一杯茶來，還沒有到口，忽的一隻手揮過來，碗是掉在地上了，茶卻潑在身上。細看，原來旁邊那位女客睜得向前一栽，兩手一炸，一隻便把我的茶杯打落了。我不是決定忍耐嗎？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過了保定，快到定縣，我開始檢點我的皮包，零件樣樣俱全，不知怎麼，偏偏短了一張行李單。皮包的每一個袋子裏，翻了三遍，衣服兜裏摸了四回，甚而至于襪筒裏，鞋篋裏都找到了，怎麼也找不到。夫復何言，錢可以丟；行李票就不可以丟嗎？汗出了滿頭，衣服也

溼透了，攪得旁邊那位女客直用白眼兒瞧我。但是，我的行李票是丟了。我左想右想，再也想不出今天夜裏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背運。難道說曆書上真個寫着『不宜出行』？

承認倒眉，行李單不再找了，預備下了車，到站長那兒去掛失票，拚着看他那副嘴臉兒。于是心也平了，氣也和了，可是這時再打開皮包一看行李票又發現了。它躲在三張電報收據的背後，使我一眼就看見了。我正要嘆口氣，火車停在定州站，我急忙着下火車，那口氣到底沒有嘆出來。

我立在站上，緩了緩氣。留心檢查了一遍行囊，覺得東西似乎還不夠，正在想着『到底短了什麼呢？』那機車叫了一聲，列車慢慢的向前蠕動。我出了車站，剛剛僱好人力車，想起來了，那一蒲包水菓沒有拿下來。

回到學校一看，操場被雨水冲得一片低，一片高，屋頂無一間不漏，後面廁所也塌了。要是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我準得對學校當局有一種很不敬的批評，現在，我卻變成學校當局了，這可怎麼好？

『蟲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管他呢？『有多少羊也可趕到山裏』，忙什麼？我坐在屋裏正在這樣想，教育廳的命令來了，對學校在六月間的呈文，現在，八月十七日，給駁回

來了。怪誰？自己弄的表格不中式，休業式的『休』字，又誤作『体』字，這是公事，官廳當然只有給批駁了。

這一莊一件的，平擺着本來不算什麼，湊在一起，擱在一個人的肩上，未免太欠平靜了。學校的修繕不要緊，先對付官廳裏的公事吧。爲了不致再受批駁之痛，決定到保定教育廳去，當面請示一切。

到教育廳的那一天，是八月十九，接洽完了公事，天不作美，下起雨來。我提着皮包走了三家旅館，都說沒有空房間。據說這是河北省府遷到保定以後，忽然發生的現象。不過叫我寸了街頭，風吹雨濯，大有日暮途窮之感。最後決定到澡堂里去過夜，雖然知道澡堂里過夜不是味兒。

由保定回到定縣，氣還沒顧得喘一下，劈頭接到太太的快信：『啊呀！可嚇死我了！』這是她第一句。以下便敘說到姪兒的病是腸熱症，熱度到了四十多。結果是『請你快回來打主意。』

回北平我所欲也，爲看病人而回北平，未免有些淒然。想到去年雙十節回北平去看白滌親家的腸熱症，兩天便把他看死了，心里一陣陣的發毛。偏偏在走出校門的時候兒，碰上

一位同事的太太，她聽說我要回北平，專來請我把她兩週多的外孫子給帶了去。

一個男人家，帶一個壽生的幼兒，一個經不起火車搖動的幼兒，我只能教他睡在我的懷裏吧，要不，可怎麼着？我抱着一個沉重的孩子，想到我睡在病榻上的姪兒，心里的急火，催得滿頭冒冷汗。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清清楚楚的感覺到陷在背運的漩渦里。

到了北平，先給朋友送孩子，隨着到家問了問病人的牀號，立刻就到了醫院。天是下午九點來的了，本也不是看病人的時間。那位守門的胖子不許我進去，也是應該的，不過他那付絲毫沒有一點的人類同情的面孔，未免使人氣破肚。我說要看醫生，他說他不管傳達；我說請他跟護士去問問病人的消息，他說：『我責任是看門，是過了時間不許人進去。』

我算遇見了鬼，行不行？我回家去，不看病人了，行不行？閉着這一腦子不高興回到家，躺在牀上，對太太說：『我已經吃了飯，太累了，我要睡覺。』其實是躺在牀上生悶氣。說也奇怪，睡在帳子里，隱隱約約的，一陣陣的死人味兒。然而因為的確是累了，不管他死人味兒活人味兒，先睡下去吧。睡夢中和亡友白濼洲論了一夜的人生觀，醒來腦筋更糊塗了。

長話短說，第二天看病人，請教大夫，給家兄寫快信，白日易過，黑夜又來。躺在帳子

里，還是一陣陣的死人臭。如果你經意去聞，反倒聞不出來。靜靜的躺在枕上，那惡臭又很顯然。我一連翻了幾個身，不禁說：『怎麼帳子里這樣臭？』太太在另一個牀上答話：『怎麼會臭？那枕頭舖蓋都是新拆洗的。』

『你來聞一聞；是真臭得很！』

『別生是非，快睡覺！』太太說着下了她的牀，拖着鞋走過來。我掀開帳子說：『請你進來試一試。』她立在牀邊，鼻子聳了一聳，說：『有什麼味兒？』我說：『你不要粗心，你仔細品一品，方知余言之不謬。』

太太躺了一躺，立刻坐起來說：『臭鹹菜味兒。拿燈照一照。』於是我們把牀底下，帳子上，每層舖蓋里都檢察了一下；結果，連半點有嫌疑的東西都沒找到。

我們應用尋找夜明珠的原理，把牀上所有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拿出去。每拿出一件去，便躺在枕上聞一回。直到最后把枕頭也拿出去了，那惡臭才消滅了。

『這一定是枕頭有毛病。』太太說：『不過，這是新拆洗過的擱在北屋，誰都沒有用過。今天我拿出來，還把一個小窟窿給縫補了一下。哪兒來的這般子邪味兒？』

『不必研究了，已經過了十二點，明天再說吧。』我說。

第二天了，太太把那有嫌疑的枕頭拆開，把里邊的蕎麥皮晒在筐籠里。也並沒有發現什麼賊證。『這氣味到底是哪兒來的呢？』太太在那兒發怔。我還認為是我的心理作用，同時把她也催眠了。正在這樣自己解說，忽然幾個綠頭蒼蠅落在蕎麥皮上，動也不動。拿起一根手杖，向那蒼蠅落處一攪，這個祕密發現了，原來有一只死耗子埋在裏邊。

二十四，九，三十，于定縣。

## 尊僞論

俺今息影民間，認真衛道，確有所見，倡論尊僞。俺敢跪天明誓，絕對不會收受過『僞』國的什麼好處，代為責任宣傳；意在把孫公所謂『其為善者僞也』的僞字，略加伸解，以正人心。特此儘先鄭重聲明，如有望文生義，有心誤會者，概不負責。

x x x

兵不厭詐，人不厭僞；兵不詐不勝，人不僞不生。

照直說吧，除了墓道翁仲，廟內泥胎，誰又不作僞？不過『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罷了。僞得巧，便是英雄豪傑，便能大富大貴；僞得不巧，便是低能下賤，只好作販夫走卒，給僞得巧的人抬轎，打旗，鳴鑼開道。否認作僞，便如同否認飲食男女，否認人生；教人家不要作僞，便是教人家上當。

父母子女，情愛出自天然。照一般人的道理講，似乎不可作僞，不必作僞，也必不作僞。其實那有那麼回事，還不是得照常作僞？記得有一天，刮着西北風，拙荆要到郵局去

寄包裹，怕小兒着涼不算帶他去，可是她一拿皮包恰巧被小兒看見了，於是她只好說到醫院去瞧病人，因為她知道小兒和醫生不對眼。不久，從郵局回來，她順便買了一包糖炒熟栗子，小兒一見，記吃不記病，立刻拉開架子，準備大嚼。祇是小孩子家，生活經驗不夠，作僞知識尙淺，他只願用一雙小手且剝且食，沒有瞧見我和他媽擠了擠眼兒，暗地裏玩着『二仙傳道』的把戲，早把栗子都搬運到別處去了。及至他吃了不到十個，栗子包裏便『空空如也』，宣告無產可破，我們又都伸出兩手來以示『罷了！』他也就深信不疑。這些地方，當然是父母對兒子作僞，然而小兒現免除了一場肚子疼，也就不得不說僞的可貴，僞的得體。

最初，因為覺得欺騙孩子，彷彿有點兒不妥，我曾經向拙荆條陳過多少教育理論和方法，什麼『先使知之，後使由之』啦，什麼『誠實坦白，以身作則』啦，說了個八大開。拙荆不好意思當面搶白我，讓我下不了台，只有點頭微笑，僞作接受狀。過了些時，藉着別的題目，她便大發議論，說：『世界上也許不會有這般愚蠢的父母，完全依着教育理論和道德訓條去教導自己的兒女。你想吧，我們教給孩子不要盲從，同時怕他過于孤僻不近人情，不得不趕緊告訴他：「別人都笑的時候，你不高興也得隨和着笑！」講了「見義勇爲」，怕他



「死於非命」，又不得不講「見機而作，明哲保身」。真理牌剛剛掛上，罩眼碑立刻樹起。「愛之欲其生」嗎，我們怎麼能不「以身作僞」，教給孩子一些生存的技巧？」誠哉然也，「婦人之言，不可不聽」，作僞是生存上的需要！

再舉一個例：記得有一天，恭陪拙荆到大街上去製辦家常日用。突然迎面來了一位光彩照人的艷妝少婦，上趕着我們打招呼，小兒也急忙伸出兩臂來要人家抱。我爲了免除麻煩，正想乘機溜開，沒提防拙荆已經指着我向人家介紹；沒法子，只得又去周旋一番。回到家裏，拙荆餘興未已，不住嘴的稱道那位少婦姿容美，學識高。我雖然心裏實在也未免欣羨人家，可是不但不敢信口誇讚，反而故意抓住人家不脫手套而用左手和朋友握別那一點欠講究，生生把它用顯微鏡放大來詆毀。這，我知道自己屈心，自己作僞。然而在這『天下無不是的老婆』的年頭兒，爲了躲閃自己，免得招太太生氣，又覺得應該作僞。應該，不就是所謂『行而宜之』的『義』嗎？假若我在街上，也像小兒似的那麼率性而行，那位少婦難免不先給我兩個嘴巴，再去喊警察。到了家，我要不把真情實話隱藏在胳肢窩裏，照直說出『我歡喜那一位』，拙荆雖不至于立刻沉下臉兒去，給個下馬威，可是遲早準得發作。君子人曰：『夫婦之道，僞爲貴。』僞到了『爐火純青』，便是所謂『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社

會要還在野蠻時代，絕對不會有這一套虛偽玩藝兒，不是嗎？

家人父子夫婦之間，都需要作偽！社會上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無時無地不需要作偽，更不待言。無論你承認與否，反正作偽不會吃虧。單說買賣人吧，自古號稱惟利是圖的奸商。然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雖聖人之徒，也還有『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本來嗎，奸名算了什麼？實偽必須研究。米中自能攪糠，酒內不妨加水。其結果，金銀財寶，日積月累。富而至于成豪，便可以買古董，充名士；可以修園林，稱隱逸，可以僱清客，集文章；可以派五歲兒女，留學國外，可以施糧賑災，博慈善名；甚而至于可以修橋補路，求來生福。所謂偽，所謂奸，又何嘗有半分虧負于人？一個廚子要無偽可作，他不會五冬六夏的抱着爐火給你安心作菜。一個裁縫要無可作偽，他也不會截長補短的給你安心縫衣。不容易作偽的是些鄉下老百姓，少施一點兒肥，穀粒便減色；少澆一次水，葉菜便打蔫兒；處處得賣實在力氣，用實在心眼兒。有一位聰明過人的宋國老趕，苦思焦慮的想出一個作偽的着數兒來，貿然前去『揠苗助長』，不幸試驗失敗，立刻得了個『苗則槁矣』的慘報，還留下千古的話把兒。所以，至苦至窮，莫過農人，這並不違反自然，誰教他們不善作偽？

一個大學生，要只在講義裏去尋求生活資料，保準他一輩子也不會通達人情諳練世故，

永遠不會成個有用之才。因為那些冠冕堂皇的講義，寫得未免『過於』實在，只能教人帶髮修行，不能教人出而問世。例如在教授監視之下，怎樣裝作抄筆記而寫情書的技巧，講義上能告訴你？在禁止吸煙的場所而偏要吸煙的方法，也未必有那一種講義上會明明白白的條列着。一個大學教授，要想得到學生的擁護，最好不只要注意自己在教室裏的門面語，還得把學生藉由兒請到自己家去，茶餘飯後，直示或暗示的告訴一些怎樣裝作學者如何騙取名位的私話，才能感動學生的心。在學生們投票驅逐的教授們，多半都是缺少這作偽着數兒的實在貨，打碎飯碗，天公地道！

一個機關的頭目，一個行政的領袖，只肯向大家打着『因事設人，量才使用』的官話。官話者，偽話也。這也真沒有法子，慢說會計是內弟，庶務是表兄那些事兒不便出口，就連某科長是親朋的子姪，某秘書是同鄉的關係，也不便公然承認。揭出真情，未免鬧個臉紅脖子粗，難逃輿論的誅伐；隱真語假，則『好官我自爲之』，也並無牽礙。試問，又何苦而不作偽，何樂而不作偽？

人生於世，作偽是事實，作偽是需要，作偽難能而可貴。且不說劉亭長要不作偽，必不能大坐龍庭；就是司馬遷淨說實話，也不能成爲史記。『君子愛人以德』，只有將作偽變成

教育，以嘉惠後學。幼稚園應注意養成兒童作偽的習慣，發展兒童作偽的本能；如桌子會穿鞋椅子會跳舞一類故事，萬不可少。小學應有作偽常識，注意作偽的應用；例如怎樣逃學，如何免打，獎勵兒童身體力行，自由創作。中學應設作偽學，大學應設作偽系。以便科學的研究。凡作偽成績滿八十分者，得予以最優之獎學金。

且夫天下皆知偽之爲惡名，雖然不得不作偽而作偽，亦不敢承認是作偽；是乃偽上加偽，其偽更偽。衛道先生們所慨歎的『世風不古』，大概就在這一點。救濟的方法，惟有坦白的承認人生不能不作偽，作尊偽論。

民國紀元前五十年舊稿，二十三年十月重修於谷中。

## 村婦罵街賦 附序依國韻

序曰：詬辭異己，訶斥敵者，每以遣辭有力，被誣『村婦罵街』。一若冒出婦口，便是惡聲；婦罵村街，尤爲可醜者。此誠斯文階級貶人自美，『信口雌黃』，未嘗深入民間，親聆村婦罵街者之謬見，非平議也。愚風世有心，嫉邪無術；每當街婦高罵，輒趨悄然獨聽；三年以來，未嘗或懈，然後深許罵街村婦，無非異才。芸芸學者，幾曾識之！

每當夕陽西下，紅霞半天。羣鴉爭覓枝棲，牛羊相繼下山。耕者卸犁而小憩，工人釋斧而吸煙。紡者止車轉，織者停梭穿。當斯時也，村婦突出；迎風送罵，理直氣粗。蓋以白晝之間，人皆赴田野，已亦忙炊爨，無暇及罵，罵亦少人聞見也。是以村不分南北，婦不論賢癡，誠欲廣收罵效，勢必慎選罵時。黃昏動員，最爲合適。

當其罵也，皆有所指。雖常指桑以喻槐，決非無的而放矢。或因隣婆，街談巷議，東拉

西扯，中其私秘。勢難以明張撻伐，又不能不設法出氣。於是破口而大罵，籠統其詞句。敵方未必查覺，一已聊以快意。

或因閨友，趣往告之，後舍劉媽，揭其隱私：『前日雨時，曾獻媚於王曰叟；去年雪夜，贈兜肚於牛何之。』聽聞之下，勃然大憤。欲往質證，說搶了，實難以着力抵抗；返躬自省，那些事，又不能完全否認。於是蹶脚而起，奪門而出。措辭閃閃爍爍，聞者弗慮弗圖。

亦有稚子打彈於門前，弱女耍瓦於柳蔭。街坊小伴，促膝談心。忽喜忽怒，鬥毆時聞。兒哭女號，奔訴母親。母親溺愛不明，找上隣翁之門。詎知人人不知子惡，彼此護犢同心。情面難堪，氣忿不伸。乘黃昏之餘暇，假託詈以襲人。其辭並不中肯，聽者何必認真？

亦有南園玉米，兩天丟掉八個；東郊蘿蔔，一旦失去六根。銅簪置於几上，霎時不見，驚爲白扇兒妙手；麻布曬於院中，落溷沾污，疑有黑心來竇。傷財晦氣，價值不在大小；乘虛蹈隙，舉動未免欺人。攘臂而呼，聲如龍吟而虎嘯；毒口相咒，調實高亢而入雲。

亦有舊恨未消，宿仇待報。欲當官則勢力不敵；欲鬥毆則手軟足弱；欲和平解決，首事不肯硬拉硬勸；欲誣賴人命，自己又不肯輕生上吊。呼天搶地，怨氣不止。當街大罵，實逼

處此。其聲悲憤異常，聞者歎息不已。

亦有丈夫遠征，十年不歸。空房翹望，飲恨茹悲。賭楊柳之婆娑，警胡蝶之翻飛。卓文  
蕩琴，情懷再難關住；蘇蕙織錦，幽怨衝破柴扉。街頭一罵，氣促心摧。所爲既難明告，其  
聲哀怨低微。

更有村婦，迷信實深。或謂井中有巨響，或謂室內冷森森，或謂午睡得惡夢，或謂昨夜  
睹冤魂。儼然妖物當前，血口指罵；意在拔除不祥，唾竭聲瘖。行者爲之毛骨悚然，隣里爲  
之動魄驚心。

凡此種種，實難縷陳。要而言之，罵出有因。

× × ×

當其罵也，聲調有高下，姿態大不同。欲煽罵威，助罵勢，有種種之工具，有各色之表  
情。容隨詞轉，變化無窮。

有立而罵者，詞意溫和，姿態從容。或以本性不激烈，或以身肥難行動，或以目標不清  
楚，或以所關不嚴重。實類協韻之歌，粗具罵街之名。

有行而罵者，聲色俱厲，面目猙獰。遙見雙手戟畫，近察飛唾流星。且行且頓足，到西

復到東。難遏怒從心頭起，無名火向肝邊生。想係刺激過猛，不覺其勢汹汹。斯時敵若答話，怕不血流從橫！然而狂風不久，驟而易歇。力盡自然收兵，無須他人勸解。

有坐而罵者，或在門前，或據高房。草薦團團，跌坐其上。端容整襟，徐徐開腔。似讀唐律詩，如誦漢文章。詞藻雅麗，聲調悠揚。意在時間耐久，故少慷慨激昂。大凡此等婆婦，類多世變飽嘗。或以常年涉訟，久站官府大堂；或以闖蕩江湖，慣走平津瀋陽。不愧罵街國手，態度備極安詳。

有持刀剝案而罵者，咒風凜冽，事涉迷信。呼仇之頭，輒砍三刀；稱敵之肉，又剝一陣。豺音長嗥，皆云斷人髮膚；刀聲案響，無非割人心腎。聲如傳柝，澈聞遠近。略其迹而論之，調殺商而亢奮。

有無待開口而罵者，束紳爲人，心敵象徵。巨釘釘腦，利鏃穿胸。乍睹之下，誰不吃驚？象人而用，何等聰明！既免叫囂之勞，實收叫囂之功。鑽研罵學，可謂含華而咀英。亦有焚香默咒，斷指明心。可稱罵街之例外，不能備具於本文。

凡此姿態畢具，實難描摹盡情。略舉一斑以示例，敢言集罵學之大成？

x

x

x



罵街修辭，鑽之彌堅。誠以個性如其臉，天才有正偏。即使旁徵博引，亦難成一家言。茲之所論，學學大端。

以體制而論，罵有三義：誰折我樹桑，兩腮輪流生疔瘡；誰竊我樹梨，騎馬上陣失前蹄。此賦體也，平鋪直敘。木偶懸於門楣，一次十鞭；草人附於牆上，兩目針穿。此比體也，以此喻彼。賊跡上洒飯，一定快犯案；賊跡上洒水，一定快作鬼。此興體也，借物興起。

以內容而言，更有三義：三代無陰騭，生此不肖子；墳中無善骨，積此敗家鼠。此污尋祖宗之法也。偷吃我家茄，長得嘴歪眼又斜；偷吃我家葱，嗓子爛個大窟窿。此詛咒本身之法也。誰向我家裏扔磚，子孫死個乾；誰向我家裏揚土，子孫死得苦。此怨毒晚輩之法也。

更有人焉，以性作罵。句句男女顯微，字字床笫放大。形容淫褻，聲態如畫。是殆性煩悶之結果，意似過屠門而停駕。然千變萬化，固不越乎以上六義也。

夫藝術無典範，幽默無定型。南人吃辣椒，北人喜大蔥。口之於味也，無同嗜焉。余於「村婦」，非故阿諛；對於「罵街」，更無奇癖。特以眼底鴛鴦，似屬平庸。手底鴛鴦，未

必盡工。靡登新女性，固充滿乎城市；草澤母英雄，必求索於村中。觀其無憾不報，有憤斯伸。攘臂獨呼，目無全人。較之擁兵百萬，聞敵奔竄，任人陵侵，一味容忍者，不猶賢乎哉？海內文學之士，慎勿輕以『村婦罵街』相誹謗，則藝術領域之擴大，庶乎有希望。

二十二年十月於定縣平教公寓

# 鼠竊橫行 (大鼓詞)

——廣播電台實驗稿——

一物降一物 滷水點豆腐

有了大狸貓 不怕灰老鼠

白：四句俗語念罷，諸君穩坐壓言，聽在下調整鼓板絲弦，伺候一段河北大鼓。這段鼓詞是將家比國，將耗子比做強敵外患，勸人莫做漢奸，大家努力抗敵。

唱：中華一統錦江山 鼠竊橫行話今年

鄰邦不說公平理 他緣無無故起狼烟

三年兩頭把刀動 中華百姓坐臥不安

深更半夜不敢睡 在我忽然想起古事

這件出在河北府 永平 帶管黃家灣

有一姓黃名黃家 萬貫家財祖宗傳

鼠竊橫行

有是園子有是地 樹木牛羊堆滿山  
衣食溫飽無憂慮 所生兒女兩雙全

玉姐她已出嫁 只下兒子名叫漢奸

白：那位說啦：唱大鼓的你拉倒吧，那有給孩子取名叫漢奸的呢？列位：您有所不知，這孩子小名叫做「死不了兒」，乃是他爹媽怕他長不大，故意取這麼個吉幸名兒。漢奸二字乃是他的外號。常言道得好，沒有家鬼引不來外祟，如果沒有漢奸，怎麼會氣死爸爸逼死爹，萬貫家財燈吹火滅呢！閒話少講。

唱：玉姐她已出嫁 只下兒子名叫漢奸

漢奸的數 不算大 再過兩年是三十三

漢奸的模樣 真好 且聽在下表一番

縮兒駝背薄片嘴 兩耳扇風上下尖

脅肩諂笑 只他會 慣作婢膝與奴顏

挑詞架訟全都幹 兩手專使黑心錢

吹牛拍馬他不 害 捉影 慣好造謠言

兩隻賊眼像雜種 一隻烏黑一隻藍

別瞧漢奸他長醜 黃家胄夫婦可看  
着如同寶貝一般

要摔碟子不給碗 要說上東不敢南

這言 嚴加管 孝子 少調失教多不賢

漢奸養得驕又縱 一天就罵姪好幾番

說是少有也 真正少有在天間

漢奸天不怕地不怕 是怕老鼠一百三

白：俗語說得好，惡人自有惡人魔。黃家漢奸天生得臉厚心黑，無法無天，只是怕耗子怕得邪性。那位說這是何理也？原來這是母教所致。黃家胄的太太漢奸的娘，最為迷信。他想自己的兒子生在戊子年是屬鼠兒的，子鼠丑牛，牛是丑神，鼠是子神；見了老鼠，但不能殺害，還得好好的供養，兒子才能長大成人。漢奸幼承庭訓，秉受母教，自然對耗子不敢得罪分毫。要不怎麼說大家得要破除迷信呢。

唱：漢奸天不怕地不怕 是怕老鼠一百三  
漢奸他生年逢戊子 一家把耗子活神

鼠竊橫行

黃老 燒香叩頭勤禱  
太太 燒香叩頭勤禱

別人家耗子小 黃家耗子膽包天

別人家耗子要打死 黃家耗子過祖先

別人家耗子沒處躲 齊一被漢他進佛龕

四面院牆都挖了洞 任憑耗子自由鑽

鑽進大門又把二門進 竄到前庭又後園

前後都是這活孽 與妖作怪一刻也不閒

闖進倉房偷淨米 走到廚下偷鹹鹽

油缸當作的小酒 蒸籠當作的儲藏

神主盒當作小便處 刁着往廁所邊翻

棉花堆裏開暖洞 鼠子鼠孫過冬天

穀子囤裏設粥廠 鼠子鼠孫不飢寒

高樓大廈給耗子住 黃家敢怒他敢言

黃家胃要吃一碗飯 老鼠矢準有四兩三

黃老太要想睡個覺  
床上耗子鬧得歎

教她沒有法子合眼兒去安眠

好容易閉一閉眼  
又被那耗子啃尖

鼠竊橫行且慢講  
回頭再表黃漢奸

這奸見了父母氣  
瞧見耗子喜滋滋

他替耗子說怪話  
更替耗子掙地盤

吃着猪肉想牛肉  
要了白糖還要鹽

早給預下長江水  
晚上又要關東烟

要什麼就給什麼  
要暗夾衣不敢單

饒是這樣勤供養  
黃漢奸咆哮冲天

戴眼鏡他是誠心  
一天就有好幾番

他抗議不該生兩  
他抗議不該飛上天

小鷄兒不該咧大  
他抗議老太大不

黃家胃不能再忍  
該有兩隻眼邊

忍到家肯不能再忍  
狠心向空地頭磚

鼠竊橫行

這一下裏可不小  
漢奸了他一門門

子劍得家背撲地  
一個勁兒往上翻

打得黃通倒在地上  
啼哭正罵了並天

好他打倒爸還算  
漢奸得意更非凡

黃老太太幫着兒  
吃塊黃連也得甜

護懷子也幫子鬧  
黃家被他拿下馬

整價什麼也不能作  
專一伺還得空閒

天餓什麼也沒有足夠  
候耗子還得空閒

子耗貪心沒有足夠  
黃家的眼着就要完

村南了澆水的地  
村北賣去了種田

森林大木被人砍  
山牛羊隨便被牽

萬貫家財全丟了  
黃家心中好似煎

越思越想越生氣  
直氣一命歸陰間

白：好，只因生下一個漢奸兒子，引進一羣大膽的耗子來，把個黃老頭兒給氣死了。黃老太太一看兒子歡天喜地，毫無感容，一不買衣裳，二不買棺槨，本待說他幾句，又想兒子驕養慣了，說他也未必聽。只得飲泣吞聲，自去尋找女兒黃玉蓮去商議。這且不提，再



表漢奸。

唱：漢奸一見爸爸死 鼓掌大笑謝皇天

大權在握誰敢管 爲所欲爲沒人攔

先拆房子後去地 賣了柴山賣坟山

一脚踢出生身母 省得在家討人嫌

老黃的屍身沒處擺 切成八塊供鼠餐

漢奸正在得意處 來了他姐姐黃玉蓮

百：話說黃玉蓮聞聽父死，前來哭奠。猛然抬頭，看見漢奸人不人鬼不鬼，猴兒崽子三條

腿，抱着個燒酒瓶子，喝得像個爛醉鬼；又看見床上床下，耗子成羣，跳來跳去，目無

主人，不覺氣滿胸膛，大喊一聲：『好個無知的孽畜！』

唱：跳梁小醜膽包天 用手指先罵漢奸

你容耗子逼死的父 你有何面目在人間

我若不念親兄弟 擰下你的挖出的肝

把你扔在山溝裏 野狗不嫌你肉酸

鼠竊橫行

叫人好惱真好惱

黃玉蓮根的將鞭抄起一打

牆下耗子打死二

雷前打死耗子一七下打死耗子六十三

前院打倒後院去

一鞭一鞭用力打

時一靈打死耗子千

耗子們東西找縫找窟窿

漢奸看着白瞪眼

慢逃步一命染黃泉

黃玉蓮不很出

心中焦急不敢攔

打了一陣不很出

抱來狸貓八十三

耗子見貓酥了骨

魂出殼飛到半天

靈出殼飛到半天

石灰和水在裏邊

大車拉了七八天

敢情還是活神仙

耗子不

何必怕得那可憐

怕他

從今後決不作奸

你弟弟

保守祖業敢不偷閒

叫聲了姐姐要生氣

實地的法兒要收

土地想

外來的  
耗子給貓當早點 養好狸貓把鼠餐

從此再不耗子怕 要作家的好兒男

三言兩語，說完這個段兒

整本大套還在後邊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作者附言：華北風聲正緊急之時，夜眠不寐，忽憶柳公子厚的永某氏之鼠一文，默讀三遍，覺得柳公亦論語中人。因鼠子橫行，想到貓能捕鼠，想到弱肉強食，又想到華北局勢。一時興奮異常，披衣而起，尋洋火不着，乃以手電照亮，草成此篇。翌日晨，自己哼了幾遍，又請平民文學專家唱了幾回，乃成定稿。本預備於新年時在平教會廣播電台對縣民廣播，乃十二月十日奉陶公亢德十萬火急之電，催索論語新年號稿子，并勒令十五日以前遞到上海。「等因奉此」，不敢違抗。因思及明歲恰是鼠年，乃決計以此稿應景。這并不是爲能看論語諸公而寫，特此聲明。諸公最好一遍也不看；但希望能唱給一般不很認識字的人們聽聽。

## 理髮救國論

對任何人說要亡了國是他的過錯，他不高興就點頭兒承認，誰都願意把亡國的責任推在旁人身上；但是如果說救國非靠他不可，他雖不便立刻應一聲『然也』，而心裏總是歡歡喜喜的。殊不知常言說得好，螫了人的蠟子，背上就有解藥；會破風水的蠻子，都會看風水；又道是，解鈴還須繫鈴人；只有肯坦白的勇敢的承認自己是亡國的罪魁禍首之人，才配高談救國，才能夠擔當救國的工作！——這是近人玉麟安師傅的議論。

安師傅不是學者，也不是要人，是定縣城裏一個略具常識的理髮匠。他在考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設一個辦事處；也許是受了『平教洗禮』之故吧，他的屋子裏那塊『莫談國事』的木牌子早就摘下來，砸碎了，填在火爐裏燒成灰啦。他愛看報，又專愛議論時事。他說：『要人們從前大喊着航空救國，現在又提倡放風箏。這駕飛機的師傅們可得多留神，不然要撞在要人們的風箏上，撞落了飛機也不好，撞壞了風箏也不好。哎！說來也怪，一個國家混得以至於需要「救」了，而又有這麼多的救國花樣兒！看起來或者『天不滅漢』，我們的國

家也許絕對不會有什麼危險。」他時常『放下剃刀』，暗自嗟歎。想到『救國盛業，九流同分，我理髮界，豈無高人？』他便苦思焦慮，廢寢忘餐，費了一天一夜的工夫，發明一種洗頭藥水；試驗三遍，大獲成功，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聲呼喊：『我們的國家有救了！』

有了救國的方法之後，安師傅又完成了一套救國理論。『中國要滅亡了，全部的責任應由理髮匠們擔負之。』這是他的『救國理論』的出發點。這並不是他傳染上什麼誇大狂了，他自有道理。他的意見是這樣：民國以來，百姓平等，理髮匠的民權，當然不比旁人『低』；在以前，理髮匠的地位還可以說比一般人都『高』。怎麼講呢？你看，他們不論走到山南海北，面前總豎立着一枝大旗竿，那旗竿真可以說表現着無上的威風，那是懸掛人頭的所在。不論公侯將相，也不論駙馬王孫，在理髮匠的面前，總得由他揪着辮髮，抓着腦皮，一聲不響的任他整治。再說在皇宮內院，除了理髮匠，誰敢舞動利刀在萬歲爺的脖頸子上刮着玩兒？所以，雖說一個理髮待詔，地位卻不在一般文武大臣之下。說到技術，誰都知道，近年上海時興的按摩，是偷襲理髮匠捶背一類的末技。就連小說上載的，那些俠客們應用的點穴法，也是理髮祖師所發明；不過後來出了些個不肖的門徒，有的把傳受來的絕技不正用，

有的不但不知道精益求精，反而留下後手，不肯全都教給徒弟，甚至至於連自己的兒子也不肯傳授全部。據說有這麼檔子事：一個理髮匠跟着他父親學習點穴，他父親教會他『怎樣把人點過去』了之後，再也不肯教他後一段的『解法』。這個理髮匠無論怎樣哀懇也無效，便思得一計，把自己的老婆點得閉過氣去，然後求他父親解救，以便偷藝；誰知他父親搖了搖頭，『相應不理』，任憑他的兒媳死去。一計不成，又生二計，這位理髮匠又把他祖父點得動顫不得，請他父親想辦法；他父親點了點頭，心說『明白了』，又搖了搖頭表示『應無庸議』。你瞧，有了這樣惡風，理髮匠這一行才一代不如一代，終於被人瞧得一文不值，把他們打入下九流。不用別人說，連他們自己也承認各有『藏奸』之心，孟子曰：『是心足以「亡」矣！』故亡國之責應由理髮匠負之。

亡國之鈴，既由理髮匠繫之；救國之鈴，應由理髮匠解之。所以安師傳說：『要人們救國之論，不能探本求源，故無大效。護國之士，應速提倡「理髮救國」，方是根本之圖。』此話怎講呢？他也有一番議論。他說，中國之所以衰弱，全在一般國民沒有健康的體魄。一個個飽吃足睡，還不住的打哈氣；白天嚷腿疼，夜裏喊腰酸，真不愧『東亞病夫』的徽號。但是中國『古』時候的人，可沒有這樣兒的，都是身高七尺，腰大成圍，要怎麼壯有怎麼

壯；自從鴉片白面之類的毒物舶來之後，大家沾染了不良嗜好，才弄得一蹶不振。但試問黑白兩籍中人，誰不知道那是『飲鴆止渴』；自趨死路？明知是火坑，而必得要跳，必是他們得不到其他只有利而沒有害的快樂。所以，如果一個理髮匠能使人坐在轉椅上，就感受無限的快樂，自然無人再去吸食毒品，自絕生路了；如此不但每年省下無數萬的金錢，而全體國民的體魄都強健如牛，如象，如虎豹，還愁國家不得救嗎？

問題是在這兒！理髮匠究竟能不能給人以受毒品麻醉後的那樣快樂呢？這可以不猶疑的  
回答：『不但能也，而且過之！』試看，燈下剃頭，使人思靜；朝陽取耳，使人聽聰；捏腿捶背，使人血液流暢；若使用安師傅新製的藥水洗頭，更能使人腦筋清醒，通體舒泰，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但是又有疑問了：普天之下的理髮匠，是否都明白這救國的大道理？是否都肯採用安師傅的洗頭藥水，或者能自己創製一種與他的藥水有同樣效力的藥水呢？此所以『理髮救國論』還須大家來『提倡』也。

記者按：此文經安師傅校閱一遍，謂尚無大錯，只是對於他創製洗頭藥水所需時間，認為應把「一天一夜」改為「二十四小時」，以求合乎科學。

## 國故考證拾遺

友人喪妻，余往弔之，敬獻冥鏹若干，用壯幽靈行色。二大媽在旁揶揄之曰：爾自號讀書，其知冥界實幣，陰山樁洋，於古有徵乎？余曰：有。

知新錄云：古時祭祀用牲，幣。……唐明皇瀆於鬼神，王璵以紙爲幣，用紙馬以祀鬼神。

考明皇在位當西歷紀元七一三年至七五五年。是第八世紀用以祀神之紙幣，謂爲冥鏹之起源，信而有徵。迄於唐末，此風大熾。

宋陶穀清異錄：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雕印文字，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今俗祭禱所用之黃白紙鏹曰冥寶，本此。

所謂『上寶』『亞寶』既云『皆寓以形』則爲冥界實幣，毫無疑義。至於陰山樁洋，當濫觴於南宋『鈔引』之法。蓋陽世三閻有泉制，然後陰曹地府有冥寶；人用之『鈔引』行，然後鬼利之票幣備。二大媽其以爲然乎？



二大媽先是側耳而聽，繼瑛莞爾而笑，終乃斥之以鼻，曰：「諸多瑣些常識，婦孺類能道之，一經學者考證，則絮絮叨叨，自謂求源探本；引經據典，方喜頭頭是道。實則囿於習見，忘其陋隘，越說越令人莫明其妙。爾並冥錘之起於後漢蔡倫尙不能知，復嘖嘖何爲邪？余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而請益。二大媽曰：『是何難？你且聽了！』」

蔡倫東漢和帝時人，家住山東萊陽縣蔡家屯東街路北。祖若父皆曾當政於朝。其妻秦羅敷，爲度支郎秦公之獨生女，妝奩之美，甲於郡縣。蔡倫富堪敵國，資復聰明；而且胞與爲懷，心存濟世。目睹河邊沿海，不乏敝布棄網；街頭巷尾，儘多樹膚麻頭；因思廢物利用，以阜民生。乃取而儲之；日積月壘，屯聚如山。蔡公鑽研二十年，試驗千多次，居文化首功之各色『紙』等，終以創造成功。心血用去不少，家私因而耗盡；其妻之玳瑁簪，繡羅襦亦並質之長生庫中。

紙既發明，首取以代絲麻。奇輕異暖，匪可言喻。迎風悉索，飄然欲仙。摩登女士之資格，以着否紙衣爲得失。風行遐邇，『洛陽爲之紙貴』。然一般嗜利蠹國，販賣波斯呢絨爲業之奸商，初則謠言中傷，謂『紙衣服之既久，則面黃而氣促，絕食慾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繼乃收買土痞，要紙衣者於道而撕辱之。不數日間，紙衣竟

絕，而蔡公窘矣。

然蔡公壯志未衰，貧賤不移，『自己跌倒自己爬』，紙衣之路既塞，乃改絃更張，取而爲紙屋。建築既省工料，觀瞻亦復雅麗。與紙衣均爲人生所必需也。然當風雨欲來，居者不安；風雨既來，臺閣委地。雖經竭力宣傳，終以無用見棄。只有手工教員，偶以爲娛樂兒童之具。亦大可哀已。

蔡公繞屋傍皇，無以爲計；聽稚子之號寒，聞嬌妻之詬詈；目睹有紙如山，不住哎聲歎氣。哀此大發明家，勢必束手待斃。當斯時也，有友人焉，爲之劃策，曰：『世人無不愛錢，鬼神當亦如之。曷裁紙爲錢，以媚神鬼？世人迷信，當可利市三倍。』蔡公默思有頃，恍然大悟。亟從其計，仿五銖錢法，創製冥鏹。

冥鏹既成，蔡公乃伴臥堂上詭稱已死。家人環哭，弔者雲集。正欲高搭蓆棚，請僧超度。其友突昇冥鏹於堂前，且焚且祝，禱其復活。一焚再焚，一祝再祝，而蔡公蠕蠕動，徐徐起矣。弔者始而驚，繼而喜，終乃叩其故。蔡公乃揚言於衆：『冥鏹通行鄴都，亦如金銀之在人世。閻羅寶殿，得我財賄，釋我歸來。』於是詳述地府形勢，閻君威儀，以及牛頭馬面，刀山血海，以爲左證。蓋當時小乘佛法，流入中土。輪迴地獄之說，深醉人心，故蔡公

得假之以售詐。世人既死，其子弟戚友，乃爭焚冥鏹，冀其萬一邀特赦而能復活。其終不見再有復活者，子弟亦多抱『梁惠王治國，盡心焉而已』的態度，冥鏹購如故，焚如故，殆始終未識蔡公之奸也。而蔡公因之『大發財源』，雖十福特，亦難匹擬。

爾自號讀書，祭弔亦獻紙鏹楮洋。想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未必真被蔡公所愚；爾自審如何？

二大媽語畢，高揚其首，意得甚。余汗流浹背矣。

考證冥鏹起源章第三。

## 聊復爾爾序

『禍從口出』，說話自古稱難。道自己的文章沒寫好，未免自己掌嘴，而且有違論語戒條，心實不甘；說自己的創作得意，不行，這不過是個人生活的一段紀實，既非創今更未作，並無得意之可言；表白自己的生平吧，慚愧之至，闊人和名家始有生平，自己是一個鄉村百姓，不配有什麼生平。提筆之前，彷彿有一肚話要叨嘮叨嘮；提筆之後，敢情才知道無話可談。退一步，就讓自己寬限自己，允許隨便說，胡說，亂說，但是向『誰』說？

到了田地間，我找到一位忙着準備種麥的農夫說：『這兒有一冊「庶務日記」，裏邊有些毛毛蟲，似乎與貴閣下有關係！』他會瞅你一眼，說，除了天下雨使他好好兒的把麥子種上，鬼七魔八的庶務毛毛蟲，跟土地爺才有關係呢！在街上，我告訴老太太以同樣的話，她也許欣賞我說話的態度與神情，如果我的態度與神情值得欣賞；但是一個鄉間老太太若能懂得『庶務何物』了，也許根本不再會有這本『日記』。

把這本書貢獻給具有高眼的學者們，說道：『權威！這篇東西寫得如何？文字還通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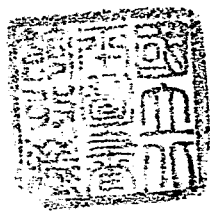
嗎？」他們不是昂然其頭，毫不理會；就許淡淡的說：『亘古如斯，衙門嗎；何必又瑣瑣碎碎的寫這官場現形記！』那，這算你『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自取其辱！

對一般混大小衙門的官人說：『瞧！這部書裏似乎有你的股份！』也許能烘起他的活趣。不過在看了之後，他若不承認裏面有他還好，省得麻煩；萬一他的姓氏，他的行爲，他的言論有一滴半點類似書中，他把臉一紅，說是影射他，再一怒到法院裏去告狀，那才教人『喫不了兜着走』呢！別，別惹衙門裏的人！

願願對一般純潔英俊，將來準得升官發財的青年們說：『老兄，這本書也許能幫助你學些衙門裏的規矩，居官的技術！』那些青年們或誤會書中寫的是外國，是古代；或許壓根兒不相信有這些事兒；自己又何必徒費唇舌？

早料及此，自己不該寫這本書，書局也不該印這本書。既寫既印之後，最好是不『再』說什麼了，所以也就不『再』說什麼。

二十三，九，一八之夜，約在日本進攻北大營之時。



# 老舍先生的長短篇小說

## 櫻海集

(再版) 每册五角

函購免收  
平寄寄費

櫻海集是老舍先生的短篇代表作，思想見解，題材情境，篇章技巧，都看得出是一個老作家的明達熟練，而利用方言，整個脫離文言的白話的束縛，尤為小說界極可注意的一個成功。

## 牛天賜傳

每册六角

函購免收  
平寄寄費

牛天賜傳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小英雄怎樣教養成功的傳記，對現代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現社會的種種相，均有極深刻的指摘。幽默，諷刺，使讀者微笑，使讀者深省。

上海愚園路愚谷卅廿號  
人間書屋出版

中國圖書集成



民國廿五年六月初版

每册實價四角

# 黃土泥

普及叢書之一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老 向

發行者 陶 亢 德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十號入問書局

電話二二五七九號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 直接購 買辦法

本屋所出書籍，售價特別低廉，故極望讀者直接購買，籍免本屋受代售處之折扣欠賬等損失。謹訂函購辦法如下：

- (一) 外埠購買，以銀行匯款較為省費妥速。如無銀行之處，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五分以下及不限省用者為限。寄書郵費免收，但不掛號。如有遺失，由本屋酌量免費補奉一册，加掛號郵費八分。
- (二) 本埠購買。距本書屋路途不便者，可以明信片或電話通知欲購冊數，當即飭人送上取款。

廿五年七月十五日

# 人間書屋

